

二
種克雷地教育

沈恩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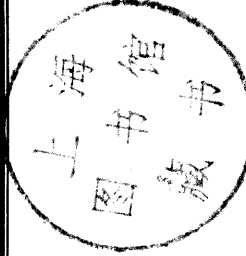
蘇克雷地殉道時像
(飲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526B



蘇子論語序

蓋聞仲舒繁露之編。言多正誼。更生說苑之作。旨尤輸忠。芳蘭纒纒。三閭憑孤憤以成騷。蝴蝶蘧蘧。漆園感浮生其若夢。是以物有徵而昆著。事有瑣而助洪。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古今中外。其揆一也。蘇氏號稱四聖。孕育三才。渡津製筏。炳耀於希賢錄中。拔薤撫嬰。輝煌於傳道圖裏。森矛戟於胸次。律已則勞苦不辭。羅斗宿於襟期。爲人則叢怨不避。故其存也。搏翠浮瀾。海岳爲之增色。其後也。豐玉儉穀。居民爲之愴懷。嗟乎。強擅敖暴。鷓鴣偏詔。鳳皇約紉。仁人螭龍。竟化蝦蟇。迹其所遇。亦足悲已。劉君鏡機。人師闡果。雨裏飛花。其性通靈。蓮中玩相。筆硯耕耘。清涼似鉢。門庭肅穆。冷淡如僧。陸平原作歎逝之賦。庾子山抒思舊之情。輯其遺著。都二十篇。議論同源。派別則異。較言其略。區術爲三。九流七略。閉戶自精。六藝百家。開卷獨得。五兵縱橫。裴家悉備。百函璀璨。陸氏多藏。彌張素志。念行尸走肉之堪傷。信表經宗。思授業下帷之有益。洵如子野之搜奇。而亦承天之記醜也。是曰教育。

主義及一切方法。其術一。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懽離。品物恒性。木有聲風之木。泉名種壽之泉。白髮華顛。並無憂乎。巖景黃眉兒齒。皆克引其榆年。是曰精神衛生。學其術二。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郛壘之內。萬衆雲。絕谷深山之際。忽開化城。羣迷大夜之中。輒燃寶炬。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是曰實行平民教育。其術三。凡茲三術。具體而微。立言奕世。經天緯地之能。布德人寰。鈎月絲霓之技。或謂揚子草太玄。未免僭經之誚。文中擬魯論。究近越軌之嫌。不知讀書會其通。無事膠柱鼓瑟。築室謀諸道。何異求劍刻舟。矧茲著述。久遭煖律之吹。譬之品題。已定青萍之價。有不以爲吉光片羽。沾溉匪窮。景星廢雲。先睹爲快者乎。鼎升終宵索燭。校讐有媿於鴻生。清夜挑鐙。裁正敢希夫鑿齒。風塵閱歷。深知橘柚之酸。文字荒蕪。徒負江山之助。疏其厓略。弁諸簡端。民國七年七月宜黃符鼎升謹序。

附誌本書原爲五聖全書之一名爲蘇子論語但因便於教育界閱覽故以教育名之實則其致用斷非區區教育界所可盡故各家序仍其原名昭其質也

蘇子論語林序

蘇子二十篇首言自知。余纂大中華地理志。亦重在自知。中國之中國。必須中國人知中國。今各省輒曰。某省人之某省。而不言本省人知本省。本縣人知本縣。是之謂不知本。劉子譯蘇子成。開宗明義。與余相合。爰題其端。以告我國人。

閩侯林傳甲

同學劉君仁航譯蘇克雷地論語既成。屬鶴狝爲修詞。且曰。此書非一世之書也。當慎重出之。鶴狝讀畢。爲之手寫一本。此書多與孔孟之言相表裏。日本澁江保以比孔子之論語。而鶴狝謂與孟子七篇尤爲相似。其文寬厚宏博似孟子。其才辯似孟子。其賤飲食之人與孟子同。其摧折詭辯派。若孟子之於楊墨。其重正義尙精神。與孟子之養氣同。其實利主義。與孟子之桑蠶雞彘同。至靈魂敬神等篇。爲形而上之學。與中庸佛經相類。非倫理政治所可範圍矣。中國自孟子以後。空談道德。而仁知分。求其體用兼備。如王陽明者。百不得一。蘇子生希臘去中國萬里。而其知德同一之教育。與孔子孟子若合符節。令當時生於中國。亦必爲天下後世崇拜。乃至今二千餘年。其學說始流傳中國。亦可見大道之公而人心之同矣。劉君之述此書也。其功德豈淺鮮哉。

中華民國六年十二月二日。常熟金鶴狝謹書。

輯譯蘇克雷地教育弁言

十餘年來。教育之聲。洋溢國中矣。所揭槩者。曰某某教育。曰某某教育。洵以美然。顧起視吾國。則民德日漓。民生日困。病夫日多。求其有益於德育。智育。體育者。效果仍未多見。何哉。所貴乎有教育者。非謂其厚民德。益民生。而強民與。貴乎有教育者。非謂是以靖民心。安民業。使民人康樂。壽考。與今日教育成效。與前所要求者。其供與求相去何如。亦不待知者而知之矣。於是國民對於教育之觀念。不無懷疑者有三。

- 一、今日之教育。如何免破產教育之危險乎。

- 二、教育終不能普及乎。何年月日乃可普及乎。抑普及後其效果何如乎。

- 三、抑學校教育之力薄弱。竊轉變方針。從事社會教育乎。

- 四、由何道使學校教育。不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相抵觸乎。

凡此諸問。誠未易即答。然盡付諸不答。亦何以饜社會之望乎。鄙人誠不敢輕言教育。特欲解釋以上諸難題。且冀解脫其中種種相衝突相矛盾諸點。姑取西方古哲

蘇克雷地學說大綱。而紹介於教育界。庶幾有補未可知也。

或曰不然。蘇子者。有世界聖哲之目。本非如常人所稱一教育家而已。其學說宏大幽深。豈一專門教育者所可領會耶。曰誠然。彼固有其中庸易簡者焉。卽教育家所見之蘇克雷地矣。烏爲不可哉。且蘇子爲西洋教育家元祖。今教育史開卷第一必稱之。甚矣。蘇子與世人之有緣也。教育家好稱斷片之蘇子。今示以真相之蘇子。使由蘇子關係教育之言以進於道。不亦可乎。抑欲讀蘇子書。須知者有三事。

一、蘇子教育之根本受用在自知（卽自覺也）讀此書者。須究蘇子根本受用所在。否則斷無能運用蘇子教育之理。

二、傳蘇子學術系統者爲柏雷圖。其學術致用在柏氏所著理想國中。

三、蘇子書非專適用於學界一隅。乃人人立身成功之寶藏也。

知此三者。鄙人願與言教育焉。

民國七年歐洲大戰之會下。邳劉仁航靈華志於上海市外中華國民樂天修養館

小引

蘇克雷地者。希臘之聖人也。與孔子釋迦耶穌稱爲世界四聖人。或合老子稱爲五聖。故取其教訓以東方孔子論語之名名之。

孔子論語乃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講論之語。而弟子記之。此書所記亦采蘇門高弟哲學大家柏雷圖史學大家色諾芬之撰述。記當時蘇子與弟子及時人講論者。故亦與論語相似耳。

在昔孔子之世。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大作。蘇聖之世亦然。當時希臘學者。徒趨於詭辯記誦之末。忽於天理人道。其詭辯派從事教育者。唯貪厚俸。計財物。銜虛榮。售雜駁之辯難。是非淆亂。人無所定。蘇子乃獨尙實踐。以立身爲世範。又善以辯論法則。折其拗。發其覆。使其謬迹昭然自揭。此與孔子以身爲教。又有同者。

唯孔子論語出自門人之手。意味深長。而本書自鄙人撰輯。尋其旨趣。固與柏雷圖色諾芬諸大賢所撰無殊。而文則不逮論語遠甚。其次序又無深意。不過羅珍玉

於敝席而已。名以論語。僭越實甚。雖然。春秋爲聖人所作。而亦有呂氏春秋。吳越春秋。屬乎其間。欲介紹西方聖人學說於我國。體裁便於初學者。竊以爲莫此若矣。不揣狂愚。幸祈宥恕。

本書所采原本如下。

柏雷圖著

對話集

Piao's Dialogues

色諾芬著

蘇克雷地語錄

Xenophon's Memorabilia or Memoirs of Socrates.

基利士著

金言集

Crusty's Maxims.

學者之宴會

Athenas. the Deipnosophists; or the Banquet of the Learned

本書開卷第一。蘇子之語。與其高弟柏雷圖。色諾芬。雅理士多德之語并載。猶論語并載有子曾子子夏之語也。

蘇克雷地教育目錄

一名蘇子論語

自知一

修身二 戒虛飾 節欲 自由民

精神療病三 不用符咒者不與治療

孝悌四 一雷勃落克 二克來克拉德

治家五 雅里司大加之避亂策

備老六 尤西雷士擇職業法

任賢七 一富豪克士士 二富豪戴多魯

交友八 一益友 二擇友 黨派相傾之故

修身教師九 詩 無師無弟子

教授十 兒童之幾何學 人性平等

答辯十一 一安提福 二古勞公 三尤西對馬

雜問十二 一正義 二忍耐力 三怠惰 四善行 五虔心 六智慧 七善 八美 九勇
十論辯法 十一悅服

美人十三 奪魂術 接吻之害

政治十四 一政體 二王與總統 三政治家 四政治人才養成法 海爾求力二女友

兵法十五 一兵法 二選將 三騎將 四大將之才

哲學十六

靈魂十七

敬神十八 一尤西對馬 二有神論

愛美十九 一法度勞氏愛神說 二巴沙尼亞士愛有二種說 三醫師愛柳克士馬愛之調和說 四亞克通愛神讚美詞(華嚴經婆須蜜多童女) 五蘇克雷地愛之問答與蘇

女師帝姬姆之愛神說 甲肉體生殖之愛 乙精神生殖之愛 丙愛之大不思議在

範形美 丁美海之殊性一 美海之殊性二 戊真美之究竟在於不死極樂

輪迴二十上 肉體不淨觀 哲學者不怕死之人也 靈魂證據在陰陽二元論 轉生之證據多種 咒術之效用 非合成故無分解 不可觸故無變化 人性神性比較表

鬼在墓地之由 人投畜生胎之由 哲學家鍊魂之由

輪迴下 絲絃響聲比喻之不當 物質研究之失敗 死後陰曹之判決 地球中之奇異世界 俗人地理學之誤謬 上方世界之美觀 倒擄倒牢大地獄 四大河流湖濱之哀號者

天然之裝飾

蘇克雷地傳

一時代與家庭

二從軍及從政

三講學

甲實利主義教育
民未有之推尊

乙產婆式教育
著名弟子

丙論理式教育
德之女裝投師

丁職業教育
己雅里士提卜之樂天學派

戊興味教育
庚

生

安得臣之犬儒學派

辛戴格尼之狂學派

壬柏雷圖之世出世間哲學政治派

癸色諾芬之軍

人及史學派

子智德同一之教育

丑自覺教育

寅敬神教育

卯天人合一教育

辰信仰教

育 已實用之宗教教育

午實用之哲學教育

申福德主義教育

酉精神衛生

戌音樂舞蹈

教育

四遇難

世界列聖之比較

蘇子之罪乃由國會議員投票公決

蘇子之宣言

五愛國之實踐

蘇子之夢

老友克林通對語

國法之詰問

六殉道

夢後之賦詩

妻子永訣

獄中講學

快樂學之說明

臨沒之禱告

弟子之悲痛

蘇子教育與世界文化之關係

最後遺命

世界紀年

弟子之實錄

弟子之定評

蘇子教育與世界

文化之關係

蘇子教育與世界

目
錄

歐化本源
教育始祖
蘇克雷地教育 一名蘇子家語

中華國民樂天修養館世界列聖寶書之一

下邳劉仁航靈華輯譯

自知第一

蘇子曰。人不可以不自知。不自知而欲知外物者。愚之至也。

柏拉圖曰。無識者不知其無識。是謂無識矣。

蘇子曰。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也。

雅理士多德曰。我有人之智。亦必有人之行。人對禽言

色諾芬曰。聲音之屬多矣。最愉快者。莫如讚美聲。

蘇子曰。慾念一動。則漸增大。

柏拉圖曰。傲慢者必孤。

蘇子曰。智足以飾富而蔽貧。蔽掩也

柏拉圖曰。智與譽。成名之漸也。

雅里士多德曰。常誑語者。雖有誠言。莫之信已。

蘇子曰。小人不能友君子。亦不能友小人。鶴紳曰。歐陽修小人無朋之說。正合此義。

柏拉圖曰。大人者。雖處奴隸之境。而心常樂。與自由者無異。

蘇子曰。吾常自省。我果覺乎夢乎。

法多路問於蘇子曰。昔者風伯〔松浦里亞〕奪霧妃〔奧麗細亞〕伊利沙之河岸。君

聞其傳與。信乎。子曰。予於人事則嘗聞之矣。未遑及神事也。希臘俗謂松浦里亞爲北風之神。奧麗細亞爲

霧女之神。猶中國古言與竈等多神教也。

蘇子曰。見女子流淚。勿卽信之。因時善哭。女子之天性也。

雅里士多德曰。忍與剛。如兄弟。又如父子然。

柏拉圖曰。凡事其作始也善。則於成功得其半矣。

蘇子曰。狂者與君子較技。君子常不勝。

柏拉圖曰。欲爲政者。己之智德。世之時位。二者不可缺一。

蘇子曰。幼而平和。少而節約。壯年公正。老年詳慎。

雅里士多德曰。神者無待。常處於萬物之上。

蘇子曰。哲學士之感情。不可思議者。以其由哲學而生也。

雅里士多德曰。不可思議者。由哲學生也。

蘇子曰。好聞道者。可謂哲學之士矣。道真

蘇子曰。幾者。機會也其前鬢髮而後髻。其來也。孩童易得。其去也。天神莫追。

雅里士多德曰。勿徒見快樂之來。當察其去也。

蘇子曰。弗信于一私人者。難信於雅典之民矣。

雅理士多德曰。學處順境。可以餉美。處逆境。可以避難。且足備老焉。

蘇子曰。風張空囊。說惑愚人。鶴紳曰。中無所主。則外物易入。

柏拉圖曰。人多惡而少善。

雅理士曰。美容飾少年。老則無取爾。

蘇子曰。名譽之香大而遠。

柏拉圖曰。禮讓者。人望之母。成政事之源也。鶴翀曰。此與孔子禮讓爲國之說同。

蘇子曰。面諛者。徒阿所好。如無實何。

蘇子曰。勿以身家爲重。人所重者正義也。

柏拉圖曰。言人之不善。世無信者。

蘇子曰。法者非爲善人設。

雅理士曰。神之名雖多。其實則一。

蘇子曰。好色者如狼愛羊。蓋古詩也。

蘇子曰。有爲善之力而不爲。謂之惰。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雅理士曰。過與不及皆傷德。中庸保之。

蘇子曰。人豈徒生而已。能善其生斯可貴也。

或禮人而不答。憾焉。蘇子告之曰。子若見身體不具者。必憫之乎。曰然。然則見精神不具者而怒之。不亦異哉。

雅求美內氏

醫師也。蘇子之友。

患食不甘味。蘇子告之曰。子醫者也。知醫之之道乎。或人在側。問曰。醫道奈何。蘇子曰。在節飲食。樂其內。儉其外。處必檢身。飲食之道也。

雅求美內氏吮水曰。水微寒而不甘。蘇子曰。可以供浴。曰否。水不溫。蘇子曰。試諸僕人。曰。僕人固以爲美矣。蘇子曰。君家之水。與愛加比亞神社之水。飲之孰寒。曰。愛社水寒。蘇子曰。與亞母佛魯神社之木浴之孰寒。曰。亞社水寒。曰。然則君僕所用之水。愈於人者已遠矣。此兩神社水病者飲浴可以療病故云。

或怒其僕而鞭之。蘇子謂曰。子何怒之甚。曰。彼惰而貪食。蘇子曰。善。子與僕孰爲應鞭者乎。

或遠行而倦。蘇子問曰。子負重耶。曰否。携外衣耳。曰。子獨行耶。曰。一僕從。僕徒行乎。曰。余之行李盡交於僕。僕倦乎。曰否。子若自負行李奈何。曰。此則安能。必疲憊矣。蘇

子曰。然則吾子平日。盍習勞以修身乎。

或將適奧里比亞而疑焉。蘇子告之曰。速往。子家居終日。亦行動耳。何於旅行而疑之。夫旅行者。寧徐勿疾。五日之程。緩步六日。樂莫大焉。必速往。與其中途而急。不如速往。

或問伎。蘇子曰。見所親者敗。所仇者成。而安之。唯見所親成大功而不悅者是也。或驚曰。既與爲親。見其成大功而不悅何也。曰。人於所親窮時。未忍坐視不救。惟於其達也。則妬之矣。此愚人之存心。賢者羞之。

蘇子謂愛比則內。曰。其弟愛比則內。君之體格不類健者矣。答曰。誠然。曰。一旦國家有急。國民必須赴戰。身體弱者。失其生命。又可恥也。

人或好肉食。蘇子聞之。曰。世人祈年者。祈豐黍穀。彼將祈豐肉耳。

修身第二

甲 戒虛飾

門人有好虛飾者。夫子誡之曰。有笛師。以吹笛聞。美服過市。衆弟子從。市人皆稱善。或慕而效之。美服結伴。招搖市中。市人試其技。大窘。市人皆笑之。所費不貲。又取辱焉。無其實而眩其技者。此之謂矣。

非獨吹笛然也。良將之於兵法。舵工之於航海。術亦然。己非其選。厚望於世。人弗信也。信之禍滋大。何者。不能軍而弄兵。不知水而航海。必害人而自辱矣。

非獨用兵航海爲然也。怯而爲勇。弱而爲強。貧而爲富。信之者將求其力與財。求而不應。人則棄之矣。

是故欺詐人而奪其財。其欺猶小。若盜竊國家政柄以欺天下。誠詐欺之巨孽也。門人聞之。咸知憎虛飾。

乙 節欲

蘇子曰。邦人諸友。如之何勿思。假吾國一旦有事。四隣不和。干戈相見。當此之時。欲選賢材保黎民。禦外侮。戰勝強敵。此賢才者。於何擇之。將好色貪食嗜利之人。與將臨事易倦。好眠臥之人。與。若此之人。可託以守國乎。夫國其大者也。使吾不幸病危。欲以財產子女託諸友人。將擇放逸無度之友而託之。與抑否。與。夫身後託孤。其大者也。假吾治農圃。委家宰。督農場。管倉廩。稽牛馬。將誰任。與有人焉。貪食而好遊。吾其任之乎。吾理家事。願以爲庶務員。或引爲同事乎。夫委任家宰。援引同事。猶其大者也。假吾欲得一奴。傭之而償其值。有人焉。貪欲而惰。吾取之否耶。然則吾之擇人。可知已。多欲無節之人。雖欲爲吾奴。而不得。吾之擇人。誠如是人之擇。吾寧有異。與。是故吾之自擇。不可不嚴也。夫多欲者。謂之貪夫。隨所居處。害及四鄰。實與探囊攫金者無異。不但害人。且害其身。以及家族也。或問多欲之人。如何。曰。不好道德。而貪飲食。不親益友。而侶淫女者。是已。故節欲者。

立德之基也。雜問章參看堅苦忍耐。克盡職分。不節欲者。知善而不能行。知惡而不能去。

形為慾役。身心失養。日就衰弱焉。

是故自主之民。指不為奴隸者希臘不取無節之奴。寡欲之奴。願事端方之主。二者

以其宿願。矢於神明。則多欲者自少矣。按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

類惡物。頑翬不友。順也。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頊

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邪也。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

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民。謂之梟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

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謂之饕餮。饕餮。一種獸名。古食鼎多刻象。其

形。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奇構。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据此則

四凶之罪。不過掩義無信。不可教訓。及貪飲食。不分孤寡。不恤窮匱。而已。舜投諸四

裔。以禦魑魅。所謂放四凶。而天下服也。然則今之不分孤寡。不恤窮匱。而已。舜投諸四

近謂之何。蘇氏此奴隸之資。格必自節。飲食始免。

丙 自由民

色諾芬曰。夫子教弟子治事之道矣。欲立名成業者。先在節制。既以誨人。倍以勵已。故以節制爲入德之門。夫子與尤西對馬語。余親聞之。此節可與佛論語遺教經參看蘇子謂尤西對馬曰。來語。余子以自由爲美名。與曰。然。

曰。今有人焉。溺於安樂。蔽於肉慾。凡有良圖。中道而廢。此可謂自由民與。曰。否。然則子以勇於向善爲自由。若知而不行。爲而不卒。不足爲自由與。曰。然。曰。人而無節制者。可謂自由與。曰。不可。

不節制者。妨於爲善。易於爲惡。子以爲何如。尤西對馬曰。然。妨於爲善。卽易於爲惡矣。

也。今有主人。阻其奴之爲善。強使爲惡。其人何如。尤西對馬曰。此主人者。無良之人也。役惡奴者。其主人何如。尤西對馬曰。其主惡。故役惡奴。然則不節制之人。好用惡

奴乎。曰：是固然也。

蘇子曰：夫不節制者，去善日遠而卽惡日近。使人昧於利害，耽佚樂而廢事業。被其惑者，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尤西對馬曰然。

蘇子曰：尤西對馬，與其勉人以克己，不如先使已有節制矣。曰然。不節制之大害，子知之乎。曰：未也。

大害人者，莫若似益而實損，使人貪得而忘失，墮於迷途，無所底止。子知之乎。曰：未也。

然則節制與不節制之結果，不相反與。曰然。

蘇子曰：由此觀之，節制之爲良德可知矣。曰然。曰：尤西對馬，子嘗於此一省察乎。曰：省察奈何。

蘇子曰：夫不節制者，始予人以樂，而終予人以苦。故節制者，誠至樂也。曰：願聞其詳。蘇子曰：如飲食然，制其饜饜之欲，飢而后食，渴而后飲，以至眠臥，男女居室，有節制。

則樂而無苦。若流連忘反。必始樂而終苦。唯智者克行節制。真樂無以加焉。

尤西對馬曰。然。先生所言。誠不易之理。

蘇子曰。節制者。吉德令聞。修身齊家之基。近及朋友。遠及國家。其益普被。外對敵人。亦獲勝利。是利益之淵源。快樂之根本也。能實行之。必得其樂。不節制者。反是。心汨世俗之樂。失其大利也。

尤西對馬曰。如先生言。肉慾勢力中。無復德義與。

蘇子曰。尤西對馬。無節制者。名雖爲人。實與禽獸無異。其於善也。無所用心。恣焉。孽。惟肉慾。是圖。牝牡。飲啄。何以別乎。夫人者。明察庶類。擇善而從。明辯而篤行之。區別條理。躬行實踐。審利去害。措之有節。故謂爲人也。

是故有大德者。卽有厚福。欲求其故。須由此法論定之。謂論理學之方法也。

柏拉圖航海。游西雷苛沙國。國王敦內蘇。一世問之曰。天下之人。孰爲多福。對曰。蘇克雷地也。

精神療病第三

荷爾美德頭痛。知蘇子善療疾。乃問治頭痛法。蘇子曰。余之藥方。僅用一種樹葉。特須加以符咒。人用此藥時。須將符咒反復用之。病卽立愈。若不加符咒。止用草木藥味。其效鮮矣。荷爾美德乃希臘有名美少年。殆如春秋所謂子都。後爲蘇子最愛之弟子。

荷爾美德曰。如君言。余願從君學符咒。蘇子曰。欲爲此事。須余同意否。荷爾美德曰。此何待言。仰君諾耳。

蘇子曰。君確知余姓名耶。荷爾美德曰。何待今日。自余兒時。已由我從兄克利嘉士記憶之矣。蘇子曰。善哉。君乃能記憶我名。符咒性質極爲繁難。我可說明。君可得。以從事矣。荷爾美德。汝應當知符咒者。非僅治頭痛。其效更有大者。如人就大醫診目。醫必不僅治其目。而兼治其頭。君所嘗聞也。又有人就大醫診其頭。醫必不僅治其頭。而爲治其全體。若病者云。我但求治目而已。毋庸治頭。我但求治頭。何須治全體。此愚人。已何以故。大醫之法。欲治一肢。必察全體也。君亦知其方乎。荷

爾美德曰然。汝既知大醫法。亦信之否。曰信之。語次。荷爾美德信心。殊懇篤。蘇子意態亦特溫和。因謂之曰。此即符咒性質矣。按此指自然感應之機昔余從軍時。識土利克王查毛開士之侍醫。世稱能令人不死者也。余嘗從學符咒之事。土利克醫師語余。今希臘醫師。其說殊不完全。吾智王查毛開士之言曰。汝若欲治眼。慎勿不治全頭。而但圖眼愈。汝若欲治身體。慎勿不治精神。而但圖身愈。但海拉士即希臘人之自稱醫師。不知此理。故彼等所不能療之疾病甚多。由未全體與一肢關係也。不能療全體者。決不能療一肢矣。

智王查毛開士所言如此者。蓋身體良否。盡本諸精神。由精神故。生出作用。如眼之作用。生於頭頭及全體各部作用。生於精神。欲求身體健全。以先健全其精神為第一也。此理與舊說健全精神。乃生健全身體者。正同。詳拙譯七大健康法中。

親愛之荷爾美德。汝應當知。凡治病者。必須先用符咒。符咒其言美。而有節。保固精神。以有節制。故不但治頭。且使全體速復於健康。土利克王醫師教我療病法。及符

咒并授以處方時之注意曰

凡求診病者無論何人須用符咒爲精神治療其專乞治療頭部者勿得許諾何以故今日醫術上最大之誤謬由其以身體精神歧而爲二視若別物也

土利克王醫最後又使余嚴誓曰

無論如何富人貴人美人不用符咒決勿與之治療

余以有此誓故必須嚴守之荷爾美德故汝應知若欲余療汝精神先用土利克王醫師符咒然後可否則若汝之頭痛余誠不知其療法又君性質能否守節制若不能節制而投與藥品余卽爲冒昧之醫師矣

於是克利嘉士曰若因頭痛而獲移易其精神則頭痛者實我青年大利始願誠不及此蘇子曰我誠告汝荷爾美德非徒在青年中呈其美容又由符咒與以善良美性也按觀此則知蘇子以符咒治病之法兼治身心二病與佛教密宗甚似

蘇爾美德曰誠然蘇君余願從君學符咒一切惟命無不遵從日日迷於君之符咒

中。所。心。喜。也。其。從。兄。克。利。嘉。士。曰。善。哉。荷。爾。美。德。決。勿。違。蘇。君。此。卽。汝。有。節。制。之。證。
矣。荷。爾。美。德。曰。余。決。信。從。無。違。否。則。并。違。君。之。命。令。惡。已。
克。利。嘉。士。曰。然。余。命。令。汝。矣。如。汝。所。言。卽。從。今。日。始。

孝悌第四

蘇子燕居聞雷勃落克

蘇氏有子三人次子曰蘇落尼加三子曰美宰內士此其長子也

怨其母乃問曰世有忘恩

之人汝知之乎雷勃落克對曰然知之曰忘恩惡名也何如斯爲忘恩之人矣對曰受人之恩不可不報不報謂之忘恩曰忘恩之人汝以爲正乎對曰不正曰今有養奴者以友爲奴與以敵爲奴孰爲不正且忘恩者忘友之恩與忘敵之恩孰不正乎對曰否凡受恩而不報皆不正也蘇子曰忘恩爲不正汝知之乎對曰知之審矣然則受恩深厚而忽忘者其不正亦甚矣對曰然誠哉是言

蘇子曰恩莫深於父母父母生之出入顧復寒暖衣食使遂生長於天地間故不孝之人謂之大惡國有常典處以死刑

汝知之乎父之生子非若市中寄猥然爲父者必娶淑女宜其家室勤勞以畜妻子母之孕也減損嗜欲自殺營養滋長胎兒備極困苦彌月誕生有拆關災害之憂危險萬狀兒初生時呱呱而泣瞑無所知甘苦飢渴不能自言母氏劬勞鞠育百方歡

喜愛憐。曾無求報之心。晝夜遑遑。忘己身命。忍受艱苦。期兒長成。故父母大恩深厚。

難以言盡也。此節頗似佛說父母恩重經

父母大恩。不但養育而已。子女既長。父母察其性質。擇其可習。教之。誨之。爲選良師。賢於己者。奮衣縮食。供其學資。望其成名。立身於世焉。

雷勃落克曰。父母大恩。深厚無比。既得聞命矣。但如我母。雖有此恩。而性很怒。難犯。兒等不能忍受。奈何。

蘇子曰。猛獸很怒。視汝母孰甚。雷勃落克對曰。我母似尤甚也。曰。人有嚙蹴於猛獸。而被害者。汝亦爲母嚙蹴。而被害。與對曰。是則無之。唯我母言語。實不忍聞耳。

蘇子曰。吾語汝。方汝幼時。於母懷中。晝夜寢處。啼哭垢穢。疾病苦患。母所難忍。不亦甚乎。對曰。雖然。兒未嘗以穢惡之言。激母羞怒也。曰。汝知演劇乎。對曰。知之。曰。伶人之演悲劇也。以激烈之言。互相詆刺。汝母之言。甚於伶人乎。對曰。誠然。伶人之詆刺。實無惡意。唯爭唇舌而已。

蘇子曰。汝言是也。然則汝母與汝有惡意。與對曰否。安有此哉。蘇子曰。然則汝之怨母。大不可矣。汝母責難於汝。非加害汝。欲汝德勝人耳。雷勃落克汝忘之乎。汝所怨之母。方汝病時。竭力視汝。祝汝早愈。祈神明佑汝。此爲薄汝者乎。如此慈母。而云難忍。天下安有可忍之人哉。蘇氏說理森嚴精密如此。圖窮而匕首見書至此。令人髮悚。願天下爲子者熟讀之。惜乎余母亡矣。

蘇子又問曰。雷勃落克。汝於官長尊敬之。與將反抗。與國之將軍司令官。將違其命令。與雷勃落克對曰。必無此意。曰。汝時無火。常乞諸隣。或遇災害。則呼隣援助。然則汝於隣人。亦欲得其善意。與曰。然。處隣人。必須得其善意也。曰。汝時出行。舟車旅舍。道路同伴。亦欲得其善意。與將任其爲友。爲敵。而不介意。與對曰。與人遇。不可不得其善意也。

曰。然則汝遇途人。且欲得其善意矣。汝生母之愛汝。應遠勝途人。乃不可得其善意。與雷勃落克。汝其知之。國家憲典。忘他人之恩。律尙未明。若不孝父母。則禁服公務。不許任各級官職。且當就職候補時。不能保考妣墳墓者。則褫其職。以不孝父母之

人必不忠於國家也。

汝其知之。汝虧孝道。速禱神明。悔罪請恕。否則不孝之子。神所不宥。殃咎將至。汝當畏人言。人將曰。之人也。父母之恩。猶忘之。況他人乎。鄉里侮之。朋友棄之矣。汝其猛省哉。鶴紳按蘇子取深提迫為妻自養其忍耐力教雷勃落克以孝亦欲養成其忍耐力也雷勃落克有此母有蘇子以為父其成德慧術知不難矣

克來芬與克來克拉德為兄弟。二人皆蘇氏弟子克來芬為兄相憎如仇。蘇子患之一日。遇克來克

拉德於途。謂之曰。

克來克拉德乎。吾告爾。人常重財寶而輕兄弟。然財寶無靈。兄弟多情。財寶須我。保守兄弟。則保守我。且財寶無窮。兄弟則止一人耳。指其尤異者。有事時。途人不我助。

人無怪者。兄弟不我助。則視若將害我。然人常務交游。敬朋友。期為己助。乃至愛及奴僕。共襄事業。獨於兄弟而遠之。若必道途之人。乃可為友。而兄弟決不可為友者。

金鶴紳曰色諾芬兄弟必因財而生隙也

夫兄弟者。同父母而生。共家而長。友愛之情。感通至易。有兄弟者。人不敢侮。多所尊。

敬觀於禽獸成羣相逐不猶有友愛之意乎。

克來克拉德對曰。師言誠然。克也與兄居。務忍耐。不欲以細故而失友愛。然兄若爲兄。則可重者誠莫兄弟若。無如我兄不近人情。欲與親睦。誠不可得也。

蘇子曰。克來克拉德。汝兄於天下人無一親睦者。與將獨與汝不睦。而尙睦於他人。與克來克拉德對曰。然克所恨者。正爲是耳。彼與他人顧能親睦。惟與克遇。言語動作。無不齟齬。無益有損。是可怪也。

蘇子曰。子知御馬乎。夫御馬者。不知馬性。不操御術。而強爲之。且將受損傷。況於兄。長不知其道。而受損。不亦宜乎。

克來克拉德對曰。否。克非不知事兄之道也。彼與我誠言者。亦應以誠言。彼與我敬意者。亦報以敬意。而彼言語動作。輒害於予。奈何。

蘇子曰。異哉。汝之言乎。有犬焉。爲汝守羣羊。見人而吠。汝近至羊羣。犬亦吠焉。汝以此犬爲害汝而起恨心乎。對曰。否。曰。汝必表善意以馴伏之乎。曰。然。然則汝於羊旣

知之。於兄則未之知也。使汝兄已盡兄道者。已知汝有益。知汝能悌。又何必設法使彼覺悟乎。

克來克拉德對曰。予若誘彼覺悟。以兄道待我。至難矣。曰否。汝久懷此術而不爲耳。對曰。克無攝魂術。先生何由知予能之耶。

蘇子曰。吾問子。子有友乎。曰有。曰汝於祭神開宴會時。欲友之助汝也。當如何。曰予先於宴會時厚遇吾友。

曰汝將遠行。欲託友人保護財產。當如何。曰予先於吾友旅行時。爲之保護財產。曰汝赴外國遊歷。欲得外國友人歡迎。當如何。曰予先於其來遊雅典時。歡迎而厚待之。

蘇子曰。然則汝之能操攝魂術也久矣。其果不知與。抑知而不肯先施於兄。以爲虧己品位與。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克來克拉德。勝敵惠友。人所譽也。予望汝兄弟力行惠愛。相爲良友。且使汝兄克來芬和解。較汝尤易。予先告彼。勉爲汝友。望汝勉之。

克來克拉德對曰。然。克弟也。彼兄也。言行爲法。兄先弟後。古之俗也。先生舍兄而勸弟。反古之俗。成功不亦難乎。曰。長幼有序。少之於長。行則讓步。坐則起立。出則讓安。車良馬以表敬。居則讓詞色以示恭。此古今之俗。天下通誼也。克來克拉德乎。速往視汝兄。勉使和解。汝誠如此。兄必傾耳聽子矣。夫待俗人。贈以財物。待君子。優以禮貌。彼好敬意。愛禮容。汝不知乎。

克來克拉德曰。雖然。若克遵先生教。往而無效。奈何。

曰。勿慮也。汝表兄弟之情。不幸無效。亦無所失。彼適形狹隘寡情耳。庸何傷乎。然予決其無此。汝速往。示以善意。導以善言。善與周旋哉。

蘇子曰。克來克拉德。盍反觀汝身矣。視汝左右兩手。左右兩足。互相援助。其效若神。呈天賦之巧。若一身。左右手足。反張則動。相礙矣。夫天賦之手。足不能互助。而反相害。豈非大愚不幸乎。吾語汝。兄弟者。天賜左右手足也。又左右耳。左右目也。不寧唯是。且較一己手足耳目。其益尤廣。汝執一業。事物在尋丈以外者。手足必窮於用。若

察一物。見前則遺後。瞻左則顧右。故手足耳目相助。其益猶小。唯汝友愛之兄弟。相處雖遠。而相助大益無窮也。

治家第五

色諾芬曰。夫子之於弟子也。無能而貧者。訓教之。極困者。勸同門周其急。

雅里司大加有憂色。蘇子見之曰。子有憂容。何不告友人而解之。

雅里司大加對曰。先生。我居一市。民多避亂。逃於哈比來加。我姊妹從弟。悉來歸。家有自由民十四口。敵人占我土地。食無出。雖有房租。旅客少。所入微。鬻我家具。無受者。告貸無由。親戚飢餓。我力不任也。

蘇子曰。雅里司大加。子知西列克達德乎。養人甚衆。而有餘資。君家人口亦如彼耳。何至飢乎。曰。西列克達德所養。盡奴隸也。我養者自由民耳。

蘇子曰。自由民與奴隸。二者孰善。曰。自由民善。曰。然則西列克達德。役劣等人民而

致富。子養優等人民而受困。亦足羞矣。鶴紳按此等名論。我國民所未嘗聞者。曾文正爲總督。令子弟女媳等治家務。如恒

人曰「一切勿恐損却。架子」正與此合。

雅里司大加曰。此無怪。彼養職工。我所養者。有高等教育之人也。

蘇子曰。何謂職工。卽能營有用職業者與。曰然。

大麥麵包有用乎。曰然。麵包有用乎。曰等耳。

男女衣服。上衣外衣裏衣等有用乎。曰然。

與子同居諸人。能製此物乎。曰能。

蘇子曰。子不見拿西德乎。製大麥麵包以贍家族。畜牛豚。出其餘。屢助政府矣。又不見西來巴士乎。但製麵包一業。足養家族。衣鮮食肥。生活裕如。餘如高里大士之德美亞人。以製外衣爲業。美南人製毛織外衣。美加列士人。多製裏衣爲生。子一見之與。

雅里大司加曰。然。彼買蠻族奴隸。督其工作而然。若予所養爲自由民與親戚。故難同論也。

蘇子曰。然則與子同居之自由人。終日何爲。飲食眠臥外。一無所事乎。夫自由民者。按希臘所謂自由民對土民而言。有政教兵刑全權。酷似滿洲昔日坐食之族。民游惰結果貧弱而亡。耗光陰於快樂。較職工技術。

自活者。孰善乎。子以懶惰忘忽。爲有用人耶。其所學全不適用。子以爲可貴。彼勤勉勞心者。反不足貴乎。抑諸人昔修技術學藝。乃非爲自立之具。以資生命者乎。此可謂職業教育之格。言高等游氓之棒喝也。且游手惰夫。優游送日。與兢兢勤業之人。其起居飲食。孰爲有節。孰爲誠實。以予思之。君家同居者。必已減其愛情。無形之中。自生嫌嫉。馴至不和。而盡捐夙好也。

繼自今。子當變計。使諸人等聽子而事職業。彼見子之有力。子亦知彼有用。交相利益。必喜而從子。經時既久。執業益敬。追念往日同事之誼。可日增親密也。此可知蘇

聖之實利主義

夫不名譽職業。強使從事。則人寧死而怨子。今使作素嫻之藝術。又有名譽。適於女工。迅速易成。誠增信用。愉樂之道也。

雅里司大加。必勿遲疑。歸勸親友。從事職業。有益於子。并益於人。人必樂從也。於是雅里司大加。謝曰。先生深承至教。向予不敢稱貸者。以難償故耳。今能營業。

雖稱貸於友無憚矣。雅里司大加歸而貸金購羊毛。使婦女各執其業。家庭和樂。果如所言。

他日雅里司犬。見蘇子。問以治家之事。有喜色。且曰。吾家女子無游手矣。然乃笑。予一人爲坐食者。如之何。

蘇子曰。然。子聞畜犬乎。吾語子。

有牧主畜犬者。以守羣羊。羊訴於主曰。主人不公。我等四時以羊毛羊羔供主人。罔敢怠。然未拜主人厚賜。而所厚。乃在逍遙坐食之。犬何與。犬聞之。諭羣羊曰。汝等以我爲素餐乎。有我在。保護汝等。狼不敢犯。盜不敢侵。故汝等得以安居。微我。汝等雖有厚賜。可得食乎。

雅里司大加。子當知之。歸語其人曰。予爲君等保護人。猶彼犬也。爲君等經紀出入。使得安事職業。優游度日。犬之功。安可沒哉。

備老第六

蘇子出。遇其友尤西雷士。蘇子曰。君何從歸來者耶。

尤西雷士曰。因亂去國。戰爭既已。歸而窮居此耳。國內所有。盡掠於敵。在亞地加。無復遺產。市居多費。典質無出。故勞力自養。不猶愈仰給他人乎。時雅典亞地加境外地悉爲敵奪

曰。君自度體力能久任勞役與。尤西雷士曰。不能也。

蘇子曰。然則君老奈何。力之不給。人將棄汝。尤西雷士曰。是也。

曰。爲子久計。擇職業之宜於老年者。國中不乏富家。擇人與交。助其管理。增其殖利。彼信子而子亦得厚酬矣。此蘇子兩利之計學也

尤西雷士曰。余不堪爲奴役。曰。服公服。任官吏者。非奴隸也。何害爲自由民。尤西雷士曰。實告子。余不能受人責難耳。

蘇子曰。尤西雷士不受責難之職業。可易得與。夫事求其備。毫無一失。固已難矣。縱

其無失。知音良難。卽子今所營職業。能免責難與。慮責難太過者。擇主可也。公平之主。適宜之業。將之以勤慎。公忠。雖有責難。亦幾希矣。緩急可恃。危險無多。爲老年計。可保無虞也。此可爲短於交際。憚入社會者之格言。

任賢第七

富豪克士土嘗謂先生曰。事業家難以住雅典矣。余被告而起訴訟。損失尙其餘事。煩累實甚。不如棄財無累之爲得也。

夫子曰。我問子。人有狼奪其羊者。何不飼犬乎。曰。飼之無益。奈何。

夫子曰。能擇人而任之。則煩累免矣。克士土曰。非不聘用。或適爲予敵。故滋懼也。夫

子曰。彼何故怨子。而不竭力事子乎。鶴獅按。妬富而欺。誠小人之常態也。

乃薦亞第對馬。亞第對馬者。性勤慎。家貧而行篤。介節君子也。克士土待之厚。凡

穀物。油。酒。羊毛。所出。地產所收。必分酬焉。且與以祭牲。以祭牲。供神招宴親友。而表敬意。當時之俗也。亞

第對馬。感克士土之德。服職忠勤。居無何。盡得訟克士土者之姦。訟之法庭。加罰

焉。被告欲欺亞第對馬。歷試諸術。不得脫。謝罪償金而后已。

其後亞第對馬。任諸事皆有功。克士土友人等。聞亞第對馬賢。爭欲延之攝家事。

克士土終恢復其聲威。且使其友人皆得如願者。亞第對馬之力也。

克士土怨家。欲離間亞第對馬。諷之曰。足下甘啗克士士小惠而爲屈膝乎。亞第對馬曰。不然。彼誠意遇我。我報以勞力。友誼相結。以避強暴。此爲辱乎。抑安心黨惡。貽害善良。反爲榮耶。亞第對馬與克士土誼日親密。友人益敬克士土。鶴獅按此言克士土能待人以誠而不能知人幾傾其家富者尤貴知人也。知此則可興實業矣。

色諾芬曰。予聞夫子嘗與戴多魯語。亦富戴多魯用之而大效焉。

夫子謂戴多魯曰。子若有亡奴。將盡力追之乎。戴多魯曰。然。有助於捕得者。且酬之。夫子曰。子之奴疾病。將救以醫藥而看護之與。曰。然。

夫子曰。然則有良友於此。困窮垂死。救其困窮。而保護之。足下以爲當否。

夫黑爾毛森者。感恩之人也。其爲人也。受恩不報。不盡其誠。引爲深恥。子其知之矣。黑爾毛森有處事之才。平靜樸實。明於幾先。若爲足下成就事業。兩皆相合。夫萬卒易得。一將難求。殆黑爾毛森之謂乎。

善理財者。廉入昂出。今乘士之困而周之。其費廉而所收豐。勝於購物遠矣。

戴多魯曰。先生之言誠然。願使黑爾毛森過我。

夫子曰。否。予不願使彼來也。與其招彼。毋寧子往訪之。何也。以交誼言。與使彼來。不

如子往。其利益更大也。蘇子教人常從利益上立言誠合心理學哉

戴多魯從夫子之言。親訪黑爾毛森於家。結約聘用之。黑爾毛森深助其勤務。戴多

魯大悅。於是戴多魯以至廉之費而收甚大之益。鶴按此章言富者用人之法富者貴能以財濟人

交友第八

一益友

色諾芬曰。予聞諸夫子。得交友之道焉。夫子曰。朋友之益甚大。忠實直諒之友。貴於珍寶。世罕知者。世人之務。問田宅。養奴隸。畜牛羊。積器用。玩好是求。無爲求良友而勞其心者。今人家奴病。則必爲求醫藥。祝其速愈。無爲其友者。奴死則哀之。引爲大損。友之死也。淡焉而已。無哭者。亦不以爲損也。按穀梁傳。昭十九年。就師。學之罪也。然則友之關係大矣。願交友者知此。

色諾芬曰。予聞諸夫子。朋友以外。諸物雖多。人皆知其數。朋友數至少。人不知之。又雖知亦不爲也。

夫天下之至貴莫益友。若駟馬拱壁。無可比也。益友者。助我以物力。輔我以事業。恤我災害。濟我困乏。協心戮力。有事相成。有謀相告。或奮身而助我克敵。成則相贊。以勵其志。難則相扶。以出於厄。凡見聞所及。足跡所至。無不爲我盡力者。不但盡。

一己之力而已。且能使我不知之人皆助我成功焉。益友可貴如此。世人竭力於植樹培果。而於良友利益無量者。無所用心。不亦異乎。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諺曰。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色諾芬曰。夫子嘗使門弟子自省其身。對於友人。其值幾何。

昔者弟子侍坐。有弟子視友之困而不救者。夫子謂安弟士內曰。安弟士內。夫奴有定價。甲奴價二馬內。乙奴價半馬內。丙值五馬內。丁十馬內。予聞之。色拉大之子。尼西亞。出價三十他林地。託銀礦監督爲購一奴。此奴之有定價者也。然則朋友亦有定價與。

安弟士內對曰。然。朋友誠有定價。如甲者。余願捨二馬內金友之。乙者。捨半馬內金友之。丙者。捨十馬內金友之。丁者。願捨一切財產而友之。

夫子曰。然則吾人。其知自省矣。人之友。吾也。視吾值幾何。吾不可以不知。非唯知之。又當以高價自勉矣。彼見棄於世。或令人費一錢。而無應者。其值價如此。可不懼。

哉。

故人有良奴。必不肯以售人。爲人良友者。必不見棄於人。若無價值之友。與惡奴。棄絕之可耳。

色耐嘉曰知己。吾述此篇反省諸己。不覺悚然。自懼讀者何如。

二擇友

色諾芬曰。嘗聞夫子論擇友之道矣。夫子謂克理巴拉士曰。人欲得良友。當何所取。將取節飲食。慎眠臥。制怠惰之人。與。何以故。使人有此諸弊。則對己對人。不克盡職也。克理巴拉士曰。然。

夫子曰。子取友。亦知多嗜慾者。爲無益乎。克理巴拉士曰。然。

夫子曰。今有人焉。耽於奢侈。不能自立。屢貸於鄰人。與之金。受而不償。不允所乞。則怨。可謂危險之友乎。

克理巴拉士曰。然。此誠危險之友矣。

夫子曰。有人如此。吾畏而避之。吾苟若此人。亦畏避乎。

克理巴拉士曰。然。人皆畏避之矣。

夫子曰。有人焉。放利而行。巧取豪奪。吝而不與。可以爲友否。克理巴拉士曰。此人可畏尤甚。

夫子曰。有人焉。惟日孳孳。專志貪財。不顧其他。可與友否。克理巴拉士曰。必避之。此於我何益。

夫子曰。有人焉。好逞意氣。多樹敵怨。可以爲友否。克理巴拉士曰。多怨招禍。必避之。夫子曰。有人焉。無諸惡德。然受人恩而不知報。可與爲友否。克理巴拉士曰。友之無益也。先生如何之人。可與爲友矣。

夫子曰。以余思之。有人焉。無此諸惡德。品行端正。不惑肉慾。受人恩誼。加意酬報。斯益友矣。

克理巴拉士曰。雖然。欲與爲友。何由知之乎。

大子曰。觀人者不但聽其言。又察其行。徵諸既往。驗其將來耳。

克理巴拉士曰。然則忠於舊友者。亦必忠於新友乎。

夫子曰。然。昔善馭馬者。今亦必善馭馬也。

克理巴拉士曰。謹奉教。敢問擇可友而友之。其道如何。

夫子曰。先求諸神意。曰。我與彼爲友。神明與我否。

克理巴拉士曰。既合神意。將如何。

夫子曰。毋如捕兔。捷足追之。毋如制象。詭計獲之。毋如對敵。角力虜之。毋拂其意。激

其怒也。克理巴拉士曰。然則將如何。

夫子曰。世有誦呪者。專力祈於神明。又有佩戀藥者。誠心媚其所愛。則得應驗也。克

理巴拉士曰。然則如何。習此攝魂術乎。

夫子曰。子聞喜林氏。古時意大利海島之女神有三柱歌美音近海舟人常被蠱惑爲之傾耳奪神自失有至餓死而不悔者對尤理西

之歌與之。土樓戰役荷馬詩聖誌其首節矣。

猗歟將軍。善來斯處。名高希臘。榮流一世。

克埋巴拉士曰。喜林氏以此歌詞。可攝衆人之魂。與曰否。只以讚好譽己者耳。

克理巴拉士曰。若先生之言。似以譽人爲最重。然或疑爲嘲己也。毋寧觸其忌。有人醜而低。身體虛弱。試譽之曰。君美男子也。身高力强。彼其信我乎。且先生所知。有何攝魂術耶。

曰否。予不能知之。然排理克來氏雅典第一流政治家。其攝魂術甚神。能使雅典市家當時爲大統領者。人愛而不舍。子其聞之矣。

克理巴拉士曰。有西米士克理者。能使市人皆愛之。彼有攝魂術何也。

曰彼非賴神術也。施德惠與人。使人樂其樂。利其利。自不忘之耳。

克理巴拉士曰。先生之意。將與善人友。慎言勉行乎。夫子曰。子以爲惡人能友善人。與夫拙於詞令者。不足以交辯士。怯於戰爭者。不足以伍名將。己實無聞。而欲與善人爲友。不亦難乎。

克理巴拉士曰。然無名下士。誠不能結天下通人。然彼善士名人。遂得與他人爲友乎。

夫子曰。克理巴拉士。子所惑者。吾知之矣。子見世有善人。名望卓著者。人不與友而反與敵。故有斯疑耳。

克理巴拉士曰。然此風於今爲烈。不獨鄉里自好者爲然。道高望重。世所欽仰。委身政治者亦然。故予於交友之事。每每失望。夫小人無朋。予固知之。其無信義。無節制。多欲忘恩。凶終隙末。無足怪也。先生常言。小人不能與君子爲友。以從惡與惡。惡相反也。而今則不然。同稱一世名流。舉國景仰爲君子者。而其相與。往往冰炭。今世友道如此。友愛之情。於何見之矣。

夫子曰。友愛之情。由數事而起。由於人類之輔助。互相憐恤。互相利益。協心戮力。而相依相感也。然相敵之情。亦起於此。若同時有同一希望。同一追逐。同一爭競。遂生惡感而相敵矣。

然眞友誼者。歷古不滅。好德之君子。自相結納。不愛戰爭而愛和平。不貪珍味。不溺美色。不惑情慾。嚴以制己。不虐無辜。故能實行公產制度。捐小忿。去狹見。深同情。不念舊惡。互相關利益。同爲善友矣。誠有君子者出。必不相嫉而共圖公益。相輔以改善政治無難也。

彼所以不相能者。逞意氣。爲名利。爭權勢。奢侈無度。不法無恥。眞小人耳。蓋自來

爭不足道矣。君子之爭。非利非名。而致敗根源多在。意氣故。王荆公之亂政。半由激成。誠使人能不爭意氣。則可以眞無爭矣。

果有人焉。內慮遠害。外守國法。愛國家。和朋友。重名譽。何至與友人不合。誠欲親人。何至被害於人哉。不觀公共競技者乎。若強弱相扶。則百戰百勝。盡奪賞標。而後已。執政君子而如此。則君子與君子爲友。竭力報國。一致同盟。以理百政。何患不治與。

若甲乙二人各樹黨派。其名高者。其黨亦多。欲使人知友我之益。我不可不厚結之。然與其多結損友。毋寧少結益友。夫益友固難得耳。

於是夫子語克理巴拉士曰。子欲交善友。先自勉爲善友。又擇當世君子爲友。予願助汝爲君子。予於人心誠愛之。我旣愛人。亦知見愛於人。子欲結友。須養成此感情。予有賢友。當以紹介於子矣。予常使愛予者愛。故於致愛之術。習知之。

克理巴拉士曰。克欲聞此術久矣。先生若能告我。得身容美好。心性溫淑之人而友之。則幸甚。

夫子曰。雖然。必使身容美好者友我。我於此術。尙有缺憾。子知西雷女乎。西雷女願與人交。人多畏避之。喜林氏詳前不求交人。避居遠島。高歌美音。人多傾耳而神往也。

克理巴拉士曰。然則克不求交於人何如。先生若有交友術。願以告我。

夫子曰。然則子將絕世乎。曰否。彼不美者。誠不欲與交耳。

夫子曰。子之所言與所望相反。何則。彼美人者。此兼身體美與精神美而言。雅典人尙美於此。可見必不任子自擇。且雖醜人。無妨受之。以輔我精神美也。

克理巴拉士曰。予愛美。又愛善。願先生信予。告以交友之術。

夫子曰。子與人爲友。可以自明其仰慕之誠。曰。然。世無厭人仰慕者。

夫子曰。雖然。前已言之。有深誼焉。非徒虛譽耳。曰。誠然。

夫子曰。然則綜前言而詳述之。子所當盡者。有六事。

一、懇勸。

二、以益友爲至樂。

三、所欲自譽者。以譽友人。

四、己所欲得幸運。望友得之。

五、以自謀幸運之策。爲友人謀之。

六、盡己之道。使友人有福無禍。

子能實行數者。予當盡力助子得良友。

克理巴拉士曰。先生。克前已言之。凡克之事。先生可盡言無隱。而先生尙一一推論

何也。

夫子曰。否。予體神意。罔敢放言。且曾聞亞士帕夏之語矣。

彼女曰。有善爲媒者。於男女性格。誠實相告。人託以婚姻。甚信賴之。然媒氏雖無

僞報。而託者常有僞語。自畫自贊。毫無所得。於是僞者憎僞者。并憎媒氏矣。予深信此言。故於子之可稱者。稱之勿過其實。

克理巴拉士曰。誠然。先生視予。若可以得賢友者。則仰賢友之助。若無此資格。亦不作妄想。

夫子曰。克理巴拉士。予若虛譽子於他人。於子何益。今予向某船主。僞告之曰。子爲老舵工。彼信予言。請子任指揮。管理船務。子將何爲。徒增亡身失船之憂耳。使予向雅典政府。薦子精兵法。通裁判。明政治。政府用子。子當其任。不慮危身喪國乎。使予向某紳士。以子爲善良勤勉之人。而委以保管財物。然至考成時。敗其公事。子不將貽笑於世乎。

是故克理亞拉士當知簡易安全最適之法。度德量力是已。夫所謂德行者。不外慎思篤行。德器日進。雖求人爲益友。實欲成己德慧耳。此予所知也。子若有他術。則願聞。

克理亞拉士歎曰。誠然。敬佩明教。予若更有他言者。爲不知愧矣。世界大亂由於六祖壇經。偈中得之曰。若使不相應。合掌令歡喜。又曰。諍卽失。佛意此圓滿和衆法也。

修身教師第九

蘇子謂美濃曰。君處亦有紳士乎。曰然。有之。

是等紳士。好教訓青年乎。又以教授爲業乎。且其意皆以道德之事爲可教乎。美濃曰。否。彼等意見亦不一。或以道德爲可教者。亦有反對此說者。君其聞之矣。

蘇子曰。彼等非專門執業於此。稱爲教師可乎。曰不可。

若今世羣奉之詭辯派。由君觀之。彼等堪任爲道德教師乎。

美濃曰。余數數驚疑者。未聞彼教人道德。且聞他人講道德事。則竊竊笑之。而彼所教。惟謂人不可不習辯論談話耳。殆近今日風氣乎

蘇子曰。然則詭辯派。不足稱爲教師乎。曰。余不能答。因余亦如世人。對於此輩。疑而未信。有時以其似可爲教師。又有時覺其不可也。今社會對於爲教習者之信心得毋類此

蘇子曰。道德可否由教育而成。懷此疑惑者。不但君及諸政治家。詩人丁古尼士亦言之。君知否。曰。其詩奈何。曰。其哀歌中有云。

朝從富兒飲。夕陪顯者食。酬酢膏粱耦。歡娛罕暇日。賓主不辭勞。周旋奉顏色。豈念講學侶。歧路傷南北。今日辦教者何也

此詩之意。以道德爲可教。初遇良友則善。後遇惡友則惡耳。美濃曰然。

蘇子曰。雖然。丁古尼士詩又云。

人有殊智者。大變因小緣。此意亦兼爲善爲惡二端言也

又云。豈關提命力。賢父生愚子。縱勞費諄諄。化非難成是。

由此觀之。教育殆處無權。與前義正反矣。美濃曰然。

蘇子曰。不但教授者及專門家。自信其人不足爲人師。且卽所訂科目。亦知其不良也。故此諸紳士。或認某科爲可教。或認爲不可教。其內部思想。且混亂如此。尙得爲可信託之教師乎。何其與今教師酷似也

美濃曰。以余言之。決不得稱爲教師。

蘇子曰。雖然。今若以詭辯派。及各地紳士等。皆非教師。而此時更無他教師。事甚明。

也。曰然。他無教師。

若無師則亦無弟子矣。曰無弟子也。

然則無師無弟子亦無可教之物矣。此語前不已論定乎。曰然。

然則道德教師殆絕無乎。曰無之。

若無師尚有學者乎。誠然無之。

蘇子曰。由此觀之。道德科非不可教乎。美濃曰。若吾等所見爲是。道德科誠不可

教也。或有感於今日民德腐敗。盡由學校修身倫理。教科之無成效。以爲學校可

廢去此科。而專授人以技能。使社會免責善於學校。教師而學校不過僅授

一種生活技能。如木工鐵工。然至於高尚之聖賢道德教育。讓諸以外專門之

業。庶覺鄭重。則學校所受責難減輕。而社會上自然有一種教化學風。代起而專

任之者。是或一道與此。蘇子所以主學校中

不設道德科。而以身專任社會教育事業也。

教授第十

蘇子謂美濃曰。余習聞哲人賢女神聖之事矣。美濃曰。如何。曰。以余思之。所言實真理也。美濃曰。其人與言如何。

蘇子曰。有男女祭司。專習其學術者。又詩人品大勞士。古希臘名詩人及曾受神啓者言曰。人之靈魂不死。終而再生。決不滅亡。故修德之人。常得神聖之愉樂。女神排魯碩奈。在陰府科死人罪過。每九年使復返陽世。此返送之靈魂。可爲尊貴帝王偉大人物。可爲明哲英雄。故靈魂不死。輪迴轉生。或現世。或陰曹。所有諸物。一切可見。積此知識。與其德性。故入世來。凡遇諸物。可記憶。而名之。靈魂於一切萬物。既可漸漬學知。故人若堅忍不拔。則能記憶萬事萬物。何者。一切修學。不外由記憶回想之力。故吾人對此計究。與詭辯派所謂不可能者。全然相反。以此說興。則促吾等活潑進取。非若詭辯派之論。使人怠惰也。余信此言。以關德義性質。喜與君共研究之。按人知有前世來世。則有希望恐怖而鞭策之念。以生此佛所以始終精進也。

美濃曰。然。蘇君之言。非吾所學。吾所學者。記憶之方式耳。其意趣如何。可以教余否。蘇子曰。余之言。君所不喜。然余亦非謂一切知識。盡屬記憶。不須教授也。因君問余。余乃告諸君耳。意足下太慧。黠。欲使余陷於矛盾乎。

美濃曰。予決無此意。余所言亦述其習知。君果可以證明所聞者。願使余知之。蘇子曰。是誠不易。然余當力爲之。誠就君衆僮僕中。呼出一人。余將詢焉。美濃曰。諾。兒輩來。蘇子曰。彼爲希臘人。不當爲希臘語乎。

美濃曰。然。彼生於余家。

蘇子曰。君試注意。余與彼所問答。則知彼果學而知之乎。抑本有夙識乎。可以知之矣。美濃曰。敬受教。

蘇子曰。童子。此有一形體。爲正方形。汝知之乎。其語我。童子答曰。然。余知之。蘇子曰。汝知正方形。有四等邊乎。曰。然。○四等邊

然則於正方形中間。若平分一線。則二邊等乎。曰。然。

蘇子曰。正方形有大乎。曰然。

蘇子曰。若正方形之一邊爲二尺。他一邊亦二尺。其全體幾方尺耶。換一例以明之。

卽一方面若長二尺。他方面一尺時。其全體共爲二尺。曰然。○二尺自乘方與二方尺之差

蘇子曰。然則若他邊不止一尺而爲二尺。則必爲二方尺之二倍乎。曰然。

蘇子曰。然則此正方形爲二方尺之二倍乎。曰然。

蘇子曰。二尺之二倍。果幾何耶。試數以告余。曰四尺。○四平方尺

蘇子曰。今以此方形諸線相加。則得二倍之方形乎。曰然。

二倍之方形。當爲幾尺。曰八尺。

欲求此二倍大之方形邊線。其長當若何。試算之。又其一方邊長爲二尺。其方當爲幾尺。

童子曰。非明爲二尺之二倍乎。

蘇子曰。美濃君。今余不教。但用問答。不見彼於八方尺圖。應有幾尺線者。正思索乎。

美濃曰然。○小兒之答已誤而尙在思索

蘇子曰。彼真了解乎。美濃曰。決不然。

蘇子曰。彼以其方尺爲二倍。故意邊線亦爲二倍耳。美濃曰然。

蘇子曰。不見彼童正按理法以事回想乎。卽呼童子曰。汝以二倍之面積。果由二倍

之線而生出者乎。余所言非指長方形。乃謂正方形也。若爲前正方形之二倍。則

應求八方尺之正方形。汝尙以爲二倍之正方形。由二倍之線以生乎。曰然。○

八尺正方形之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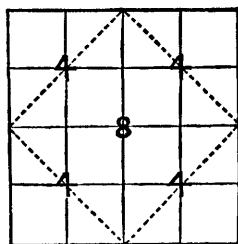
蘇子曰。然則若減去其一邊線。此線不爲二倍乎。曰然。

此四線含有八方尺之面積乎。曰然。

然則可畫一圖。如此圖者。非汝所謂八方尺之圖乎。曰然。

圖中畫四區。每一區中得四方尺乎。曰然。

此非四之四倍乎。曰然。四之四倍。非八之二倍乎。曰然。



然則幾倍。曰四倍。

蘇子曰。汝今應知若作二倍長之線。其所得面積。則非二倍而四倍矣。曰誠然。按

篇可見蘇子之科學教授法善於訂證謬誤也

四之四倍爲十六乎。曰然。

蘇子曰。吾等今者所得。乃成爲十六方尺之圖。然若欲得八方尺之圖。則其邊線應須幾尺。汝知余初所問乎。曰知之。

蘇子曰。八方尺之面積。非當此十六方尺之半乎。曰然。

然則八方尺之面積。將十六尺面積。留其一邊長線。而令其他邊爲經線可矣。

曰。此正余所欲求得者也。

蘇子曰。甚善。余甚喜汝所言。此八方尺面積。非卽由二尺與四尺之線所成乎。曰然。

然則八方尺之邊長。卽一邊二尺。他一邊四尺乎。曰然。

然則共有幾尺。曰三尺。

蘇子曰。今以二尺之線加一尺。共爲三尺。一面爲二尺與一尺。其他面亦爲二尺與一尺。此可作一圖乎。曰然。

然則此邊三尺。他邊亦三尺。其全面積爲三尺之三倍乎。曰此自明。

三尺之三倍爲幾何。曰九。然則四之二倍爲幾何。曰八。

蘇子曰。然則八方尺之圖。可由三尺之積作成之與。曰否。

然則由幾尺之積作成乎。試精計以告余。若汝不善全計者。但示余其積。

童子曰。余實不知。

蘇子曰。美濃君。君知此兒之記憶力。有如何進步乎。彼初不知八方尺圖之邊。須線若干。今雖仍不知。然較其初時。隨問隨答。自謂無疑者。已大異其趣。蓋彼時。隨口應答。不知困難。今則知其誤謬矣。美濃曰。誠然。

蘇子曰。彼能自覺其已往之無智。可不謂大進步乎。美濃曰。誠然。彼可謂大進步。

按蘇子生平教育第一秘訣即在發見人之自覺心而自認其謬也。自覺自認是曰進步也。夫所謂自覺者非妄論人短而自反之謂也。六祖壇經云：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是謂自覺之教育。知此言者可與言教育也已矣。

蘇子曰：吾等使彼入疑團，激其神經，若感麻痺疾，吾等爲加害於彼乎？美濃曰：否。

蘇子曰：然也。吾等使其卽此而發見真理，確使彼獲益。若此兒童，今已知其自己無智之疾，而求自醫，然向者彼乃敢向令世界公布其意見，謂二倍之面積必有二倍邊線也。蘇子之言殊令人愧悚。美濃曰：誠然。

蘇子曰：今彼雖尙未知，然已懷求真知之心，向前可修學乎？君以爲如何？美濃曰：恐未必然。

蘇子曰：然則彼將發麻痺疾而已乎？美濃曰：然。

蘇子曰：吾將更與引伸之。余但發問，毫無所教，使彼與余共分研究之勞。若余用提示說明者，君其咎余，請注意觀之。

兒童汝視此所畫者，非四方尺之方形乎？曰：然。

蘇子曰。余更作一與此相等之方形。加入之。曰然。

余更作一與前二方形相等之第三方形加入之。曰然。

吾更充滿其空角。曰然。

此中相等之方形面積。凡有四乎。曰然。

此面積較第一方形。其大幾倍。曰四倍。

蘇子曰。汝應記憶初時所求。僅求二倍大耳。曰然。

然則從角至角。引一線。將此各面積二分之可乎。曰然。

圍繞此面積者。不有相等之回線乎。曰然。然則其面積幾何。曰不知也。

此內部各線。非已將其中四面積二分之乎。曰誠然。

此各線所區分中。其面積幾何。曰四。又此分畫中幾何。曰二。

四爲二之幾倍乎。曰二倍。

蘇子曰。然則此面積幾方尺乎。曰八方尺。

汝從何線得此圖乎。曰由此線。此卽從角至角之線乎。曰然。

蘇子曰。此線學者稱之曰對角線。美濃之奴僕。此圖有名稱。汝但云二倍面積。爲對角線之二乘可乎。兒童曰。誠然。蘇先生。

蘇子曰。美濃君。君意如何。凡此諸答。非皆由彼頭腦中流出者乎。美濃曰。皆從彼身中流出。

蘇子曰。然。吾等今日所言。非彼所不知乎。美濃曰。然。

蘇子曰。特其思想。彼自性中本具矣。曰。然。

蘇子曰。由此觀之。人雖尙未能自覺時。於所應覺悟之真理。實未常不具也。美濃曰。誠然。彼自具之。

蘇子曰。此等觀念。乍見恰如夢。而覺誠有人焉。將種種事物狀態。爲如上同式之發問。則天下之人。尙有不覺不悟者乎。美濃曰。余敢斷言也。

案此段問答。漸漸入細。已經探驪得珠。由此觀之。孔言人皆可爲堯舜。佛言衆生

皆成佛。誠可用科學心理證知也。故世尊菩提樹下。初成正覺時。嘆曰奇哉。一切衆生俱有佛性。今觀蘇子之言。可互相發明。

蘇子曰。故知人雖無人教訓。但一遇質問。則人自能回復自己之智識。美濃曰然。

按此即陸子靜之說矣

蘇子曰。此知識所以能因回復而自發者。即記憶也。曰然。

蘇子曰。今彼所有知識。不可不謂夙具者也。曰然。

彼若夙具此知識。則決非於現世得之何者。現世并未受教育。故此不但幾何學爲然。所有一切科學知識。亦無不然。或疑有人教之乎。美濃君應知。如君所言。彼固生於君家。即長成於君家者也。美濃曰然。無一人教之。余所敢保證。

蘇子曰。然則彼非有此知識乎。曰誠然。

蘇子曰。若彼既非於現世得此知識。則不可不爲他世所得者。按此用論理學演出

美濃曰。此語甚明。

蘇子曰。然則彼於何時得之。必在尙未生爲人之時矣。曰然。

然則未爲人前。彼既含真正智識。爲人以後。不過因外人質問而覺醒者耳。其含有此智識者。不可不歸諸靈魂。何者。以有靈魂故。或爲人。或爲非人也。美濃曰。此理甚明。

蘇子曰。若一切事物真理。不存於人體。而存於靈魂中。則靈魂不死矣。故人須勵其所不知。而回想其記憶也。按與佛說同矣

美濃曰。要之。余聞君言甚感喜。

蘇子曰。美濃君。余亦喜此言。且信心極堅固不搖。以有此信心故。於吾等所不知者。竭力研究之。與其安逸怠惰。毋寧勇猛精進之爲愈。吾一生爲此一大事。盡其生命之力。言語行止。未常不凜然也。

美濃曰。此誠名言。

蘇子曰。是故人於所不知。不可不學。吾儕於德義性道。孳孳焉致力不敢懈矣。鬼語書載

人今生所得學識來生智愚判焉伍秩庸先生常對客曰吾等聰明決非一世所
鍊而成者此理賢愚因緣經詳之楞嚴卷八亦論及余由各處借尸還魂之事所
證實者昔時尙好搜證毫無疑矣深信故今則舉例證不
勝其舉故於輪回之事毫無疑矣深信故今則舉例證不

答辯第十一

一 安提福

詭辯派

古希臘哲
學之一派

安提福者。欲離問子之門人。一日訪子。門人皆在。安提福問夫子

曰。

蘇克雷地。子以爲修哲學者。較人有福乎。今觀子修此學也。所得適相反。子之生活。雖奴隸亦不堪而去耳。子惡飲食。敝衣服。無冬無夏。一衣掩形。上無衣。下無靴。增人幸福。與人安樂者。莫金錢若。子拒而不受。弟子被子化。將來與子同一運命耳。子之教育。乃薄命人養成所也。盍自省乎。

夫子曰。安提福。子謂吾之生活。未爲安樂乎。謂與其貧困如予。毋寧死也。雖然。吾問子。予之生活。其不樂安在。夫取於人者。須役於人。予無取於人心。所不慊。可免周旋。役之。苦予無所苦耳。安有不樂者乎。

將予食物。淡泊不如子。自奉甘美。而謂予身體不強。與抑予之食物。其價不如子。

食珍貴致大搜旁求而不易得與子以已之生活優於予耶子亦知知味者不需醜脆甘飲者止求解渴而不雜飲與子亦知冬夏營營盛飾其衣服者乃徒自迫於寒暑著光澤之靴者徒自苦其足趾妨其踐履乎按此深合實用主義乃真人生極合拙著樂天却病法第二卷拙譯粗食猛健法皆根據科學說明之本館學生頗多一食冬日裕衣者不奇也

子曾見朔風嚴寒予瑟縮而伏室中乎子曾見赤日炎夏予畏暑而與人爭蔭乎子曾見予走力薄弱足趾苦痛有不能跋涉登陟者乎

夫人雖生而單弱若能習勞苦勤鍛鍊則其身體壯強反愈常人而素未鍛鍊者遇勞即敗事矣子亦知予整治身體磨練精神刻無少懈凡事當前毫無難色非公等無素養者所可勝與按曾文正平生用人選將皆取堅勞耐苦四字其成功秘訣正與蘇子同也

且子所謂幸福者何哉飽食貪眠而已禽獸之欲無不滿足而已此其安樂爲時極短忽焉已逝何可長也夫人者豈止爲嗜欲奴隸而已哉其可大可久之事有迥異於飽食鼾眠者子亦知之與

當今之時人多悲觀凡有所圖皆無成功之望有人焉從事農業航海術及一切
 實業既增目前利益又期將來幸福則其安樂較常人何如哉此言似適為今
 且此謂太平世耳不幸中外失和國家存亡迫於旦夕為國民者應執干戈以衛
 社稷若予之身體予之生活與予所論幸福者宣力國家社會孰為有用耶噫彼
 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一餐無美味則食不下咽腹不能飽若人者一日臨敵馳騁
 重圍之中雖欲式飲式食也得乎晉何曾為相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識者歎
 氏家訓涉務篇第十一夫君子處世貴能有益於物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
 費人祿也吾見有文學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
 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上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
 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也晉朝文士多迂誕浮華不涉
 世務處於清名益護其短也○梁世士大夫皆尚褻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
 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侯景之亂膚脆驩柔
 不堪行步體氣羸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往往而然○按以此與蘇聖人之言對
 勘則知晉宋梁時風俗與五胡所以亂華之故矣蘇聖能為此言而雅典人疾而
 殺之雅典浮靡亦終於安提福子以為幸福在奢侈放縱乎予則不然與子適相
 反也予所樂者寡欲直譯為需要則近乎明無欲直譯為一則通乎神夫神明者

完全無疵也。

安提福曰。予信子爲正義之士。若謂智者。則吾不敢信。非唯予不信。子亦恐不自信耳。何者。子非其財不取。無求於人。然使子以衣服宅舍。盡施於人。必不可也。又有衣物。苟非其值。必不肯與。故子之教人。若果有益。亦必取其值。然今子不然。其所教人之智識。爲無價格可知已。此論甚合論理法。詭辯之口亦毒哉。

蘇子曰。安提福。美色與才智。皆可與人。而或以得譽。或以致侮。此吾與子所共知也。有人焉。或貪其美色。彼受人財而與之交。世人賤之。名爲色娼。又有人焉。或慕其名譽。彼感其誼而與之交。世人敬之。名爲智者。由此觀之。二者何別焉。投我以金。而我售與以才智。世不以我爲詭辯派。謂爲才娼乎。今我不然。不受人財。擇可教而教之。以吾所知者勸人。人或譽我爲善良公民。不亦宜乎。

安提福乎。人各有好。或好狗馬禽鳥以爲樂。予則不然。唯得益友以爲至樂。苟有善道。樂以教人。予有典籍。願與朋友共閱。討論精粗。情誼親密。人我之間。益莫大

焉。此予之樂也。

弟子色諾芬記之曰。此所述者。受自恩師。賴恩師之教。使我自得安樂。不憂不懼。以成德而立名焉。

普魯度高雷者。詭辯派巨擘也。來遊雅典。喜波克雷得震其名。約子同往。子誠之曰。慕畫師者。欲受其教。傳其畫技也。子慕普魯度高雷。將往何學乎。夫人有疾。則必委身醫師。子之往也。則必以精神委之普魯度高雷。夫委身醫師。設有誤治。不過喪身耳。若以精神委之詭辯派。失子之神。其害豈止喪身而已乎。子其深省哉。鶴

按蘇子了然於精神生命之分。故被誣告後。視死如歸。此孟子養氣之學也。莊子曰。孔子云。哀莫大於死。而身死次之。

一一 古勞公

古勞公

大賢柏雷之弟

者年少負氣。慷慨抱大志。欲以少年左右政府。親友勸之不聽。時

登政治演臺。吐詞傲慢。被人扶去。子恐其驕。又憫其愚。乃謂古勞公曰。聞子有統

治雅典共和國之意。信乎。古勞公曰。然。誠有之。

夫子曰。偉哉子之志也。天下事可爲者雖多。無愈是者。若能遂其志。不但威名震於希臘。且輝於世界矣。

古勞公大悅。氣益高。自述夙願。夫子曰。欲收人望。不可不爲利國家之事。敢問子所先務者何也。

古勞公默然移時。夫子曰。不外富國利民乎。古勞公曰。然。予欲富吾國。

夫子曰。富國當用何術。將使歲入增加與。曰。然。曰。子欲增加歲入。則當於國稅來源。及其額數。精密調查。吾國歲入之來源如何。額數幾何。子知之乎。

古勞公不能答。夫子曰。夫富國者。於物價消長。當設法牽制之。其法如何。子嘗考究

乎。古勞公曰。否。予未及此也。

夫子曰。子謀富國必節經費。然則歲出之事如何。古勞公曰。未知也。

夫子曰。噫。子尙未知歲出入之額。未足與論富國也。姑舍是。

古勞公不能對。乃更端發論曰。有一法。足以富國。先生知之乎。曰。願聞其法。古勞公曰。滅敵以自廣地是。

夫子曰。然。甚善。凡欲滅敵廣地。先須較勢力。定勝算。然後言戰。若敵軍勢優於我。一戰而敗。地且日削。悔何及矣。子主戰。必知彼我海陸軍之數。願以告我。

古勞公曰。此問予不能卽答。夫子曰。子以其數繁而難記。然則必有表簿。試讀而聞之。古勞公曰。予未有表也。夫子曰。子未足與論征伐之事矣。

於是夫子更告之曰。今與子論守國防禦之事乎。今守我國。何堡何壘爲最要。何者爲非要。一壘需兵幾何。增加幾何。願以示我。

古勞公乃作遁詞曰。否。吾將盡撤堡壘之守兵。以其徒有國防之名。荒蕪土地耳。

夫子曰。然則敵軍侵入。國誰與守。且謂荒蕪土地。其爲害情形若何。盍以所見語我。古勞公曰。予未親見。特想當然耳。

夫子曰。想當然耳。夫理想者。不足爲議論根據。吾今告子。更精細調查。調查既確。方可上陳評議官。吾子勉之矣。

夫子又告之曰。銀礦足以富國。子曾目擊之。與於今日銀產額減少之由。曾實徵之。與。古勞公曰。予未親視銀礦矣。

夫子曰。開采銀山。甚害衛生。子未親歷亦宜。若於衛生無害者。子必探檢之矣。古勞公曰。先生幸勿挑撥予矣。

夫子曰。銀礦既未之知。穀物則當知之。今吾國穀物產額。供給全國民食。可支時日幾何。若不足而圖補充一年。所需穀物幾何。古勞公曰。此非今日之要。他時自當注意及之。

夫子曰。否。不然。夫治家者。不能知一家所需穀物之數。可以治家乎。治國亦然。如我

雅典共和國。人口萬餘。治國者於其所需穀物。不可不詳知也。夫一國之供給。需要難遽考。知姑舍之。且吾聞子家中。以叔父治家。家運日衰。若然者。子於叔父。當精密注意。此可顯子經紀才能也。若子尙不能任家政。又何論一國乎。今有人焉。力不足以舉一斤。而謂足以任百斤。有是理乎。

古勞公曰。否。叔父若聽予忠言。予必得整理吾家。奈彼不聽何。

夫子曰。然則子之信用尙未行於叔父乎。子於叔父親也。親之不信。何以信於雅典國民乎。古勞公君我之愛友。子應識之。勿奢望。勿圖力所不及。徒招侮耳。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古來盲進逞氣者。覆轍相望。徒供天下後世笑。子必勉之。

一二 尤西對馬

尤西對馬以識者自命。有得色。夫子以爲憂。欲使反省。問之曰。人必無虛言乎。尤西對馬曰。否。虛言之人。往往有之。

夫子曰。爲虛言者是耶。非耶。曰。非也。

夫子曰。爲惡者是耶。非耶。曰。非也。

夫子曰。以公民售爲奴隸。何如。曰。非也。

夫子曰。爲將者。伐敵而取其都城。虜其公民。是與。曰。是也。

夫子曰。將帥欺敵如何。曰。是也。

夫子曰。蹂躪敵國。掠其穀物六畜如何。尤西對馬曰。是也。若行之於友。則非也。

夫子曰。然則同一行爲。於敵則是。於友則非。或是或非。不可不辨。吾問子。軍士氣喪時。將帥欲勵士氣。則僞語曰。援兵來。此語非與。是與。尤西對馬曰。是也。

夫子曰。小兒病當服藥。父母詒之曰。此味甘美。試嘗之。父母之言是與非與。曰。是也。

夫子曰。有友焉。失望之餘。將圖自殺。當此之時。奪其刀而禁其自殺。是與。曰是也。於是夫子告尤西對馬曰。願子善察所言。於待敵以外。雖以欺人爲非。由子所言。結論對於朋友亦以爲可欺。而不必守信。子不知乎。尤西對馬。茫然不知所謂。夫子又問曰。故意欺人。與無意欺人。孰爲不是。

尤西對馬。又恐得意外之結論。謝曰。此事予不能答。且不知何者爲可信。何則。予說盡被先生所破故也。予前所信者。僅予之智。今接先生之智。予窮於答辯矣。夫子見尤西對馬窮。更謂之曰。尤西對馬乎。子之意見。時時變更。多矛盾者也。今有人焉。口稱真理。言常無定。將如之何。又有人焉。口稱指人道路。而於同一道路。忽指東指西。此尙爲知道之人乎。

尤西對馬聞之。爽然悟己之無識。按此與楞嚴經佛難阿難者畧同。特彼理尤精耳。聖人可畏哉。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雜問

一 正義

蘇子曰。人多以狂爲害固矣。然狂性之人。可與人以大益。夫前知亦狂性之一也。女之前知者。德爾富亞。及杜度那。當其失正而狂時。與希臘人民以大益。一旦復其正氣。則與常人無異。不復益於人矣。按此所言狂蓋巫之通神鬼者詳後

子謂開發勞士曰。與老人言。其益甚大。老人於旅行多所經驗。可問道路之險易。開發勞士曰。人有恒言曰。富者有福。予以爲不然。惟善人爲有福耳。善人者無僞心。無負債。不愧於天。不忤於人。中心坦然。終身之益。遠勝富厚。故予謂善人之福爲最大。

夫子曰。子言誠然。子所謂正義者。無僞心。不負債而已乎。抑不止此乎。有人焉。託吾儲武器。一旦病狂。來索武器。將返之乎。則必以爲非。蓋於精神失正之人。不能不爲僞也。

開發勞士曰。然。子曰。然則不僞不負債二者。未足以盡正義矣。

普來馬克在側曰。蘇克雷地。若遵西茂尼德士希臘七賢之一之言。似可得正解矣。開發勞士

曰。予將赴比亞士女神之祭。今以所議託普來馬克及他友。普來馬克卽代開發

勞士入座。

夫子復謂普來馬克曰。西茂尼德士所解釋正義如何。且子意云何。普來馬克曰。西茂尼德士以清償負債爲正義。予謂此論是也。

夫子曰。噫。賢者之說固如是乎。西茂尼德士之意。子能明之。予未解也。吾問子。有人焉。託吾儲其武器。一旦發狂。來索武器。則將如何。夫委託以物。猶之負債。然彼發狂。則不必返之乎。

普來馬克曰。然。夫子曰。西茂尼德士以返債爲正義者。未慮及此乎。曰。未也。彼言朋友互助爲善。非所論於爲惡時耳。

夫子曰。由子之言。則託者及所託人互相爲友。若返其所託而反害其友。則非返債

之謂矣。西茂尼德將謂之何。曰。西茂尼德當以爲是。

夫子曰。所負於敵者。亦當返之乎。普來馬克曰。然。抑以予觀之。負敵之債。敵人受之。卽有害也。

夫子曰。西茂尼德士所謂正義者。其義漠然。殆如詩歌耳。西茂尼德之意若曰。屬其人者。必當與之。以此爲負債云爾。

曰誠然。彼意如此。

夫子曰。果其然耶。今試問曰。醫士於人當與何物。

普來馬克曰。必將答曰。醫士於人身當與藥劑。

夫子曰。庖人於人當與何物。曰。應與人以烹調食物。

夫子曰。正義者應向何人。與何物。普來馬克曰。應與朋友以利。與敵人以害耳。

夫子曰。子所言者。卽西茂尼德之意與。曰。意其然也。

夫子曰。友人與敵人罹病時。其利其害。誰當與之。普來馬克曰。醫師是。

夫子曰。航海時危難逼身。助友而對敵者誰耶。曰舵工。

夫子曰。今有正直之人。欲使對敵爲巨害。對友爲大利。當何所爲。曰對敵而助友耳。

夫子曰。健全者之人。醫師不必用乎。曰然。

夫子曰。若不航海。舵工不必用乎。曰然。

夫子曰。然則正義者無事時不必用乎。普來馬克曰否。

夫子曰。子謂正義者。平時戰時皆必用與。曰然。其論如鋒

夫子曰。勿論平時戰時。皆須正義。如欲得穀物。必營農業與。曰然。

夫子曰。欲得靴者。必須靴工乎。曰然。

夫子曰。然則平時之用正義如何。普來馬克曰。須用契約。曰契約者合同之意與。曰

然。

夫子曰。吾問子。爲棋當爭勝時。助其有用者爲正直之人與。爲熟練之人與。此可見教育仁

知並重不尙
道德空談

普來馬克曰。熟練人也。

夫子曰。今欲聚瓦石木材而爲室。有用者。爲正直之人乎。抑工程師乎。曰。工程師。夫子曰。以例推之。今欲彈琴時。有用者。亦非但正直之人。而須琴師乎。曰。然。則正直者。爲何人所必須乎。曰。富人須之耳。

夫子曰。是或然與。而當用錢時。亦不然。如欲買馬。所須者。非正直之人。而須相馬師。欲買船。則所須。非正直之人。須造船工。掌舵工也。曰。然。

夫子曰。若金錢交際往來。正直之人。果何所用之乎。曰。會計司。庫藏者。

夫子曰。然。則正義者。於金錢不用時行之乎。普來馬克曰。推而論之。理勢然也。

夫子曰。譬之樹。保而存之。則須正義者。爲作守護。比伐而用之。則所須。非正義之人。而須園丁與。普來馬克曰。然。

夫子曰。又如劍戟琴瑟。儲於庫藏。須正義者守之。一旦需用。必須武士樂工與。曰。然。夫子曰。由此推之。正義者。皆於事物廢置時用之。否則一無所用。與。普來馬克曰。推

而論之。理當然也。

夫子曰。果其然也。則正義非所必用矣。吾更問之。彼爲拳術鬪擊者。巧於避敵。亦巧於攻敵乎。普來馬克曰然。

夫子曰。最善防病者。亦最善生病與。曰然。

夫子曰。長於自守者。亦長於擊敵與。曰然。

夫子曰。最善良之番蠻。卽最熟練之盜賊與。曰推而論之。似當然也。

夫子曰。然則正直之人。既適於守財。亦最適於盜財矣。普來馬克曰。推而論之。有必然者。論鋒可畏

於是夫子告普來馬克曰。由是推之。善人悉變爲盜賊矣。荷馬之詩不云乎。

竊盜僞證。優出萬人。

此荷馬贊奧姬氏外祖亞土利加之詞也。故由荷馬及西尼德與子所言。皆以正義與盜賊之術相合。而由子之言。所爲利友而害敵者。不歸於盜賊不止也。

普來馬克曰。予必無此意。予謂正義者利友而害敵耳。此義予終固執之。夫子曰。子所謂友與敵者。眞友眞敵與。抑僅外觀云爾。

普來馬克曰。我心所善則愛而爲友。我心所惡則憎之爲敵也。

夫子曰。人常有以惡爲善。以善爲惡者。子知之與。曰然。誠有之。

夫子曰。若然者。子之言得無以惡爲善。以善爲惡者與。曰然。難言也。

夫子曰。旣不能免。則是利惡人而害善人也。正義云乎哉。曰然。

夫子曰。善人者必無不正之行乎。曰然。然則由子之意。非行不正者則害必及身矣。

普來馬克曰。此固不可爲正義也。

夫子曰。吾爲子進一語。曰。吾人應與正人以利。而與不正者以害。子以爲如何。曰然。

予固如是耳。

夫子曰。雖然。知人固不易也。不識惡人之惡而友之。必害及其友矣。不知善人之善而敵之。必利及其敵矣。由此言之。吾人所論。與彼西茂尼德士所言。正相反耳。

普來馬克曰。誠然。吾輩狃於習見。所謂友與敵者。常誤用之。請自今謹正其誤焉。

蘇子曰。普來馬克。子所謂誤者何也。

普來馬克曰。昔年於人也。目見爲善。心亦善之。以此交友。所謂誤耳。

蘇子曰。今將何以正之。

普來馬克曰。今吾於人。目見爲善。須察之。見善焉。然后友之。察之而未善。則舍之。取友如此。察敵亦然。

夫子曰。子以善人爲友。惡人爲敵乎。曰然。

夫子曰。然則與前言正同。所謂正義者。利友而害敵耳。正義者。寧謂友人善時則與以利。敵人惡時則與以害乎。普來馬克曰。然。

夫子曰。然則於正義君子。亦有時加害乎。普來馬克曰。否。惟於敵人惡時則加害耳。

夫子曰。今若加害於馬。此馬善者與。惡者與。曰善者也。

夫子曰。馬之惡者。亦損馬之善性耳。非變爲犬性也。普來馬克曰。然。

夫子曰。然則雖應加害之人。其於人之德性。非全滅與。曰然。

夫子曰。人之德義。爲正義與。普來馬克曰。正義也。然則害德義之人。卽不正義者乎。普來馬克曰。然。

夫子曰。今有音樂師焉。可用我術。使不能音樂乎。普來馬克曰。否。不可。

夫子曰。今有馬術師。其術甚巧。可用我術。使爲拙工乎。曰。無此理也。

夫子曰。約言之。正直君子。可用我正義。使爲不正義者乎。善人者。可用我正義。使爲不善者乎。普來馬克曰。必不然。

夫子曰。熱能生寒乎。普來馬克曰。否。燥能生濕與。曰。否。此必不能。

夫子曰。然則善人者。不能害人與。普來馬克曰。然。

夫子曰。正直非善與。曰。善也。

夫子曰。然則加害於人者。必非正直之人與。曰。然。

夫子曰。有人告子曰。人能清償負債。名爲正義。故善者乃正直君子。負友人之債。而

惡者乃負敵人之債。此可謂君子之言乎。何則。前已論之。凡加害他人者。卽不得謂正義故也。

普來馬克曰。然。敬從子言。

於是夫子告普來馬克曰。子審知此矣。凡害人者。不名正義。由此推之。凡以害人爲正義者。吾人必鳴鼓而攻之。無論其爲西茂尼德士。畢雅士。亦希臘七賢之一畢達雅士。同上。或他賢士前知。凡其說不合吾人定論者。斥之可耳。

普來馬克曰。然。敬受命。吾當助子攻之。

一一 忍耐力

或問夫子曰。忍耐力者。生自天與。抑學諸人與。夫子告之曰。勞筋骨者。身體強。苦心志者。精神勇。均是人也。而相殊。若此學與不學故也。忍耐力亦然。均是人也。久熟演習。則進於成耳。不觀習武藝者乎。彼沙基亞人。史來士人。與斯巴達人戰也。不肯執鎗而持圓楯。斯巴達人必不持小楯投鎗曳弓以戰。史來士人也。此言用其不習耳

子又曰。不獨忍耐力爲然。凡事皆以練習成功。初雖遲鈍。久自敏捷。有恒故也。或問夫子曰。爲正義者。須節制慎重與。子曰。否。此非節制慎重。夫節制慎重云者。盡力所能。擇善而行之。非不能行者之謂也。

夫子以爲正義諸德。皆由於慎重。其言曰。行合正義者。名譽善良之行也。一

能辨正義者。必勿舍而之他。二

不明正義者。勿近。近則行邪。三

故慎重者能爲名譽善良之事。四

不慎重者反是。五

故凡行正者。名譽善良者。皆與德行合一。六

由是觀之。可知子以正義諸德由於慎重也。

子曰。反乎慎重者爲狂。(子所謂狂。非但無識而已。凡不知己不知事者。皆近於狂也。)

子曰。於衆於不知而誤者。非狂。惟衆所熟知而不知。斯狂已有人焉。自覺身高。入市門而鞠躬。自謂力強。可扛鼎而發屋。凡自信爲人所難能者。世謂之狂。然非狂也。但其熱望耳。

一二 怠惰

子曰。世無無事之人。若博徒。若閒遊。皆事也。然事此者。同名怠惰。以無善用故。
子曰。由善職業而更遷善者。不爲怠惰。輕視其固有職業者。此怠惰也。此可爲無恒易遷者戒。

四 善行

或問曰。人當求福乎。子曰。福可求與。君子行善。勤學精思。遵義而行。不必求福而福自至。鶴紳按柏雷圖以蘇子爲最。有。福。其。說。即。得。之。蘇。子。也。

子曰。惡者天神所不容。乃放流人間者也。故人應速離下土。飛行天上。遊天上者。近於上帝矣。近上帝者。聰明正直。謂之神聖。與敬神章參看

子曰。善良之人。稱神意者。農民勤農業。醫生精醫術。政治家忠其職是也。若謂事事無可爲。則事事不合。終於無用。神不祐之。厭世家當知此

五 虔心

色諾芬曰。夫子嘗使我等學習議論。而明察物之理。可以告人。否則自誤誤人也。

子謂尤西對馬曰。子語我。虔心者其感情如何。尤西對馬曰。虔心者至貴之感情也。子曰。何如斯可謂虔心矣。尤西對馬曰。尊敬神明之人。謂之虔心。

子曰。從我所好以敬神明。其有道乎。尤西對馬曰。由其道可以尊敬矣。

子曰。知此者即知敬神之道與。尤西對馬曰。然。

子曰。知敬神之道者。即不更由他道以敬神與。尤西對馬曰。此非予所知也。

子曰。人既知所應敬。顧反由他道而致敬乎。尤西對馬曰。否。

子曰。然則已知敬神之道者。必自由其道矣。尤西對馬曰。然。

子曰。誠然。由其道以敬神者。彼不由其道。即不可與。尤西對馬曰。知由其道者。何故

更由他道乎。

子曰。敬神必由其道。知此者即虔心人也。尤西對馬曰。然。

子曰。知敬神之道者。謂之虔心。此定義適當與。尤西對馬曰。先生之言誠是也。

子曰。人若祈富貴權勢於神者。與愚人游戲何擇焉。

子曰。誠意奉神者。雖菲物。與富人所獻珍重無異。不誠者。所獻雖重無益也。

子曰。生由死來。死由生來。

子曰。竭其力。盡其職。復疑而不決者。祈神決之可也。此即孔子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之意。聖人之言。渾含如此。

若歐人中世迷信神權萬能近世又排棄神明悍然不顧皆愚人之過也

六 智慧

子問尤西對馬曰。今與子論智慧。於所不知者。如何斯可爲智矣。尤西對馬曰。智者於所知見之。所不知者。則非智也。

子曰。智者由其知識而爲智與。尤西對馬曰。舍是何由。

子曰。有知者謂之智。子於此外有所慮及乎。對曰。未也。

子曰。知識卽智與。曰然。

子曰。然則子之一人。凡百庶事能悉知之與。對曰。所知極微耳。

子曰。然則一人之智。不能知萬事與。尤西對馬曰。然。

子曰。然則人各於其所知者。斯謂之智耳。尤西對馬曰。然。鶴狎按聖人有所不能

七 善

子曰。今與子論善。世有一事而利及衆人者乎。尤西對馬曰。無之。

子曰。然則利於甲者。或害及乙乎。曰。往往然也。

子曰。無益之事。亦或可為善與。曰。然。

子曰。然則有益之事。亦僅以其有益於人。斯為善耳。曰。然。鶴紳按。尤西對馬之言。太

廣之世固有能
利衆人之事也

八 美

子曰。今與子論美之定義。萬物之中。若人若甌。若諸物。皆以適用為美乎。尤西對馬

曰。否。

子曰。適用以外。更有所謂美與。對曰。否。無之。鶴紳曰。吾國之所謂美者。每每無用。乃至於人亦然。所謂之人。不如甌。

子曰。由此觀之。美固在適用耳。尤西對馬曰。是也。

九 勇

子曰。尤西對馬。子好勇乎。今與子論勇。尤西對馬曰。願聞之。

子曰。子以勇為細事。無用與。對曰。否。必不然。

子曰。大事當前而不知懼。不慮危。可乎。尤西對馬曰。不可。

子曰。不知虛實。故不知畏。可以爲勇乎。尤西對馬曰。否。此而爲勇。則病狂之人。亦爲勇矣。

子曰。不當懼而懼者。其人何如。曰。是無勇也。

子曰。今有人焉。於危險可懼之事。措置裕如。斯爲勇者。措置乖方。斯爲懦夫。與。曰。然。

子曰。危險可懼之事。措置適當。世之有道者。無以過此。與。曰。無之。

子曰。危險可懼之事。措置失道。世之失道者。無以過此。與。曰。無之。

子曰。人遇危險之事。皆當以適當決心處之乎。曰。然。

子曰。決心處之。斷然無復猶疑乎。曰。然。

子曰。處此不誤者。爲適當之行乎。曰。然。

子曰。若遇此境。爲不適當之行者。非與。曰。然。

子曰。由此觀之。處危險之事。措置裕如。則爲勇者。措置乖方。則爲懦夫耳。尤西對馬

曰善哉。

十 論辨法

色諾芬曰。有人焉。議論無據。欲於夫子所言駁詰。將曰。我舉之人。較子所舉。賢明幹練。爲此論者。則夫子必於所論全部。追遡其第一命題。法如下。

子曰。君以所舉紳士。賢於予所舉乎。人將曰。然。

子曰。然。吾將與子考紳士之本分。人將曰。可。

子曰。有富國之才者。不可不優於理財乎。曰。然。有強國之略者。不可不長於戰術乎。曰。然。出交鄰國。使於四方者。不可無折衝擗俎。化敵爲友之術乎。曰。然。登演壇者。不可無圓滿流暢。調和黨派。使其一致之辯乎。曰。然。

夫子以此議論。令人追遡本源。則真理自明。縱有大反對者。不得不心折焉。按由此

希臘雖將亡。當時選舉尙論道德學術。可使人心折也。而今日中國選舉。有以不論錢爲風狂者。噫。

十一 悅服

色諾芬曰。夫子辯論先定論旨。論旨既定。必根據人人公認之真理。故我所論者。必在正確命題之下。以我所知。夫子發論。常用此法。故使聽者心悅誠服。

夫子曰。荷馬以尤理西士。有辯士性格。夫尤理西士者。亦荷馬理想人物。凡其所論。悉本於人人所信之真理也。

色諾芬曰。嘗聞諸夫子。明辯者之會友也。討論事理。別其同異。區分部類。苟得此術。則知爲學之樂矣。何者。由明辯故。詞令敏捷。祛人之惑。以達己志。此教人良法也。可不務乎。

美人第十三

色諾芬曰。雅典有絕世美人曰提都達。Theodora行多放逸。或謂夫子曰。提都達甚美。畫工多就而畫之。夫子曰。人之所言未知信否。可訪諸其家。衆人悅。乃同訪提都達。時畫工畫甫畢。提都達無事。夫子語同人曰。諸友思之。我等得見提都達之美。而謝提都達乎。抑因我等榮顧而提都達謝我乎。二者孰利。利在彼者。彼謝我。利在我者。我當謝彼也。何以故。提都達經我等稱美。故美名益著於世。然我等此行。究何所得。毋乃可憐。雖然。至感謝如何。則任彼意可耳。

提都達大喜。曰。公等辱臨。妾深感謝也。

入座移時。見提都達妝甚艷。室中陳設華貴。其母與婢等。服飾稱是。

夫子問曰。卿有田宅。畜奴隸乎。提都達曰。否。妾無長物。但恃朋友惠顧耳。

夫子曰。朋友者至善至貴。世無比者。得一良友。勝於千金。卿能使愛者日多。斯善矣。提都達曰。妾欲多得良友及愛我者。亦有其道乎。

夫子曰。其道甚多。夫欲得知己愛我者。有得其心之法。有通情於彼之法。有以愛盡情之法。

提都達傾耳聽之。猶未喻其旨。忽驚問曰。君盍使妾多得良友乎。

夫子曰。卿能得予辯才者。必多得良友無疑。

提都達曰。可學乎。夫子曰。可。卿須自悟也。

曰。然則願先生常臨賜教可乎。

夫子笑曰。不幸余公私事忙。無多顧之暇。且余有數情婦。夜夜不使予外出。彼等善得余魔術。常蠱惑余心。故耳。

提都達曰。君善奪魂術乎。

夫子曰。然。卿試思之。若雅比度露。若安度西內。何故不能離余乎。若開伯士。若孫美

雅士。皆自鄉里遠來。而在余門。是非余有奪魂術之證與。按諸人皆蘇子之徒耳。

提都達曰。願以此奪魂術教妾。妾更以此術施之。君使君常惠臨。

夫子曰否。余但以此術施之。卿令卿常來余宅可也。

提都達曰。君若歡迎妾者。妾必入門請益。

夫子曰善哉。卿必一人自來。余專設二人席相候也。鶴神按提都達沙請益之說。猶曹交之受業於孟子也。

按蘇聖與提都達語。圓熟流利如此。孔子見南子足使其拜服。而環佩之聲。徹於外者。亦必有妙教。子路不悅。世無傳焉。

蘇子曰。勿近美人。近則罹殃。當遠避之。

子又戒接吻。曰。噫。禍事。試思之。與美少年接吻。其禍大哉。失精神之自由。得污穢之

快樂。耗無益之妄費。失爲善之力。損理智之性。可賤可惡。自爲犧牲。戒之戒之。按

吻之俗。自昔西方聖哲已深戒之如此。而至今不革。吾國入方學焉。不亦怪哉。

子曰。美人之害。甚於毒蛇。此與佛語同。

子曰。古人常以暗箭飛矢。喻惡之傷人。夫美色者。傷人於微。令我不覺也。

政治第十四

一 政體

色諾芬曰。夫子以君主政治。與壓制政治大異。基於民意。遵自主國法律施治者。名曰君主政治。反乎民意。不從自主國法律。任己意而施治者。名曰壓制政治。以法律所定資格命官者。爲貴族政治。由財產而任命者。爲富豪政治。由人民全體而任命者。爲民主政治。

一一 王與總統

子曰。所謂元首者。非謂其位高也。非謂由公舉而得權力也。非謂由暴力詭計而得之也。謂其知治國之道耳。

於甲乙丙丁衆人中。以甲爲施治者。乙丙丁爲被治者。各盡其務。譬如行船。以熟習船事者爲施治者。船上人遵其指示耳。

子曰。紡績之事。女子指示。男子不得不遵命。女子知紡績而男子不知故也。

或人問曰。獨裁之君主。可不從賢人諫諍而自由乎。子曰。否。不從賢諫。殃咎必至。凡事皆然。

或人問曰。獨裁之君主。可戮其賢臣與。子曰。子應識之。戮賢臣者。必蒙其殃。殃雖未至。終底滅亡。

一二 政治家

按蘇子主賢人政治。故其說至弟子柏雷圖之理想國。而大成殆近孔子之大同學也。

蘇子謂美濃曰。所謂國家有用之人。非但以其有智識。亦以其有正意見也。故人間唯一真導師。須有知識及正見。是爲真導師。何則。真師者。非但指示人偶然事物而已。美濃曰。然。

蘇子曰。前既言之。道德不可以教而得。蓋道德非智識也。按此語極精。所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而况詞章乎。而况以外者乎。美濃曰。然。確非智識。

蘇子曰。夫德智二者。智識已被排斥。然則彼以智識立於政治上。而指導吾輩者。殆不可與。美濃曰。然。

蘇子曰。若德米克利士及亞紐士。無智慧與賢德。而統治國家。致不能馭衆。何以故。彼等未以德義立智識基礎故也。美濃曰然。

蘇子曰。政治家無基礎之智識。而經國道民。彼所謂正見者。殆如廟中卜卦人。其所。以語人者。雖言之諄諄。實并不自知其所言伊何耳。美濃曰誠然。

蘇子曰。如是等輩。於其一己所作。爲毫無自覺心。然竟以偉大言行告厥成功。吾等得不稱之爲神聖與。美濃曰然。按此滑稽語也

蘇子曰。然則彼廟中卜卦人及預言家。若詩人亦神聖與。誠如彼政治家者。可謂得神之靈感。帝之光照者矣。何以故。彼輩於一己所談論。茫不知其所以然。而遂敢爲壯語也。美濃曰然。

蘇子曰。政治家多爲無教育者。其天性無道理之存也。美濃曰。有味哉君之言。

蘇子曰。君應先使一己悅服。再使吾友亞紐士等悅服。然決勿激動之。若能使彼悅服。君可謂利益吾雅典國矣。

四 政治人才養成法

雅里脫泊者。蘇氏弟子。食色眠臥無節。蘇子欲誡之。問曰。

雅里脫泊。吾問汝。今有二少年。欲從汝學。以誘導之。任屬汝。其一人願爲政治家。一人則否。汝將何以教之。使各自立。與夫陶冶德性。飲食爲先。今試於飲食中。論育才之法可乎。雅里脫泊曰。唯。

蘇子曰。吾人非食不生活。故養人才以食爲先。然則食時索食。人之天性。與雅里脫泊曰。然。

蘇子曰。食誠重矣。然卒值大故。必先盡職而後食。欲養成後食習慣。此二生者。孰要。雅里脫泊曰。政治家爲要。使其異日從政。勿怠國務也。

蘇子曰。夫人渴則思飲。然卒遇大故。必先盡職而後飲。政治家當養成忍渴習慣。與雅里脫泊曰。然。

蘇子曰。當大任。須夙興夜寐。甚或徹夜不眠。故眠臥當強制有節。欲其眠臥有節。此

二生者。孰要。雅里脫泊曰。政治家爲要。

蘇子曰。夫執事不避勞。敬職服務。二人孰要。雅里脫泊曰。政治家爲要。

蘇子曰。決策制勝。必資學識。二人孰要。雅里脫泊曰。政治家爲要。無此學識。雖有他器量。無所用也。

蘇子曰。不見禽獸乎。或以貪食而投羅。或以嗜飲而墮阱。其初遇羅阱。未始不疑之。然終惑於利欲。養其智慮。吞餌被捕。遂殞已身。此非吾人所熟知與。今養成政治家。欲耐飢渴。勞苦亦當以禽獸爲戒。勿迷亂於嗜欲而亡身乎。雅里脫泊曰。唯唯。先生言是也。

蘇子曰。夫鶉及鷓鴣之就捕也。捕鳥者常僞作其鷓聲而誘之。汝知否。曰。然。曰。鳥以好色。故入籠中。非困於愛戀。以自殺故耶。雅里脫泊曰。然。

蘇子曰。夫禽獸以貪色而喪身。可謂愚矣。曰。然。曰。人之愚也。類於動物。爲色所困。非人之恥與。彼耽於淫荒。不畏人言。不懷刑威。不知羞惡。男曠其職。女廢其業。鑽穴

隙相窺。卒危其身。何不思與。雅里脫泊曰。然。吾思之。

蘇子曰。有事於國者。或從戎。或力田。或趨工商之業。皆無安居。夏暑雨。冬祁寒。若不鍛鍊其身。以耐寒暑。非情人與。雅里脫泊曰。然。然則汝欲養成政治之才。必使有耐寒暑之習慣與。曰。然。

蘇子曰。若汝所言。必能忍飢渴。制睡眠。捐色欲。耐寒暑。乃可以從政。其不能者。必不可使爲政。與。曰。誠然。今之從政者何如

蘇子曰。雅里脫泊。然則汝何人也。治人與。治於人。二者何居。

對曰。雅也。必不可以治人。能庇其身。自給無匱。已覺其難。況欲庇全國。責望羣集。萬事叢脞。不其愚乎。身當國而居民上。生聚教訓。民皆賴之。舉措失理。邦有常刑。可謂愚矣。且吾家有僕。必將役之。民視執政。豈使安居哉。僕理家事。飲食衣服。米鹽巨細。其必責供焉。國有執政。兆民所庇。凡百福利。將於是乎取之。身累既重。又須督其屬下。故雅也。願屬於人。較爲安樂耳。

蘇子曰。治人與治於人。孰愈。汝知之乎。曰。願聞之。曰。當今之世。列國並立。羣族逼處。汝所知者。波斯在東。威服小亞細亞。叙里亞人。腓尼基人。呂底亞人。皆其屬也。沙基在西北。威服歐洲。馬夏人。今阿速海近處之住民隸之。迦太基在南。威服非洲。呂底亞人。俯首聽命焉。是諸族者。治與被治。孰爲安樂。且卽我國內之希臘人。觀之。治人與治於人者。孰爲安樂乎。

雅里脫泊曰。我不願爲奴。希臘被治者卽爲奴之土人也願居施政者與奴隸之間。此安樂之道也。

蘇子曰。否。由子之言。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妄想耳。庸有當乎。雅里脫泊。汝爲人生天地間。不願治人。又不願治於人。汝亦知強凌弱。衆暴寡之道乎。夫優之侮劣。無所不至。踐其禾稼。據其倉廩。彼劣族者。不能戰死。乃飲泣爲奴。其主人雖壯健。坐視老弱。奴隸之勤苦而弗恤也。汝知之乎。

雅里脫泊曰。然。但吾可免此厄。將旅行而適異國耳。曰。然。汝之言。名言也。若爲旅

客。今其時矣。不見席尼司尸龍。及普牢克拉德。西西亞處死。方處死刑乎。方今之世。安樂無害者。其旅客哉。今之治國家者。制法作律。以防諸害。內衛其民。而外結其隣。深溝高壘。以戢四境。繕甲厲兵。以待不虞。合縱連橫。然猶未免害也。汝乃孑然一身。無城郭甲兵之衛。無盟約之誼。涉關梁而歷險阻。將何以免乎。且每適一國。則必較其全國人民爲孤弱。羈旅無依。禍害忽襲。豈復可以時計。叩奈爾曰。言羈旅無依者。無定所無保障。止由甲國適乙國。由乙國適丙國之人耳。汝以身爲外人。可安全無害與。汝信商旅往來道途者。較他人爲安全與。今有一奴。無益於主。飲食起居。享受厚遇。若此奴者。誰則養之。汝爲主人。能供其求。不防其盜與。不加桎梏。而制其逃亡。與不加鞭朴。而懲其怠惰與。

雅里脫泊曰。此何待言者。予將懲罰矯正之。必使服務而已耳。雖然。先生所謂養成政治家者。以予觀之。與貧困之奴隸何以異。雖出己意。而忍飢渴。省睡眠。捐色欲。耐寒暑。其所受苦等耳。夫同此肌膚。等受鞭笞。或出己意。或由人意。又何擇焉。

且出於己者。毋乃更愚乎。

蘇子曰。不然。二者相去有若天淵。汝知之否。夫自飢者非不得食。自渴者非不得飲。若飢渴由人。則欲脫而不能矣。且耐苦者有希望之樂。而被者其苦無窮期也。胡可比哉。

不見夫獵者乎。馳驅奔走非不勞也。然所獲足以相償而有餘。故凡士之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者。或欲富。家強國。或欲殲其敵。或欲忠其友。疾疾憂患。動心忍性。而眞精磅礴。自有樂地。安其志。尊其品。令聞廣譽。榮於衆。此其所以爲樂也。

雅里脫泊。汝應當知。目前怠惰之逸樂。其時甚短。故操練師常誡弟子曰。惰於操練者。體格不良也。若勤勉克己之樂。則尊貴永久。古先哲人不我欺哉。海雪德

希
名詩
家言曰。

惡德之路。近而易尋。惟甚滑耳。善德之路。長而難至。始於崎嶇。終於坦蕩。神明之光。永久不滅。

愛比加馬詩曰。勞動之神。買我百珍。貿易也又曰。哀汝愚夫。勿耽少息。失汝多福。

蘇子曰。詭辯派學者。普牢其加氏。述海爾求力。土樓伊戰時有名之英雄修養德性之言。殊爲有

味。其略曰。

海爾求力。年少時。志向未定。屏居凝思。惑於取捨。見二女子。其一衣裳素淨。容止端靚。其一衣飾艷冶。顧盼生姿。趨而進曰。

海君有疑乎。妾爲君決之。妾將導君以坦途。安樂無苦。而出人上。君欲求樂。勿爲軍事政牘。而煩其慮。人壽幾何。旨酒佳肴。美色好音。香味溫膩。燕寢溫室。君欲得此安樂久矣。苦乏其術。今信我言。此樂可不勞而獲。不寧唯君。凡得妾祕術者。莫不成功。以去。獲自由之樂矣。

海爾求力聽已。問女之名。答曰。妾友錫我嘉名。號爲幸福。然仇我者。呼爲惡德焉。其一女亦至海前。告之曰。海爾求力。妾夙知君家庭。且於君少時。察君性審矣。苟從妾言。君可奏膚功。成偉人名。垂不朽。德洽後世。若操左券。勿以暫時逸樂。敗一

生大事。神明可證。決不相欺。何以故。不能勤勞刻苦者。天不佑其成功也。且君欲承神惠。則勿慢神。求助於友。則先助友。欲博社會名譽。先謀羣衆公益。欲全國嘆其功德。先增國家光榮。君知田乎。期豐穫者。必易其田疇。君知牧乎。求孳殖者。必時其飼養。君欲攘敵國。固邊圉。必精究兵法。振興軍政。欲固肌膚。強身體。必鍛練精神。勤勞克治也。

於是惡德女聞之。遮而說曰。海君此德義女所言繁瑣。其道太艱。人所難行。何如妾所道。君者。平易而愉快也。德義女曰。海爾求力。君願終言之。君欲快樂而怠於有爲。則其真樂亦罕矣。夫快樂感覺。由欲望。天機之自發。若未飢強食。雖佳肴不旨。未渴強飲。雖甘露弗美。未倦而眠。雖錦衾角枕。不得安眠也。

是故君雖有不死之靈魂。而神明不格。雖有善良之朋友。而反唇相譏。天下頌君之美音。而君不得聞。至美之景。與君所親製之物品。而君不得見。言不見信於人。求不見應於友。少而無能。長而孱弱。飽食昏眠。衰老將至。韶華枯落。悲歡窮廬。庸

有益乎。

我之一身。道德良友。而神明同氣也。通乎上下。徹乎幽明。罔能舍我而成功。凡敬我者。神佑而人尊之。我於工人。協心戮力於傭主。信實保護於僕婢。慈惠扶助。無事則鼓吹。平和警急。則救濟困厄。是故我爲一切善人之良友。

凡我之友。皆飢然後食。故百物入口。成甘味而易消化。勞動既倦。然後就寢。故無惰夫不眠之病。吾乃今知不眠症之治法矣。若有事則減損眠食。勿荒職業。亦無所苦。少敬其

長老。慈其幼。追憶往行。無悔無吝。勤於職守。無憂無慮。功成而安樂。沐惠於神明。朋友愛之。國人敬之。大命既終。令名不朽。讚歎無盡。永及後世。

海君君承父母遺體。尙其勉行。履此坦途。保汝無疆之休。

普牟其加氏所述海爾求力受德義女神誠語。較余所記詞采尤美。余不能悉記也。按希臘人好慕女神。殆天竺教風西漸與何其也。與法華經中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化身同意也。是故雅里脫泊。應深鑑此訓。早

自反省。無貽後悔。

兵法第十五

一 兵法

色諾芬曰。聞諸夫子。人有慕顯秩者。夫子教以執務之道。

戴蘇德雷。梯阿士人。尤西對馬之弟。初於雅典。教授兵法。至雅典。夫子門人有願爲

將軍樹功名者。夫子謂之曰。

小子。欲爲將軍。遇研究兵學之機。而忽過之。無志也。有人於此。不知雕像術。受國家聘。事雕像。必遭顯辱矣。況兵凶戰危。干戈在前。危亡在後。民命係於將軍。將軍勝任。則國蒙其福。否則受其害。是故徒望將軍之位。而不患所以立其位者。刑罰隨之矣。今之願爲將軍者。何如

某弟子學兵法於戴蘇德雷。既卒業。復至門下。夫子欲諷誨之。謂弟子曰。二三子。此少年既學爲將軍矣。如詩人荷馬。以亞加萌農爲貴人代表。卽爲高貴之人矣。必學琴者。雖未應用於樂器。已爲琴師。學醫者。雖未施診。已爲醫師。此子雖未拜將。

軍。然已可爲將軍矣。故居其職而無其才識者。雖天下之人舉而任之。猶不足爲將軍也。

夫子又謂少年曰。吾黨誰可爲子之步兵騎兵。以供指揮者。必問諸子。子從戴蘇德。雷受兵法。從何始乎。

少年曰。所受者兵法耳。兵法以外。無所及也。

夫子曰。雖然。兵法止爲將軍之一事耳。夫將軍者。凡於戰爭之事。必皆精練。試舉其要。籌餉以飽士卒。必富於計略。敏於機變。智慮周密。堅忍不拔。仁慈而嚴。勇決而當。自衛也密。防敵也周。胆大心細。不吝散財而兼行貪欲。不諱一時之強奪。而兼計永遠之平和。此外時勢人情。條理繁多。不可不悉知也。

至於兵須熟練。此不待言。夫無紀之兵。與節制之師。不可並論。譬有羣材於此。若土若石。若磚瓦。若材木。聚而不用。終於腐朽。若佈置有方。分上下。建方隅。架其中。而覆其外。遂成宮室。民人庇焉。用兵有法。亦如是耳。

少年曰然。先生所言正合兵法。吾人出兵。剛勇者居前。怯弱者居後。前有引導。後有督促。排列有序。正以此也。

夫子曰。戴蘇德雷氏。以辨勇怯之法授足下。此誠要矣。否則子但空言。不能措施。何益。如戴蘇德雷。積貨幣而排列之。前後置真貨。中置贗貨。並教子分別真贗之法。則子所學爲有用。否則空言而已。

少年曰。戴蘇德雷未授此法。在吾人自判其勇怯耳。

夫子曰。欲免誤選。其道如何。不可不考也。少年曰。願之。

夫子曰。今聚衆而奪人金。排列吾衆。以貪者居前可乎。少年曰。然。

夫子曰。當行軍時。冒死蹈險。若不使喜功名者奮而先登。毋乃不可乎。少年曰。然。喜功名者。冒險前進。此不難知也。

夫子曰。師旣教子軍隊整列之法。亦教子於何時。用何法。以指揮各部乎。曰。未也。夫子曰。軍隊整列。乃用嚮導之法。因時隨地而不同。其不同如何。曰。此亦未教也。

夫子曰。小子。然則可還問汝師。彼若知其法。且知恥者。必反子之束脩矣。

一一 選將

有被選爲將軍者。夫子遇之。謂曰。昔荷馬稱牧民者爲亞加萌農。子知其意乎。夫牧者之於牛羊。計安全。備食物。將軍之於兵士。亦必計安全。備糧食。養兵之法。必周必盡也。且子知荷馬所以頌亞加萌農者乎。其言曰。

天下可貴有二。曰愛民之賢王。與克敵之勇將。若亞加萌農者。臨敵對壘。不能援桴而鼓三軍之氣。何以爲勇將。貪位利己。不能慰安兆庶之心。何以爲賢王。故國民公選爲元首者。非利其一人之身。將使圖公衆之福利也。

選王有之。選將亦然。國民之選將軍也。欲其運謀決策。克敵致果。威外而靖內。功德加於百姓耳。故被選人必盡力副選舉者之望。望高者責亦重。將軍若負選舉人之初志。辱及其身矣。

是故子有將軍之責。應盡爲將之道。知部曲甘苦。追良將風誼。其庶幾矣。

司馬穰苴曰將受命

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日則忘其身。

二一 騎兵

色諾芬曰。有被選而赴官者。騎兵士官。夫子語之曰。子懷何志而爲騎兵士官。將謂騎

兵爲前鋒。爲國人屬耳目。與若然者。騎射之士。先於騎兵士官。不尤榮譽乎。

對曰。先生之言是也。予非好前鋒之榮譽。何者。彼病狂之夫。國人亦屬耳目也。

夫子曰。然則子願改良騎兵。爲國矜式。國家有事。爲將帥而立赫赫之功耳。曰然。

夫子曰。能償此願。其榮多矣。抑子之職。在人與馬。其不可不盡心與。曰然。

夫子曰。然則子之所先。當改善馬法乎。少年曰。予未及此。此非予職也。騎士各自注

意其馬可矣。

夫子曰。子爲騎官。若馬病蹄。或踣弱。或體失調。水艸不適。則部下何能率馬以從。又

使子馬。訓練不熟。肄習未馴。狂奔不止。又使子馬。頑強難御。近則蹄嚙。不堪羈勒。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子率騎兵。將何用之。而子又何以將此騎兵立功國家乎。

對曰。誠然。謹受教。當盡力改善馬法。

夫子曰。子亦思改善騎兵與。對曰。然。將勉爲之。曰。子所先務。當使其習練馬術乎。曰。然。當使墜馬時。不假他力。超馬而乘之。

夫子曰。兵遇敵人。能如平日操演。擇平沙地而戰乎。抑隨地而戰也。答曰。隨地遇敵。安能擇哉。

夫子曰。子能使壯士馬上刺敵乎。曰。可。曰。使騎兵力戰。鼓其精神。作其勇氣。亦有道乎。曰。然。吾方圖之。

夫子曰。子用何法。使部下服從與。不服從者。則不能奮其勇也。對曰。誠如尊命。爲將者。當使士服從而用命。願先生教之。

夫子曰。人莫不服其所信。病人信良醫。船客信舵工。農民信老農。夫騎兵亦然。深於專門學術者。人必服從之矣。

曰。若予之騎術。遠優於衆。能使人信服與。曰。否。必知服從而獲安全之福。然后樂

從耳。此蘇子福德實利主義之無乎不在也。

曰。然則使衆悅服。其道如何。曰。此非易事。但較以巧爲拙。以惡爲善者。易使信耳。騎兵士官又問曰。騎兵司令官。當有演說之才。須練習乎。

夫子曰。子能默默而指揮騎兵乎。子夙所有生活常識。非由談話而得與。生平所識良友。與生活智能。非由談話而得與。且善教人者。非皆知要道。發正論。能雄辯者與。

且子知我雅典之供神樂隊乎。雅典之俗。遺舞蹈者及樂工赴德羅市。每年一次。五年一大舉行。以供亞波老神遺宗教代理員時亦派此歌舞隊。皆名工也。其勇壯美容。與他邑所遣者競。無愈雅典者。子知之矣。曰。然。

曰。子當知雅典人所以卓絕羣族者。非音聲之美也。非身之長大也。非腕力强壯也。由其愛事功。重名譽。易受刺激。以奮其心力耳。曰。然。

夫子曰。子欲盡力雅典而改善騎兵。當振興其國風。使之愛事功。重名譽。各整其伍。

舍身以當勁敵。此吾雅典民殊性立國之本。不可忽也。我國人其鑒諸曰然誠如先生言。夫子曰。子其知之。欲教練其衆。當本此激勵之發皇之努力。從事子與國家實利。賴焉。其勿怠。

四 大將之才

尼可馬克德爲理事官。赴選舉會議而歸。夫子途遇之。問曰。被選爲軍隊司令。何人也。

尼可馬克德喟然歎曰。予未當選也。予束髮從戎。自小卒累進至騎兵將軍。被堅執銳。數數臨陣。身受重創矣。言次披胸示其創痕。且曰。雅典人竟忘予功。舍我不舉。今舉爲騎兵司令者。乃安低失尼也。彼經營財利之人。烏知騎兵爲何物與。夫子曰。然則今可賀子矣。夫安失低尼。理財家也。明於錢財出納之法。可以糧食無缺。餉俸充裕矣。

尼可馬克德曰。如先生言。財政出納。或其所知。但此與爲大將何與。

夫子曰。安低失尼。富於名譽心人也。凡重名譽者。其所經營。必務優於人。此爲大將之要也。按此與左傳晉先軫論卻毅說禮樂而敦詩書可以爲將其理相通且安低失尼。管理演劇。人咸稱善。子所知矣。

尼可馬克德曰。雖然。演劇之事。與軍事何與。

夫子曰。安低失尼之管理演劇也。不解音樂。不知演劇法。而善用人。委專精其事者。以奏成功。今以此法移於兵事。勝算可操矣。安低失尼者。欲博大勝之功。必不惜費。爲國盡忠而無厭者也。

尼可馬克德曰。如先生言。善管理演劇者。亦精於治軍旅乎。

夫子曰。子當知之。凡成事在判斷其要而措置之。無論演劇治國治兵。其收效可預期耳。按聖人之論人才從公理根本上解決此與孔子不許暴虎憑何而曰我戰則克相通觀於諸葛亮王陽明及最近曾文正之能用兵又觀通州張氏以文人而成一大實業家爲中國模範縣亦此道也然則教育家修養家可以勉矣

尼可馬克德曰。如先生言。長於理財者。亦長於治兵。吾不解也。

夫子曰。然則以理財與治兵並論。亦有同與。夫理財與大將之要務。非在使部下服從與。尼可馬克德曰。然。

夫子曰。二者皆欲人服從。皆因能而授職與。皆賞善而罰惡與。皆賴親友之援助與。皆欲保護所屬以全其職任與。

尼可馬克德曰。在平時雖有相似。然緩急警備時則大異。夫子曰。二者不皆有對敵與。尼可馬克德曰。然。然則各以其長。不足以當敵與。曰。理財之事。臨戰安所用之。

夫子曰。否。理財實戰時之要也。理財家於國家勝敗之故。皆深知之。於軍事。因其利而除其害。百事豫備。勝算在胸。然后決策臨敵。如無勝算。則避而不戰。此可謂理財之大將矣。尼可馬克德。子於安低失尼。當選爲大將也。勿嫉勿輕。齊家治國。不過大小之差耳。要之。有人民。然后有政府。有財政。苟無人民。政將安施。故立朝施政者。卽居家治家之人也。善治家者。必善治國。治小事而誤者。不足以治大事矣。

哲學第十六

蘇子曰。好究眞理。是謂哲學者。

蘇子曰。徒觀萬物之美而不審其源。（絕對美）雖導以美識而不能知。若爾人者。覺與夢與。

又曰。世有夢想者。無覺無夢。不知善觀萬物。致虛實顛倒。眞僞混同。此眞夢耳。人能審美本源。於其觀念。自來精密分析。而不誤物爲心。誤心爲物。可謂大覺也已。

蘇子曰。哲學家德黎氏。測天而陷於井。其婢土拉加見而笑之。以其明於天上而暗於足下也。此婢之語。敏捷奇警。其笑德黎者。凡哲學家皆所不免。夫哲學家固不知其鄰人之事也。

蘇子曰。質言之。哲學者。所急貴乎自知。然其身果爲動物乎。爲人乎。或不知耳。又曰。哲學者。極迂闊。故人疑其無能力。

蘇子曰。哲學者。譬若製裏衣。製鹽梅。其業似無用。然不可輕之。凡外觀之智識。若政

治家技藝家皆粗俗智識耳。按蘇聖高視哲學而視政治藝術為粗又病世之空析平易精確一切恍惚游疑迎刃而解此其所以兼小大備精粗徹內外而成爲大聖也

色諾芬曰。夫子常言。學養生者。勿但聽學說。須自考其衣服飲食適於己身者。蓋自知必至明。自知即良醫也。

又曰。夫子嘗論幾何學。即形學曰。吾人於買賣田宅。分配財產。欲其無誤。故學量地法。

由此推之。測量全地可也。然夫子以爲幾何學者。專究其極。徒亂人意。未爲善也。

如徒精深數理。而乏人生必需知能。則幾何學何用乎。故當爲實用之學。勿好奇

而驚高遠。此學者所當戒也。此事凡學者皆當知之。若國民教育尤要。近人所倡實用主義職業教育是也。

蘇子曰。哲學者研究生死之學也。夫人精神高潔。不污於肉慾。死後靈魂永遠不朽。

若但尊重口腹肉慾之神。而甘爲奴隸。力竭身亡。死淪畜生道。實可哀愍。按此則同佛輪

迴說楞嚴經卷八詳之

又曰。人品高下。不在受束修與否。世之教人者。非授德義於弟子。志在圖財鬻身而

已。憂世憂人之君子。不屑爲也。按蘇聖教人不受束縛蓋矯當時詭辯派眩其繁

佛受人禮拜供養坐上座乃爲說法所以尊其道也若夫鬻身授教之訓則對於今之從事教育者爲冷水澆背矣

又曰。自知一語。世界格言。無更優於此者。

又曰。自知者非徒知己姓名。應自省其責任。適於何業也。

靈魂第十七

子曰。靈魂所以不滅者。恒自運動故也。凡被動者。其動也有時止滅。而自動者。永無止滅。自動者。萬物之原。謂之太始。太始者。常自存。非有賴以存。有賴者。由物生。太始能生物。

自存者不滅。何也。滅者非太始。太始無二。故萬物歸一。

自存者爲運動之太始。不生不滅。

色諾芬曰。予聞夫子與雅里對馬論神明矣。雅里對馬者。小童也。慢神不敬。且侮嘲敬神者。夫子謂之曰。雅里對馬。子語我。子於世有歎賞敬服之人。與雅里對馬曰。有之。

夫子曰。願聞其名。雅里對馬曰。詩史家若荷馬。以至某雕刻師某畫家是已。

夫子曰。何謂優良藝術。夫雕像取其無精神無生氣者乎。抑取其生氣靈動者乎。雅里對馬曰。取其生氣靈動者耳。且此動物始造者皆有命意存乎其間。非偶然也。

夫子曰。雅里對馬。今有二藝術於此。甲所製者。其命意如何。不得而明。乙則良好適用。此二者孰爲偶然之結果。孰爲叡知之結果乎。雅里對馬曰。良好適用者爲叡知之結果也。

夫子曰。試就造物而察之。其賦畀人者。內具五官。外有百體。使相感應。目可視色。耳可聞聲。益孰大焉。否則有芳香而無鼻。有甘旨而無口。不亦難乎。夫目之爲用巧矣。能視萬物。臥而不用。則閉瞼以護眸子。有睫毛以防塵侵。有眉毛以禦額汗。有兩耳以別萬聲。前齒嚙肉。臼齒嚼化。唯目與鼻。辨物良否。口居其下。部位適宜。此外感官易起不快者。則隔置遠部。凡諸機能。秩序井然。各有相當保護之力。夫如是焉。得謂爲偶然之結果與。抑有因而致然與。

雅里對馬曰。是必有鍾愛人類者使然耳。

夫子曰。造物者。賦動物以生殖之性。與之機能。使好生惡死。以慈其幼。無不至焉。子能知其故與。

雅里對馬曰。以予思之。造物欲使動物保護其後。用意深矣。

夫子曰。然誠哉是言。吾更問子。子主無神論。謂宇宙間無所謂知力。今就子之身心言之。身者大地水土之一部。若身外無所謂智力。則子身心智力何自而生。子之身心知力湛存。無可疑者。凡宇宙間萬象森羅。皆所目擊。然子猶謂大造無智力之存。萬象皆偶然結果。其故何與。

雅里對馬曰。雕像繪畫。則雕師畫伯所作。人皆見之。若森羅萬像。雖有造物者存。無人得見。予不能決也。

夫子曰。子之精神主宰全體。亦不得見。吾人行爲亦偶然。與於是雅里對馬。矍然改容曰。先生。予非蔑視神明者。然神明至大。無所不充。予茲藐焉。猶滄海一粟。安用予爲也。

子曰。否。子誤矣。神不求人頌禱。但人不可無頌禱之義耳。

雅里對馬曰。神果主人事者。予敬禮拜。

夫子曰。子尙未知神之主人事與。凡動物五官。視聽嗅嘗觸覺。極爲單簡。人類首出。明足察遠。智足圖大。解事理。善自衛。較諸動物。四足拙滯。口不能言。心不能思。嗜欲快樂。限一定節候而不變者。人之隨意享受。可謂大幸矣。

此猶言其形體也。至於精神。尤感神惠。夫動物能禮拜讚頌於神乎。能以其力免寒暑飢渴乎。能修學術以治疾乎。能博聞見而記憶乎。人獨能之。由其稟賦優也。使人身軀如牛。雖智力俊秀。何以發揮運用之乎。彼動物雖有人之身軀。而無人之神智。終不能儕於人類耳。

夫造物以此完全形體。知識畀人。尙言神遠於人事與。

雅里對馬曰。神苟主人事者。則如先生言。但凡我所應爲。神何不諄諄啓示乎。卽後篇所

謂神啓

夫子曰。神既啟示。雅典之人矣。何獨於子而遺之。古來知識最富之君子。其虔敬神明之念最深。凡人年齒高閱。歷精判斷。力確則信神明以爲依歸耳。

我所愛之雅里對馬乎。子其念哉。子有精神。常主宰子之身體。宇宙有大精神。主宰天地萬物。勿以人之視力不能及遠。而謂神明不能遍觀也。子之精神不能同時而知雅典埃及西利之庶事。若謂神明亦不能者。妄也。吾人有時試人之心。智察其感恩之誼。驗其明敏之才。惟神亦然。常於人敬慢而觀其存心焉。故信神者。敬拜必誠。夫神視聽萬物。無乎不在也。

敬神第十八

一 尤西對馬

色諾芬曰。夫子以德行虔心。二者爲國家柱石。若不善行。此凡導人以善。毋寧導人以惡。故於門弟子之從政也。必誠以敬禮神明。又常以神智無上之說。示人虔心。予嘗聞夫子告尤西對馬矣。

夫子曰。尤西對馬。子知至善之神明。錫人百福與。曰未也。

夫子曰。人不可一日無光。子知之矣。夫光者神所惠照。子不知與。尤西對馬曰。然。無光。吾其盲矣。

夫子曰。人不可不休息。最適休息者。莫如夜。夜亦神明之賜。子不知與。曰。然。誠如先生言。吾人不可不感謝神明而頌贊之也。

夫子曰。晝有日光。故見萬物。知時節。黑夜有月。星辰羅列。此皆神明之賜矣。曰。然。夫子曰。人而無食則死。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草木穀果。供人所需。皆神賜予。子未之

思與。尤西對馬曰。然。以予思之。神明降我百福。而不取值。此惠愛吾人之證矣。夫子曰。神明之惠。下施水土。長育果穀。天降雨露。錫以光熱。俾臻成實。百物大熟。民以安樂。惟彼化工。誠可歎羨。陽暉時。晝夜分。自非愛此下民。何以至此。尤西對馬曰。然。神明之惠。誠無極也。

夫子曰。背冬涉春。旭。日北回。萎艸萌動。野。花開敷。穀。果既實。歲。功告竣。日。則南至。殺。其炎熱。達。其定線。日。又北返。免。人凍死。寒。暑變化。莫。知所窮。日。光照人。或。近或遠。不。達其極。令。人難堪。四。時以行。百。物以生。非。神明至善之證乎。

尤西對馬曰。由此觀之。神以萬物悉供人用。唯下劣動物無益人耳。

夫子曰。動物皆天生以利人者也。馬。牛。犬。羊。及他動物。其利豐於土田。牛。乳。乾。酪。禽。鳥。之肉。其利厚於穀果。畜。養於人。充。給國用。緩。急足恃也。

尤西對馬曰。然。動物之力強於人。而性則馴良。服。人命令焉。

夫子曰。吾人受神之利益。尙有可頌謝者。更。端舉之。天。生萬物。美。形殊貌。足。悅人之

耳目口鼻。

賦人悟性。與以理智識。辨別事物。得失利害。究其性質。積其經驗。判斷善惡。

天與人以言語能力。互通意志。制定法律。國賴以安。

不寧唯是。又使吾能明察未來。示人所向。尤西對馬。子當知敬信神者。智燭幾先。處世有道也。

尤西對馬曰。先生盍祈神明。示一切事當爲與否。使先生首出庸衆。爲人所親愛乎。夫子曰。子旣知予無妄言。予爲子證之神者。主宰萬物。無乎不在。可由其粲著之事

業。默會其常存。而不可以目視也。

按此與周易繫辭及揚雄太玄經意相通

神造大地。永遠住世。盡善盡美。神生百物。賦以命源。萬世無窮。一切品類。同歸一途。無有異法。神不可目視。而可以功業知。譬如仰天見日。而不可注視。視必目盲。神之爲神。亦復如是。又如電光四射。時觸百物。何時停止。歸於何處。則不可知。神亦如是。又如飄風。鼓吹萬籟。而人無能目視風者。唯神亦然。此與中庸末卷意多相類。佛經亦多此理。

又如人身精神。運用無方。至爲神妙。而人無有見精神者。尤西對馬。目雖不見神。勿疑神之不存。神者。卽顯而徵其微。卽天地之間。識其彌滿之性。運乎萬物之中。行乎萬物之上。具元亨利貞全德者也。故子於神。當誠心敬事而崇拜之。

尤西對馬曰。謹受教。不敢復忘。人沐神明之惠。而不自知。誠可哀哉。

夫子曰。子勿憂。世有祈禱者。常以神語告人。勸人供神。成爲國俗。則遵之可也。是故人生天地。各稱其力。能敬神者。最可稱歎。不憂不懼。有求必應。謂鶴神按蘇子之所子之所謂天一也

一一有神論○此章多在法庭對簿及獄中所講論

蘇子曰。邦人諸友乎。余以神爲國家之軀。常與諸君不離。何者。國家如一大馬。體軀重滯。進行遲緩。不可不刺激警醒之。使其活潑。

蘇子曰。余數有神啓及異徵。此異徵者。余少時已有之。常聞音聲。示余以當爲不當爲。使余不入政治界焉。

蘇子曰。余信諸神之存在。較衆人爲最高尙。

克林通勸子脫獄。蘇子曰。余耳有異徵。如神祕教徒之耳。常聞聲如笛然。余聽此聲。故世間諸聲。余不得聽。君尙何言乎。克林通曰。余更無言。蘇子曰。然。余惟從神命耳。

蘇子謂開伯士曰。余耳中有一祕密學理。曰人於此世如一囚者。未得自由脫去。此一大祕。余雖未深知。然余所信諸神。爲吾等守護者。吾等乃諸神所有物也。君以余意爲何如。開伯士曰。然。曰。例如君所有之驢馬牛畜。君未命其死而忽自死。君必大怒乎。開伯士曰。然。曰。由此觀之。人不可悖神意。自絕其生命。若余今者。則受神之招故耳。

蘇子曰。善智之人。從諸神引出。可至他神前。其死無所怨也。此與耶穌教言人死時耶穌接引佛教言西方

阿彌陀佛或觀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接引正同

蘇子曰。人神所有也。非神命而自殺。如不良之家畜自投死耳。但余以死爲善者。可

分兩端明之。不外有知與無知是已。

若死而無知乎。則一切皆滅。全無意識。如長眠之夢。其樂何如。平常世間晝夜。無此安眠。雖有帝王。亦無此樂。余得此死。可謂得大利。自今以後。不過一長夜耳。此按

近莊子之言
在蘇子爲客

若死而有知乎。則如人人所言。按此則蘇氏靈魂輪迴之說決非自創而有所承受其承受必自天竺無疑衆人聚訟可以息矣

靈魂由此世界而移於他世界。余將旅行他世界得晤一切亡人。則余較裁判官

及諸友。誰得安慰乎。假余得旅行他方新世界。則必蒙彼界義士之救濟。而得真

正裁判。若米內士。古代某島之王爲立法者云死而司裁判若拉達門梯。半內士之兄弟與愛亞考共司未來裁判者託理

普來茂。他界神秘之神及他神子等。凡躬踐正義者。必爲裁判官。則余此次旅行。可謂有

真價值矣。

不但此也。若得古代英雄。蒙冤而死者。與共商權。則樂何如之。且更得討究未來知識。若遇多羅亞戰爭之大將。或他無數男女大人。周旋遨遊。不但較現世爲幸。

福且永生不死。此人人所常言也。

故今告裁判官諸君。余知死之真理。生前死後。善人無惡事也。善人決不爲神所棄。且得脫此世羈絆。寧余所喜耳。故於告發余者。毫無所怨。

蘇子曰。世人不知死之性質。死者靈魂與肉體分離耳。靈魂離肉體而獨存。乃最上生活也。

蘇子曰。肉體所得之知識感覺。甚不確實。真理皆由思想以達於微。然必肉體脫落。心意統一時。思想乃最善良。故哲學者求死。卽欲脫肉體之殼也。其他一切諸惡。皆由肉體來。故與肉殼分離。最爲有希望之事。故苟有哲學思想者。必喜死。特不自殺自殺者。不法之行也。

蘇克雷地教育卷上終

歐化本源
教育始祖
蘇克雷地教育 一名蘇子家語

中華民國樂天修養館世界列聖寶書之一

下邳劉仁航靈華輯譯

愛美第十九

雅理士德姆約蘇子赴亞克通家宴會。同席者爲巴沙尼亞士。爲醫師愛栖克士馬。爲法杜勞士諸人。巴沙尼亞士起言曰。諸友昨日競飲。今日復能強飲乎。不如爲快談如何。醫師愛栖克士馬曰。甚善。可并廢伎笛。而爲「愛」之談話。且此事法杜勞士最長。彼常憾光榮之愛神。未在詩歌中占一闕也。蘇克雷地曰。甚善。遂按席次。由左而右。以次演說愛神之事。

法杜勞士言曰。愛神最偉大。可驚者。卽愛神誕生較諸神年最長。是何者。關於愛之父母。無能道及者。故如海西道司云。

昔在太初。混沌肇生。地載萬類。愛於此成。

由此觀之。混沌以降。惟地與愛最先矣。巴爾美尼德亦歌諸神生誕曰。

諸神第一 惟愛所成。

又亞古西羅士亦同此意。可知諸賢皆以愛爲諸神中最年長也。不但年長。又吾人資生源泉。何以故。凡人欲成高尚事業。所有扶植之力。親戚名譽。富厚等。無優於愛者。惟友爲然。若人有不名譽之行爲。其所愛者。對此感覺之痛苦。更甚於其父。行軍亦然。國家組織軍隊。由愛力以成。決勝疆場。同仇同袍。携手赴敵。其衆雖少而勇氣難犯。若棄職遁逃。萬人見之。不如一愛友見之之痛苦也。雖有怯夫。以不忍棄其所愛故。感奮而爲英雄。昔荷馬氏有言。神鼓其勇氣而噓其愛力。正爲此也。爲政亦然。觀鄰國之善良。圖名譽之競爭。乃汲汲改良其都市。亦如是耳。

不寧惟是。以愛戀故。男女相爲死者多矣。此惟愛力致然。彼排理亞士之女雅爾開氏。非希臘之紀念碑乎。雅爾開氏爲其夫盡貞操。殞身命而無悔。雖夫之父母不逮也。雅爾開氏以大貞烈之行。感動神人。使復生此土。此外以愛之最大勢力。生踐德

義。死。獲。幸。福。者。證。據。不。少。也。按中國古傳舜崩蒼梧二妃哭之湘竹爲生斑杞梁之妻哭其夫而城爲之崩又佛言有一婦人抱子渡河而

死以愛子力故死
生梵天皆此理也

次巴沙尼亞士曰。法杜勞君所言誠是。惟惜未區分愛之類別。由來愛有二種。善愛爲優。惡愛爲劣。精神之愛。優於肉體。故可讚美。男女青年所感。下等之愛耳。若但知有愛而不辨高尙與粗濁。則下愚也。故兩親對於其子。常須請師傅監視之。勿陷於不名譽之愛而喪其人格。何者。此俗情之愛。僅泥肉體而乏貞操。乃醜惡耳。青年如花。凋則可愛者。舒翼而飛去。信誓旦旦。徒歸白水。惟高尙精神之愛。永久不變。故愛之二性。不可不使國民辨之也。

彼政客希冀權利。戰戰兢兢。得之則生。弗得若死。富人徇財。放利而行。皆不悟同一無常。非永久可恃之物。其癡愛亦同一不名譽。如羨人富貴。則竭力愛慕。彼一旦陷於貧窮。則盡失素望。恥孰甚焉。蓋凡愛在金錢。皆「下等之用」耳。惟愛德義者。自進其德義。亦進人于德義。既安身家。亦益都市。此乃神聖之愛。而上天女神之愛矣。

青年應知惟哲學、德義爲最可愛。法杜勞君。余謹以此愛之讚語。補寄君前。是時順次應爲雅里士法內發言。而雅氏或以多食故。咳逆不止。乃請醫師愛栖克士馬代言。愛栖克士馬。教雅里士法內暫停呼吸。以醫其咳。而發言曰。

巴沙尼亞君。其前論甚是。後論稍跛。余將補其不足。余從專門醫學上觀之。此二種之愛。不限於人。一切動植物亦然。卽萬物皆然。就人體論。乃有二性。一好健康而一好疾病。名醫亦調和其健康而去其否者耳。又相反之分子。若寒熱燥濕。甘苦皆調和之。使適人身。此卽醫學所祖出也。不但醫術。音樂亦然。調之高低。巧於調和。是爲音律。農業亦然。氣候之燥濕寒暑。水旱霜雹。皆致動植分子愛力。失其調和。因成疾病。推之天體運行。時候推移。亦不外此。又若卜筮人神感通之術。亦保其善良之愛。而治療其不良善者耳。

雅里士法內曰。余咳已漸愈。而鼻尙未息。乃謂愛栖克士馬曰。君咳已將息矣。可發言。愛栖克士馬曰。然則余可監督君。使發言平穩。勿致人笑。

雖里士法內曰。勿爾。余之演說。生來天然可愛。自得良果。使人與余共歡笑。無妨。若過矜持。却不得佳果。徒令人笑倒耳。

愛栖克士馬曰。善。

（雅里士法內之言畧之。其言怪誕也。）

蘇克雷地曰。余居亞克通席次後。談話必大困。亞克通曰。君施余魔術。恐余爲巧妙演說。先擾亂余心乎。余將何云耶。

余以爲諸君於愛神性質。皆未能明。今先讚美愛神而後述其恩惠。愛神者。此神於諸幸神中。最美最上者也。諸君以愛神爲最年長。然余則以爲最年少。且最柔和。最溫良。其容姿有均齊而優美之觀。其精神身體。常住于明花芳香之所。其德則永不加人。以害惡。亦無自受害惡之事。常得自由。不受羈縻。確合法律而行正義。非僅爽直也。又巧於節制。善調和快樂之度。而不過。故世間快樂。盡愛神僕從。愛實衆快樂主人。愛有大勇。雖戰鬪之神。終爲愛神所捕虜。其勇敢有如此者。

愛神之美。不僅此而已。又有絕大智慧。爲一大詩人。而諸歌詩之源泉也。凡觸愛神。雖不知音樂者。皆化爲吟咏家。又爲音樂匠師焉。假其自身所本無。安能以與人乎。不但詩樂而已。一切人間智慧創作事業。不皆由彼以生乎。一切美術。若不觸愛之光輝。愛之鼓舞。有不闇黑者乎。以至醫術。弓術。卜筮。非皆愛神欲望所指導乎。發明家之亞波侖。非亦愛弟子乎。又若美修士之音樂。海法土士之冶金術。雅典之機織術。乃至統御人世之神國。亦皆愛所發明而負戴。與以秩序者也。愛卽美。與醜毫無關。世上諸猛烈行動。皆他神所爲。一旦美之愛神蒞止。則天上地下。無不感休風祥氣者。法杜勞君。余以愛爲最美。最善。又一切美善事物之元也。詩曰。

愛神邈何許。海水不揚波。

勞役皆安夢。春臺一曲歌。

且卽以宴會論。亦使大衆充滿愛情。而無憎惡。餘若祭禮。若舞蹈。若賓客。皆以愛神爲吾等君王。愛神之鄉。有親切而決無粗暴。有安詳而決無鄙野。善人所親近。智者。

所讚嘆一切諸神所歌咏一切吉祥善事無一不與彼有關者實貴重閑雅華美惠慈溫柔之父母也愛神有善而無惡凡人言語事業希望恐懼皆愛爲之嚮導爲之援助爲之救護天上人間至寶貴至光榮者是故吾人應常以美麗歌辭咏歎之淫佚之手足舞蹈之供愛神及人世諸神之歡娛法杜勞君以余能力薄弱雖畧表愛神之美然亦可窺見其一斑矣

按此篇近似禮記中樂記之趣而其贊歎愛神處他無所似酷似妙法蓮華經之觀世音普門品又與無量壽佛經對讀乃可描寫愛神之狀鄙人今草此文時精神殆入慈愛三昧境界非常人可理會也願讀者其致力焉其描愛神吉祥妙相殆近佛經文殊師利妙吉祥菩薩境也

又華嚴經卷六十八云險難國寶莊嚴城有婆須蜜多童女其住宅廣博嚴麗寶墻寶樹一一十重圍繞其寶塹中香水盈滿金沙布地諸天寶華徧覆水上宮殿樓閣處處分布門闔窗牖無量珍奇以爲嚴飾琉璃爲地衆寶間錯種種嚴麗不

可稱說。爾時善財童子見此女人。顏貌端嚴。色相圓滿。皮膚金色。目髮紺青。不長不短。不麤不細。欲界人天。無能與比。音聲美妙。超諸梵世。善巧談說。衆寶纓珞。莊嚴其身。寶冠冠首。眷屬圍繞。時婆須蜜多女。從其身出廣大光明。普照宅中一切宮殿。遇斯光者。身得清涼。爾時善財頂禮其足。願聞教誨。彼言。善男子。我得菩薩解脫。名離貪欲。際隨其欲樂。而爲現身。若有衆生。欲意所纏。來詣我所。我爲說法。彼聞法已。則離貪欲。得菩薩無著境界三昧。若有衆生。暫見於我。則離貪欲。得菩薩歡喜三昧。若有衆生。暫與我語。則離貪欲。得菩薩無礙音聲三昧。若有衆生。暫執我手。則離貪欲。得菩薩徧住一切佛刹三昧。若有衆生。暫升我座。則離貪欲。得菩薩解脫光明三昧。若有衆生。暫觀於我。則離貪欲。得菩薩寂靜莊嚴三昧。若有衆生。見我頻申。則離貪欲。得菩薩摧伏外道三昧。若有衆生。見我目瞬。則離貪欲。得菩薩佛境界光明三昧。若有衆生。抱持於我。則離貪欲。得菩薩攝一切衆生。恒不捨離三昧。若有衆生。啖我唇吻。則離貪欲。得菩薩增長一切衆生福德藏三昧。

凡有衆生。親近於我。一切皆得住離貪際。入菩薩一切智地。現前無礙解脫。

袁枚咏春風詩云。春風如貴客。一到便繁華。來掃千山雪。去留萬國花。亦妙。

亞克通語已。一座拍手喝采。美麗青年。尤歎爲大妙。時蘇子謂雅理士馬克曰。余果有前知乎。早斷其必爲驚人演說。今果何如。於此豐富變化大演說後。孰能繼者。且其終結尤堪歎美。余若可逃。則逃席矣。

雖然。諸君之讚美。無真無僞。但有頌美耳。以愚樸訥。願先除去此定約。何者。不審美。眞僞而唯事頌讚。此但可使愚人受其欺。若智人則自有判別也。茲欲除去一味讚美之約者。不但除諸口。亦須除諸心。余將與語愛之眞理。諸君其許我乎。衆人曰。諾。然則不可不爲二三者質問。亞克通曰。可。

蘇子曰。愛友亞克通君。君所演說。先審愛之性質。而後及其事業。此法極當。今余所欲先問者。凡人於其所愛。有欲望乎。無欲望乎。將有利益而愛之乎。抑絕無利益而漫然愛之乎。今有醜物於此。亦愛之否耶。亞克通曰。醜物則不愛之耳。

然則愛云者。乃惟愛美而非愛醜矣。曰然。

然則其所愛者。必爲其所求乎。曰然。曰人於美者求而愛之。於不美者亦以爲美而求之乎。曰否。然則君尙得曰愛卽美乎。亞克通曰。余殆迷於置對。不能解也。

亞克通君。君之處說甚善。然吾尙問君一事。『善』亦爲美乎。曰美也。

曰愛中有時缺美。亦可缺善乎。亞克通曰。余等不能破君之論。惟以君言爲盡是耳。

愛友亞力通君。寧言不能破真理。若蘇克雷地。則論破之易易耳。與君談話暫止於此。將述所聞之事以告。

滿內亞婦人。曰帝姬姆者。乃預言家爲修士神社之女。祭司一說不必實有其人也。余嘗從之聞愛說。帝姬姆爲

博識多智之婦人。昔雅典大疫時。彼能禱祭於神。而遲疫病十年之來。襲於愛學爲余師也。特余今所述詞句。或未能與盡同。立論次序。亦先論愛之本性。而後及其事業。

第一。帝姬姆所言。亦以愛爲有力之神。又爲美者。如今亞克通君所證明。而又以愛非美亦非善也。余嘗問之。愛爲醜惡乎。帝姬姆曰。汝勿言。愛非美。亦不得謂爲醜也。余曰。然。帝姬姆曰。凡非智卽愚者乎。君不知有在智愚中間者乎。余曰。如何。曰。不美者未必卽醜。不善者未必卽惡。故愛者非美善亦非醜惡。乃在二者中間也。余曰。愛者究竟如何。愛有死否。曰。否。愛非可死。非不可死。而住乎其中。愛大精靈也。亦如一切精靈。立人與神之間而爲中保者也。

余曰。其在精神上之力如何。

帝姬姆曰。彼接引世人之祈願。以所獻納奉祀者。達於神聽。又傳神命以酬人。其力如一橋梁。架設人與神之間。立萬事根基。若通此力。則得爲預言者。及祭司。凡神祕符咒。不可思議諸事。皆可爲之。其人無論眠時醒時。常得爲人神間交際。此乃精神高尚之智慧。若世間技術等。乃下等卑野智能耳。具此介紹之力者。其神甚多。而愛其一也。

余曰。愛之父母誰耶。帝姬姆曰。此言甚長。請試言之。昔亞普露德神誕期。諸神大會。智慮神子者。爲財神。名曰普露司。乃來賓之一。醉酒眠於修士神花園中。時有窮神女。曰奔尼亞。游行乞食。窮神女自憫其窮。願得財神公子爲夫。而產富兒。乘財神之醉也。寢於其旁。遂妊而生子。其名曰「愛」。因「愛」好美故。又妊於亞普露德神誕期故。遂爲亞普露德神之侍從。「愛」之財產。亦如其兩親。彼誠一貧如洗。而人皆想像其優美。其容貌粗剛而汗濁。行無靴。住無家。露宿青天之下。橫寢平地之上。或棲于街市。傍人門戶。常肖其母之不幸也。然亦半類其父。常對於美善而表其愛心。剛勇而強力。能以陰謀取勝於人。智術銳敏。變化無窮。既爲哲學者。又爲幻術者。詭辯者。彼非死非不死。彼有時生而榮。又有時死而枯。非富亦非貧。非智非無智。蓋居二者中性也。彼非善亦非智。常自足自滿。非感重要。則無志進取。無求智慧之心。其愚癡之惡有如此者。

余曰。愛智慧者。非智亦非愚。然則何人眞愛智慧乎。帝姬姆曰。此理小兒亦可直答。

耳。何者。惟智慧最美。而愛者。或愛美。或愛智慧。故居二者中間。彼受遺傳性質。父智而富。母愚而貧也。可愛之蘇克雷地。君應當知。此中性者。乃愛之本性。君對於「愛」之觀念。素解誤謬者。良以君所想像。愛與所愛混而爲一。以凡所愛。則皆美也。

余曰。帝姬姆君。君言誠善。愛之本質。既如此。然則愛之用。如何。吾人當何從乎。帝姬姆曰。蘇克雷地。余將進而明之。愛之性質。及其誕生。如余前言。君亦以愛爲愛美耳。吾今更問子。人之愛美。果何意乎。余曰。爲其美耳。帝姬姆曰。既有此美。奈何。余曰。不知也。帝姬姆曰。然則可易一言曰。美者善耳。人之愛善者。果何意乎。余曰。欲有此善耳。有此何所得乎。余曰。此言易知。欲得幸福耳。帝姬姆曰。然得善良之事物。卽爲幸福。既爲人類。無不欲得幸福。此事殆不必復問乎。余曰。然。帝姬姆曰。蘇君當知。人盡求有幸福。而人未必盡有愛也。特時或有愛耳。例如人於己之手足。有害時。直切斷之。何以故。彼非但以爲己身則愛之。乃以爲善於己故愛之耳。其所嫌惡亦然。非必爲他人者。卽惡之。以爲惡故惡之耳。故知人人所愛者。無他。唯善而已。君尙有疑否。

耶。余曰。然。他無所疑。

帝姬姆曰。簡言之。人之所愛。愛善耳。余曰。然。曰。人愛善者。以善爲其所有耳。非但。以爲一時所有。又必。以爲永久所有。故愛云者。卽永久以善爲其所有也。余曰。然。

帝姬姆曰。愛之性質。既如此。則追求愛之方法如何。表此愛之熱情。果應何爲。又愛之目的如何。君能告余乎。余曰。否。若僕能答此者。不必來從學矣。帝姬姆曰。然。則余誨君耳。

夫愛者。以使於身體精神上發生美感爲主旨。余曰。余今不能理會此旨。請以一神啓。一明示之。帝姬姆曰。然。以余所見。人之一生。或從肉體。或從精神。莫不以生殖爲務。凡人之性。達一定年齡。則有生殖之欲。此生殖慾之起。決屬於美者。不屬於醜者。此實男女兩性。不思議之關係。神聖至妙者也。何以故。以有妊娠生殖故。使可死生物。得不死妙用。調和適當而無憾焉。醜者調和難。美者調和最適。然則美可謂人出產時之守護者。而分娩期之女神也。故人若近於美時。其妊娠力順適。圓滿安全。善。

於結實。利於生產。而見醜人。則使人面澁不快。精神萎縮。有苦痛之感。起憎嫌之情。甚至發怒。致妊娠慾遠絕。故近妊娠期。其生殖力充滿。對於美者。非常喜悅而恍惚。以近美時。則一切苦痛不覺輕減也。是故蘇君當知美者非但美之可愛。又生殖美之可愛也。余曰。何故生殖美可愛乎。帝姬姆曰。可死之人類。因生殖故得繼續不死。由前所言。愛者必以善永爲所有。而凡人類。無肯斷滅。皆希望永存不死以爲善也。蘇子曰。余從帝姬姆所聞「愛」之語甚多。異日又誨余曰。蘇君。此愛及其附屬欲望之理由如何。君知之乎。觀彼禽獸。一切生類。當其生殖欲盛。圖爲愛之遺傳時。無不感苦痛者。於是牝壯雌雄相合爲一體。以至保護幼兒。熱情逐次增加。當此撫兒期。內熱情增高時。足使最弱動物。克與最強力者鬪。案此段理最精。觀家中所養老母。母狗當產時。亦特兇猛。女子弱而爲母。則強此可知。孔子言仁者必有勇。而佛言大悲救苦。觀世音其慈悲力之大也。今稱志士救國。而仍無能力者。終未心誠求之。如保赤子耳。飢渴也。苦痛也。任何困難。雖至身死。終以愛護其兒故。無所恐懼。此能力不但於人爲然。乃至下等動物。莫不然。蘇君能告余其故乎。余曰。不知也。

帝姬姆曰。蘇君。不明此理。何得爲愛術名人乎。余曰。今請益先生。正爲此故。願師以愛之理。及其他。不思議事。相詔。敬受師教。

帝姬姆曰。此無難知。君勿驚怖。如吾等前言。君若信愛之。不死。則此理亦與之。同科。不外於可死肉體。求其繼續遺傳不死耳。遺傳不死之道。惟有生殖而已。何以故。止一肉體。決非不變。難以繼續生存。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諸有生類。一切生命。毛髮筋肉。骨格血液。時日頃刻。新陳代謝。非但身體有然。精神亦爾。若習慣性格思想。欲望意見嗜好快樂苦痛恐怖。皆非不變。而遷流無常者也。其中尤可驚者。以智識變動爲尤甚。知識於平常變化外。更生殊悟。變化甚大。於「回想」中。抽出新妙智識。由回想之再生。成新發之機軸。由此繼續大法所屆。可知一切世間。爲神爲形。皆非常住。不變。衰廢老死。刻刻過去。更新方將者。以次發生。兩相代謝而已。是故蘇君應知。凡可死之身體。必賴不死法。而永存。此其道。非他。卽動物生殖遺傳。是已。易言以明之。以人類相愛。故得綿延永存不死也。

余聞此言。大驚歎曰。賢哉帝姬姆先生。誠哉是言。帝姬姆曰。蘇君。此確信無疑者也。君若視芸芸者之意。向其無意識。雖若可驚。實愛其名譽之不死耳。曷觀乎熱心家。爲名譽而冒險難。較常人爲子女尤大耶。彼犧牲金錢。忍受勞苦。或致身死。而意在留一不朽之名於青史。彼亞爾開姬。爲其夫王亞度美德死。亞喜流士。爲其友巴度勞克勞復讐死。雅典王高度勞士。爲欲傳國子孫。入敵殉國。此數子者。若無以德義傳後。保其榮名之念。則彼等果須爲此行乎。余未敢信也。何者。凡人皆以不死之德義。光榮之名譽。勇赴萬事。其事益善。欲者益多。因人皆喜不死常存故。

夫。僅。以。肉。體。爲。生。殖。者。卽。異。性。男。女。偶。而。生。子。以。其。子。女。繼。續。已。生。保。存。己。之。希。望。與。是。若。夫。精。神。上。生。殖。尤。大。焉。彼。乃。以。精。神。爲。最。高。妊。娠。繼。續。之。保。存。之。其。所。胎。育。者。何。物。乎。非。血。肉。之。軀。壳。而。知。慧。也。德。義。也。創。造。此。業。者。若。詩。人。若。藝。術。家。發。明。家。皆。是。而。其。中。智。慧。最。大。最。美。者。爲。治。理。其。國。家。安。全。其。族。姓。此。世。所。稱。爲。節。制。正。義。者。也。於。有。爲。之。青。年。夙。蒔。愛。種。比。至。成。人。自。以。此。生。殖。欲。望。爲。樂。欲。得。美。匹。以。產。法。

嗣何以故。醜偶不生殖。故彼若得高尙之美人。則兩美相合。互相安慰。調和而新。美者以出。美之德義。美之善性。美之善事。言教此輩青年。皆得以無上愛力傳播。凡己身夙昔所存受。所記憶之性。皆以遺於所愛育者。綿綿不絕。此其親密較肉體生殖爲尤甚。何者。此兩美所產出新嗣。其美與不死。更爲進步也。是故人若取荷馬及海西阿德等大詩家名作。而歌謳之吟詠之。百世之下。猶願嗣響。誰復欲以肉體生殖之兒爲可貴乎。其榮名不朽。遺韻如存。人爭似續。誰不頌美耶。誰不願生兒如李克爾古。爲將來救世主耶。誰不願如梭侖。爲雅典法律之初祖。萬人所尊耶。凡此不但希臘爲然。卽各野蠻民族中。亦往往有之。彼等皆任高尙之事業。爲種種德義父母。其建種種神社寺院。乃爲子孫名譽而建。築并非果其身嗣也。按余少年時曾在上海製造場爲練

習生習鍋爐機器事有一老工人對余談其一生閱歷製造之事談次深慨其今已老恐一生所得無人可語引爲大憾一藝尙如此况於道乎此知音所以可貴也

帝姬姆曰。以前所言。乃關於愛之小不思議。想蘇君無難領會。然尙有愛之大不思議。幽玄奧妙者。爲此問題最後之解決。君若肯虛心請益。亦將以教君。至君能領悟

與否。余不敢知。且就余所可言者述之。君當諦聽。

如前述。人皆以不死爲美者。人若進究此事。當青年期卽傾心於美之範形。此時若獲良教師正確指示。則可端一其愛美之趨向。學愛美法。而爲美之創造。因悟唯一範形美。與他美關係焉。若彼求美之全體。而不悟種種形態美。皆同一軌。斯愚人耳。若能於此二事辨明。則審其同異。遇感受一物之美時。自能判其輕重。禁遏其卑鄙激烈之戀愛。而愛一切美之範形。以能審美之範形故。導彼操行嗜欲。於精神之美。較外觀之美。尤知貴重。道德精神之美。不自孤立。遇有同性者。必深相愛。深相結。扶植後進。保護青年。產出新思想。研求制度法律之美。而悟一切美之範形。乃在於此。若彼人體肉慾之美。誠卑小不足道矣。彼既悟法律制度文物之美。遂至觀取大化學術之大妙也。夫然後彼青年乃不抱奴僕卑隘之見識。而能觀美之寶藏。航美之大海。採取無限智慧之愛。以創造高尚之美。使成長。使發達。使強固。最後發見唯一可貴之學術。盡美遍一切處也。余言至此。願君善理會焉。

當是時也。諦審觀美之人。方玩美之正確統系時。忽焉大驚。得一殊異美性。（蘇君當知此乃吾等勤勞最後之所獲也。）

按此入於三昧狀態。法華經所謂大喜充滿身也。其美性如下。

第一。美性爲永遠不變。不增不減。不生不滅。無欠無餘。不榮不枯。按此卽易之太渥。榮經之常樂我淨。正老病死苦之反對也。

第二。美性爲純一無雜。無醜。無變。易。無毀壞。不因時因地。因何種關係而消失。如少年麗人。忽焉老醜者。此則決無之。亦非如言語聲音形式之美。亦非如飛走動物樓閣堂殿山水之美。乃至亦非天地星辰之美。何者。彼諸美皆有對有限。可變。易。可破壞。可毀滅。夫凡可破壞可毀滅者。不得爲美也。故眞美者。爲純一。爲絕對。爲無限。爲永遠。爲悠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也。噫。人若由正愛之感化。逐漸發展其美之智識。庶幾乎達此美域終點不遠矣。

惟達此美域者。其進行之序。初時或由自力。或由他力。法皆由地上諸美。依爲始基。

其美度逐漸上升。由一至二。由二以及一切美之範形。由美之範形態。以及美之行爲。由美之行爲。以及美之概念。由美之概念。以達於絕對美之概念。遂至得窺美之真相焉。

帝姬姆曰。可愛之蘇克雷地。君知之否。人當冥想。按即入三昧耳。絕對美時。則得超此一切事物以外之生活。君若一旦觀此美境。足使君盡忘其珠玉金銀衣服飲食俱廢。心精駭奪而神往也。豈塵俗之美童美女。可同日語乎。果有見真美之目力者。則知其神聖純潔清明無垢無形。常存不死。絕非人世瞬間之虛飾。無常之彩繪。可此果有人領會其神聖妙美。而與其語者。則能以心眼目存之。識取之。何以故。此爲美之真體。而非美之肖像。真正德慧。於此生長養育焉。凡人能得此者。則無常待死之身。可與「神」爲友。超入永生。而得「不死極樂」之生活。噫。蘇君此美之生活。果何貴否耶。

按此境完全入於最高宗教之域。若法華觀華嚴觀普賢觀淨土觀彌勒上生下生經皆是也。非常俗人可解。余所聞諸滿內亞婦人帝姬姆者。其畧如此。余非但以語諸君。余常以語人人。使知此真理。臻乎此境。則舍「愛」

以外更無可樂。故余願勸人人皆游愛之途。行愛之事。余常竭力讚歎愛之精神。與事業無有窮盡。

法度勞君。余今所言。公等之意如何。可爲愛之讚美乎。抑否乎。一任公等評判之。蘇克雷地言終。一座拍手喝采。

輪迴第二十

此皆蘇子獄中臨刑時語

蘇子謂開伯士曰。哲學者以飲食爲快樂乎。曰否。決不然。然則戀愛如何。曰否。

然則身體如何。若高貴之衣服。光華之紐靴。美麗粧飾品。凡此諸物。除必需以外。皆所蔑視乎。開伯士曰。然。真正哲學者。於此奢侈品。物必蔑視之。

然則彼以靈魂爲我。而不以肉體爲我乎。且真正哲學者。遇適宜機緣。卽必脫落體殼。而歸於靈魂乎。曰誠然。

蘇子謂孫美雅士曰。天下有絕對正義乎。孫美雅士曰。確有之。絕對美。絕對善。亦有之乎。曰然。然則君能以肉眼視之乎。曰否。

然則此外肉體感官。所不能知者亦多矣。絕對之大。絕對之強力及健康。與美物真相實體。無不然也。此與中庸卒章近矣

且子亦知心之作用乎。其思想入於一切事物。若視聽等粗疏感覺。毫不能混入。

惟以心意自性爲光明。彼肉體感官。反足攪亂真智。污穢精神。若不終脫却之。何由得真體實智乎。

孫美雅士曰。君所言者。中含可驚之真理。

蘇子曰。真正哲學家。其言如何哉。彼將曰。肉體者。多飢渴。多疾病。乃永久煩惱之本。源爲求真理之妨害。肉體者。戀愛所聚。情慾所集。恐懼所萃。一切空想。無窮愚痴。以爲測藪。諸惡污染。以爲滙歸。誠如人言。吾等智力。盡被其蔽。奪也。按此處甚似佛說不淨觀矣。且夫世間一切戰亂。爭奪。由何而起。乎。不外肉體貪欲。所生戰亂。爭奪。由愛金錢而起。愛金錢。由愛肉體。愛肉體者。不外供肉體貪慾受用耳。

肉慾最妨害。研究哲學時機。而其尤惡者。方靜慮時。肉欲雜想。忽然闖入。使真理之絲中斷。故欲得純粹知識。必須脫去之。以靈魂自身。與物本體直接。非但今生之事。而來生之事。乃眞愛智者矣。

然雖在現世。亦須將肉體生活減輕。免爲肉體奴隸。自趨純潔。以待神之釋放。亦

可謂近乎智也。蓋能脫肉體上愚痴。吾乃純潔。得與純潔者語。得接智慧之普照光明。若自不純潔。無能與純潔者相近也。按此與儒教接上帝道教接仙佛教接佛菩薩者正同也。

孫美雅士。此爲真愛智者之語。君同意乎。孫美雅士曰。然。此無容疑也。

蘇子曰。然則余於此逆旅告畢。將行其所欲行。期達夙願。歡然赴旅途矣。此非但余一人爲然。凡自信能純潔者。莫不如是。孫美雅士曰。誠然。

蘇子曰。前言純潔之事。由靈肉分離者。因靈魂性質。常於身體以外自能凝集。自占位置。今世亦然。來世亦然。此卽靈魂從肉體得釋放者也。孫美雅士曰。誠然。靈魂從肉體釋放。非卽俗所謂死乎。孫美雅士曰。然。

然則真正哲學者。不應以求靈魂之釋放。爲專門事業乎。曰。然。而人於死時。反悔懼悲哀。不可笑耶。孫美雅士曰。然哉。

蘇子曰。孫美雅士。君應當知。真哲學者。常善勘破生死一關。所謂真哲學者。卽一切人。中最不怕死人也。此可見蘇子哲學真受用處。非古今一切空論清談者比也。其實用觀日本軍人禪風。最近吾國之伍廷芳君。臨大事時。

可知。由此觀之。眞哲學者。應常與肉體爲敵。獨達其靈魂之願望。彼流俗人以戀愛妻子故。尙行於下界。圖再會談論。況眞正愛智之士。以眞理光明爲信仰。豈有所悲哉。我友乎。眞正哲學者。其死也。喜悅以去耳。讀者若於此言有疑。可訪諸耶僧。其述過去有修行人。死時情狀。無一不歡喜者。與蘇聖之言相同也。故蘇氏於其臨死時。命諸人尊神命持靜肅。其中大有眞理。何者。彼有確信。能發見純粹眞智識。故彼臨死恐懼者。誠不合理矣。孫美雅士曰。然哉。

蘇子曰。人若臨死而悲者。彼非眞正愛智之人。而愛肉體人耳。愛金錢權勢人耳。何者。畏死卽其確證也。孫美雅士曰。誠然。

蘇子曰。勇氣者非哲學特質乎。曰。然。曰。雖在俗人。有節制者。尙能克制私情。超乎諸欲以上。故節制之人。乃能輕視肉體。克踐德義耳。孫美雅士曰。誠然。

雖然。常人之勇氣與節制。君若思之。則知其矛盾。曰。何也。曰。常人以死爲大惡。君知之乎。曰。然。然則彼遇事而恐懼怯懦。若以此爲勇。不亦可怪耶。其節制亦然。實由不節制而生。驟聞此語。似乎矛盾。蓋常人欲享甲肉。欲乃暫制。

乙○肉○欲○以○視○毫○無○節○制○者○固○非○純○無○節○制○然○征○服○乙○種○肉○欲○終○敗○於○甲○種○肉○欲○如○佛○云○以○舊○苦○爲○苦○新○苦○爲○樂○如○挑○擔○者○左○肩○易○右○肩○乃○以○爲○輕○凡○世○間○爭○名○利○虛○榮○之○道○德○皆○此○類○耳○非○根○本○解○決○之○道○也○例○如○盜○跖○之○徒○問○於○跖○曰○莊○子○外○篇○胠○篋○第○十○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夫○盜○跖○之○徒○亦○有○達○德○如○此○是○可○以○爲○節○制○乎○世○間○一○切○不○了○義○之○法○制○道○德○哲○學○所○謂○節○制○皆○此○類○也○故○余○曰○愚○人○節○制○實○由○不○節○制○而○生○也○是○故○當○其○一○恐○懼○一○快○樂○一○苦○痛○生○時○則○以○他○恐○懼○快○樂○苦○痛○與○之○交○易○或○以○其○大○者○易○其○小○者○宛○如○貨○幣○交○換○然○非○德○義○之○交○換○也○

孫美雅士我愛友乎。有一最貴之貨幣。可交易天下萬物者。君知之乎。此物維何。卽名智慧。惟有智慧。則一切萬物皆可操券而取者。爲真勇氣。真節制。真正之德義也。易言以明之。真正德義必源於知慧。苟有知慧。任何恐懼快樂。及餘諸善諸惡。毫非所計也。

按此說酷似佛說六波羅密。到彼岸也卽度脫苦惱之意以般若波羅密爲究竟。般若波羅密卽知慧度也。不得般若波羅密者。任修何道。終非了義耳。故老子言棄智而

又言大智。正此意也。

而俗人德義乃由諸小善所成立。既與眞知慧來源斷絕。雖似能繼續交易。實不過德義闇影。言非其光明如夜中此中決無自由。此殆普通學者所謂自由之確證決無健康。又決無正義也。若夫眞正交易。則必拔滌情欲。然後節制正義勇氣知慧等事可言耳。

首創神祕說者。并無不誠。惟在古代。以形象言詞表示之耳。故曰不能清淨。不奉教義者。必下淪他界。沈於苦海。而奉教淨心者。則與精神同遊。此言饒有意義。由神祕者之說。一諸攜帶酒神笏者。爲一種捧信酒神者所持。殆如耶教人持十字架。佛教人之持念佛珠。與往往得神感。一此神感者。余謂爲哲學家欲與爲侶。而畢生盡力。余之方法。無論宜否。無論成功與否。比余到他界時。必蒙神嘉許。則余所自信也。

孫美雅士君當知吾等現世。雖有別離。決勿悲歎。余於他界。仍有良友善神。爲余主人。此余所深信。俗人雖不信此言。然余今正確相告。起諸君正信。較對雅典諸

法官等斷斷辯證者。余願已滿足矣。

開伯士曰。蘇君。余大體與君同意。但世人不信靈魂者。彼等以爲靈魂一旦脫離肉體。更無行處。故人死時靈魂亦消滅。其從肉體解散。如煙之飛散於空中。終無歸宿耳。果靈魂能散而復聚。則君之希望誠是矣。然欲證明。必於其存在之智性勢力諸事。十分確證乃可。

蘇子曰。開伯士誠然。聊以所得者語子。開伯士曰。願樂欲聞。

蘇子曰。諦聽。吾誠實之語。勿以余爲古代滑稽詩人。然余於諸事。并非漫然言之。君果有意於余。不應嘲笑。方可與君研究此事。頗似法華經如來神力品語氣

人死後靈魂移入他界。此原古說。謂靈魂者。由此世至他世。由他世復歸此世。生生死死互爲輪迴。此說若真。則吾人今日靈魂。不可謂非由前生他世界移殖此土。否則吾等何由而生乎。故欲證明生由死來之事。不可不據正當之結論。

開伯士曰。然。

蘇子曰。於此須知者。吾等欲考此問題。不限於人類上考察。須於各動物。各植物。及他有生命者。皆考證之。夫萬物莫不有反對之公理。非皆由其反對者而生乎。例如

善。不善。正。不正。其他無數。皆莫不由反對率而生。而余於所欲證者。一切反對率。必更生反對率。例如
有大。不可不有小。是。開伯士曰。然。

然則由弱生強。由速生遲。開伯士曰。然。

然則由善生惡。由正生不正。開伯士曰。然。

當此萬物反對相生時。有立乎其中之二作用。卽向甲方而往者。又向乙方而歸也。如大小者。存乎增減二作用中間。其成長也。謂之盈。其枯凋也。謂之虧。云爾。曰。然。

蘇子曰。此外尚有無數作用。若

成壞冷熱皆準此公例也。

開伯士曰誠然。

按蘇氏此說。酷合吾國周易乾坤消息。及佛家成住壞空之理。易所謂消息陰陽者。卽佛所謂生滅也。易所謂太極者。卽佛家言相對眞如也。又或云無極者。卽佛家謂絕對眞如也。而易以各卦排列。尤爲顯明。六十四卦。每卦皆以反對相次。如

三 乾三速 三 坤六斷 此八卦皆由乾坤二卦起例。通乾坤則一切皆通。又由八卦自乘之爲八八六十四卦。每卦又

三 震仰盂 三 艮覆碗 倍之。爲內卦外卦。純取反正二義。成古代一大

三 離中虛 三 坎中滿 哲學。意伏羲必有所本而爲之。其亦來自帕米

三 兌上缺 三 巽下斷 爾高原之文化乎。故印度及東歐哲人所述。仍古代文化一統之證耳。其反對公

理之來原如

加乘	剛	熱	大圓長	白	香	夏暑晝	高	少男貴富聖	美善是
減除	柔	溫寒	小方短	黑	臭	冬寒夜	下	中 老女賤貧狂	惡惡非
數學	物理		形學	色	味	天時	地理	人事	論理

是此外凡反對者皆

故易之道無乎不在。其極至知幽明之故。通晝夜之道。範天地。成萬物。而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亦可前知焉。故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此非輪迴而何說乎。愚儒妄執論語雜記一語。遂謂子不語怪力亂神。其未讀易而未聞性與天道也。詳拙著周易各書中。

於是蘇子曰。非惟物理有反對也。人亦有之。眠臥與覺醒爲反對乎。開伯士曰。然。然則生命之反對爲何。曰。死耳。

死與生非二面相反之作用乎。曰。然。

蘇子曰。今於二反對作用中。余分析其一對。更請君亦分析其一對。即眠臥狀態與

覺醒相反。由眠而醒。由醒而眠。人生二事。一眠一醒而已。君意如何。開伯士曰然。

然則請君更分析其餘一對。夫死非生之反對與。曰然。然則不從一生其餘乎。曰然。然則由生而生者何也。曰死耳。由死而生者何也。

於是開伯士答曰。余惟有答曰生耳。

蘇子曰。開伯士。然則人物之生。非由死來乎。曰。此理甚明。

然則由此可知。吾等靈魂復生存於他界矣。開伯士曰。誠然。曰。死之作用。吾人所以可確見乎。曰。甚確。然則死以後其結果如何。前既言反對作用二種公理。然則今死以後將長此一途。無復有反對作用乎。抑更產出他作用乎。開伯士曰。然。當復有他作用產出。

然則產出者何也。曰生耳。

於是蘇子曰。由是觀之。死者非生於生之世界乎。開伯士曰。誠然。

蘇子曰。吾等今可得生。由死來。死由生來。之結論矣。此論既真。然則死者靈魂再生。

於某世界。可謂最確。虛證據也。此節參看楞嚴經第七八卷

開伯士曰。然此結論。乃屬必然。

蘇子曰。開伯士。如前論無誤。余則得左之證據。若萬物生存。僅爲單一直線。自然界無復輪迴循環之事。則萬物將止於一狀態。決不能化生他物矣。開伯士曰。如何。

蘇子曰。此理極簡。余更以睡眠之事說明之。人若無眠及覺二種變化。則恩究米昂之事。一美少年云。曾禱於修士神願永爲少年而不死。眠於山洞月之女神西麗耐與之接吻焉。遂無意趣。蓋一切諸物。無不入於睡眠大夢。更無區別。又世界僅爲物質結合。毫不可分解。復成混沌矣。是故開伯士愛友。君應當知。若使萬物一死而不復生。則世間遂無復一生物之存矣。

按孔子繫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故學易則

知死生學易則知天道。愚人但知有現世目前。誠可憐憫也。

開伯士曰。然。余更無言。凡君議論。余以爲眞理也。

蘇子曰。然。以余思之。此事不可不眞。斷無有誤。故余必再生。生者由死而復活也。故今死者之靈魂。依然存在。而於此。須注意者。則善良靈魂。必得善報。惡靈魂。必得惡報。此余所堅信也。

按此事自來傳述甚多。故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孔子臨沒。夢坐奠兩楹之間。袁子才云。人道蔡邕生。卽張衡轉世。其說自古遠矣。宋儒亦信之。或問朱子。人有盡記得一生來歷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又曰。襄弘死三年而化爲碧。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眞西山曰。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

本館有山東人借尸還魂相片其人亦卽由招魂而復生此可知禮記招魂尸祭之事非無因此世界列聖所同也但一二淺薄科家之徒於教科書倡破迷信之說於是廢祖不祀者

有之矣。噫。欲民德之厚難哉。

開伯士曰。由君所言。則吾人知識。不過回想前生之學說。而今茲所有聰明。大抵仍得自回想耳。學。即夙若吾人靈魂。未成人以前。無所存在。則此事爲不可能。此又靈魂不死之一證也。

按此語習俗盡知之。而宗教家大抵多主其說。佛教言佛遣弟子無量。廣行闡浮提世界。耶穌亦有耶穌復來。保羅復來之說。東坡禪喜集言先生作錢塘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卽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禪堂。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卽解衣盤礴。久而始去。本館函授生徒。有潘子洛者。能憶前生事。吾邑中吾族中多有其人。此可誣耶。伍秩庸自言。前生非中國人。亦非西洋人。當是亞洲人。常欲赴印度等處一考之。此類事。昔余初甚疑之。稍一歷訪。今則證據之多。無暇數計矣。

孫美雅士乃曰。開伯士。回想說之證明如何。願以語余。復提醒余之記憶。因余已全忘却也。

開伯士曰。由質問則得確證。君若以正當方法詢於人時。彼自能爲正答。然使其無正確智識與理性。則不能答也。君試以此理。例諸幾何學圖形。自易證知。

蘇子曰。孫美雅士君。於回想尙不能信。此事可以他法試之。更有疑者。可詢余。

孫美雅士曰。余非不信。卽欲以此回想學理。使余記憶爲回想作用耳。由開伯士言。已稍稍啟余回想。且已確信。雖然。仍欲聞君偉論。

蘇子曰。若余說不誤。凡人有回想。今世必與前世所知識相同。孫美雅士曰。然。

蘇子曰。回想知識。其性質如何。吾等靈魂。何時得此知識。當非生以後而生以前乎。曰。然。

然則未成人身。不可不有智性。

孫美雅士曰。靈魂於生前存在。此說吾確信之。惟開伯士尙有疑者。靈魂入人身而

組諸原素。然人身消亡後。仍不俱滅。其理由證明如何。此理詳於大寶積經第一卷九卷十卷佛說賢護長者開伯士曰。誠然。此理完全證明。乃可完成今論。

蘇子曰。二君尙不悟乎。此證明余已立之矣。卽前云。生由死來之論證。合并觀之。可知。雖然。知二君尙欲進而究其極也。君等殆猶有童穉之見乎。以爲靈魂一旦脫離肉體。應被風吹散。若不遇清明而值風暴。尤足慮乎。

開伯士微笑曰。蘇君。願將此小兒恐懼之念拂去之。

蘇子曰。是須日日用咒術之聲音。以祛君等怖畏。雖然。君沒後何處尋此咒者。

蘇子曰。是易易耳。國內無論君子野人。多優爲之。尋求此咒術之士。決勿惜錢財。勞苦財力。用途更無善於此者也。抑君等不可不求諸自身。何則。爲此咒者。實無更優於君等自身耳。

開伯士曰。敬如命。

蘇子曰。君等想像其有離散。而生恐懼。君等以靈魂爲如何物質乎。夫結集成之。

物故有分解。若本非集合而成之物。安有分解乎。開伯士曰然。

蘇子曰。夫結合之物。常變化而缺同一。若本非結合者。則常同一而無變化也。曰然。蘇子曰。如前所述。實體及固定之觀念。若同等美善等性質。皆單元存在。任經何時。用何法。毫無變態可見也。開伯士曰然。

蘇子曰。若人馬諸物。可以感覺觸者。其所知覺皆有變化。然至不變諸物。惟以心知之耳。此心知者。非所謂不可視之視乎。曰然。

蘇子曰。然則於此有二物存在。一爲可以目視者。二不可以目視者。曰然。然則可視者有變化。不可視者豈有變化哉。曰然。此處甚與楞嚴佛詰阿難者同

蘇子曰。吾人身體之一部。非一爲肉體而一爲靈魂乎。曰然。然則肉體非可視。而靈魂爲不可視者乎。曰此自然之結論也。

蘇子曰。余前言靈魂爲知覺之機械。而役使肉體。使起視聽五感。當被牽入肉體時。其靈體惑亂。恰如醉酒然。一日被肉體釋放後。復於清靜真常之域。毫不受外物。

妨害。可永遠自由矣。此非所謂知慧自由者乎。

開伯士曰。誠如君言。善哉。

蘇子曰。由前種種斷定。靈魂性質究如何。開伯士曰。由此可知靈魂為無限不變性質。雖至頑冥不靈之人。決不能否認也。

蘇子曰。然則靈魂與肉體。合體時。自然命令肉體而使服役。此二職者。果何近於神。而何近於人乎。所謂神者。出令。而人者。受令也。靈魂果何似乎。開伯士曰。靈魂似神。而肉體似人無疑。

於是蘇子曰。開伯士。然則可得如下之結論。

靈魂者。

神性	不死	智性	單一	不可分解	不變
人	死	無知	雜多	可分解	無常

肉體者。

吾所愛之開伯士。此論尙可否定乎。曰不能。由此觀之。吾人肉體誠無常。而靈魂乃不滅者矣。曰然。

故可視之肉體一分解卽屍體耳遺骸耳枯骨腐肉耳瓦解冰消耳。曰然而不可視之靈魂則不然彼何歸乎將歸於純潔高尚真神之所居而進於善良智慧者也。要而言之靈魂之性質本源如衆人以爲風可吹散者決無此事實於脫離肉體後毫不受肉體污染而保其永遠自由耳。故靈魂學乃真正哲學以教真正弟子使常以死爲心何以故吾所常言所貴乎哲學者乃知死之學也。開伯士曰然。按知死者卽孔子之知命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易所謂知死生之說幽明之故也。

按或以爲生死之說迂遠而不切於實用此猶愚人但知乘火車而以研究礦學采煤之事爲無用也。近世人若王陽明曾文正皆以弱書生立經世之功而陽明居龍塲時於他理皆明惟生死尙不能脫然乃作一石棺朝夕靜坐其中曾文正常言血肉之軀無百年而不壞者也其亦能成一時之業以此哉蘇克雷地之所以爲蘇克雷地者其根本受用正在此一點耳學者其知之

夫彼不可視之靈魂既神聖不朽游於不可視之法界則凡塵世所有愚癡誤謬恐

怖卑污私慾及諸惡事一切脫却而永與諸善神常存享安樂之福矣此言何如

曰然無疑

蘇子曰夫智善者之靈魂既如上述然若人未死以前其靈魂常被汚染不潔僕役於肉慾誘惑於荒樂真性犴皓於血肉軀殼但爲人役以視以聽以嗅以嘗以觸凡爲情欲所感以驅使之者此其靈魂之形性雖肉眼所不能見然以哲學察之彼於眞理智慧已久成冰炭此靈魂一旦脫離肉體而死果爲何狀尙得純潔無雜否耶曰此決不能

如此靈魂常以肉體爲心其性質遂生變化爲肉體所束縛矣此卽佛家眞如受無明薰習之謂

曰然

蘇子曰吾愛友乎吾此有形可視之質體粗濁耳重滯耳泥土耳而彼靈魂由被可視質體驅役已久壓抑成性無能解脫遂不敢遊高明之域仍彷徨世間人常言死者之鬼出沒於墓地隱現於墳塋者此其故無他卽由脫離肉體時魂不純潔

被現世粗濁物質。浸潤而墮落。遂至復爲可視之形體也。蘇君。此理誠然。

是故開伯士君。應當知此所言者。真實不虛。非善人之靈魂。而惡人之靈魂也。由其生前爲種種惡行。故沈滯幽埋於陰鬱之鄉。此卽所謂受罰也。彼爲羈絆所縛。煩惱所囚。遂輾轉入於動物體內。而幽閉其身。循業糾纏。至其應幽閉之牢獄。則與彼生前所執著者。爲同一性質耳。

開伯士曰。君意其性質如何。

蘇子曰。彼貪食。放蕩。嗜酒者。此等人之靈魂。應入於驢馬動物之身。君以爲何如。

開伯士曰。此說誠然。

彼行爲不正。好壓制亂暴者之靈魂。必上入於鷹鷂。下爲豺狼耳。豈有他哉。開伯士曰。此理決無疑。

然則其他種性質情欲。亦無難準此推知矣。曰。誠然。

是等人尙較有幸福者。則以其生平雖無心專攻哲學。然由習慣注意。以節制正。

義自樂。竟踐履人世德義也。曰。彼等何故有幸福乎。

此等人靈魂所再入之身。亦與其前生性質相類似。必爲頗溫和者。可化爲蜂。蜜。蟻。類。或亦可復爲人身也。凡世間正直溫和之人。大抵由此類轉生者耳。曰。誠然。

按此段談理。幾盡與楞嚴第七八卷合。惟佛說更詳密耳。必須與對讀。方知其妙。其原理。則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

蘇子曰。是故不修哲學。死時不純潔者。不得高明善神之許可。不能與爲伴侶。惟愛智者得之耳。二君應知。真委身哲學者。必禁一切肉慾。反抗之。降伏之。彼終日愛金錢。貪權勢。爭名譽。爲惡行。患得患失。戚戚於貧賤者。常不得如此也。曰。然。善注意自己靈魂者。決不服從肉體而與之告別。隨高尚嚴淨哲學所引導而樂赴之。開伯士曰。所赴奈何。

眞愛智之人。其靈魂初雖繫縛於肉體。而無用哲學力時。其靈魂已透破牢獄之鐵窗而睹眞實光明。故得安慰而解其束縛。凡無智塵垢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佚者。皆勸斷其虛僞。善勸自己靈魂。勿爲所欺。勿信賴之。除必需不得已外。一切禁止之。夫然後靈魂乃得自由純潔之實也。以是之故。眞正哲學家。關於感情諸事。凡大喜大怒快樂苦痛貪欲恐懼等。一切斷除之。以皆將來害惡故也。至因供給肉慾而損害其健康犧牲其財產。實可謂不思議之大惡者矣。曰何故。

蘇子曰。在常人皆以快樂苦痛等。深切感覺。爲最明確眞實。而實不然。何者。苦樂不過一種之釘。釘合靈肉於一處。遂信肉體爲眞。靈魂亦眞在其處耳。不知此由靈魂甘爲肉體奴隸。與彼同其苦樂習慣。遂不得不同其欲望。而下淪他界。污垢不淨也。沈於他物體中。萌芽成長。遂與神聖純潔。專一之交通。隔絕矣。開伯士曰。誠然。

開伯士是故眞愛智之人。其節制與勇氣。決非常人所知者。正以此故也。曰誠然。彼眞愛智者。乃於哲學上求靈魂之解脫。故斷不委棄其身於苦樂網中。爲之奴隸。其性常靜。其情常平。雜欲不生。遵道而行。深思智理。親見眞實聖靈。以自頤養。而終其生。比沒後。則靈魂隨所樂感之善神眷屬。以安居。無復下土諸惡濁也。二君勿惑。如此頤養之靈魂。斷無爲風吹散者。

蘇子言已。暫時沈默。一座寂然。但開伯士孫美雅士仍私語。蘇子見之曰。復有餘疑。隨汝所問。今正是時。

輪迴下

孫美雅士曰。吾二人因所問煩瑣。恐瀆君。故相推讓耳。

蘇子莞爾笑曰。噫。孫君是何言。與君等應知余今日談論。并無異。平時毫無不幸之事也。君許余爲預言之白鳥乎。夫白鳥者。爲亞波侖之神鳥。能預知死期。則歌其一生之事。其歌調較平時尤爲快美。喜得至於神旁也。然俗人謬謂其將死而鳴。哀不知此鳥。雖嚴寒饑餓苦痛。任何苦境。決不歌也。余自信所受預言之力。優於白鳥。故今恣汝所問。幸勿躊躇。今當雅典十一行。行政官許所時。吾等可互相語也。

孫美雅士曰。善哉。余輩賦性怯懦。於君所論。尚有所惑。蘇子曰。所惑云何。

孫美雅士曰。今以琴音喻之。例有琴可發出樂音。然琴乃木質。絃乃絲類。若謂人曰。琴雖毀時。其美音尚在。可乎。人之靈魂。亦如樂所出音耳。人體由寒溫燥濕諸血肉以成。此諸原素配合適當。而智性以生。假有靈魂。亦猶諸琴絃相配而生樂音。若身體諸絃。或疾或病。或張或縮。或至於死。遺骸朽敗。猶琴之毀壞也。人有以此問者。將

如何證明琴音與靈魂之常在乎。蘇子乃如常凝視諸人而微笑曰。善哉。問乎。諸君。孰善答此問者。此一攻擊。殊有力。雖然。開伯士。汝尙何言。

開伯士曰。余所疑者。其比喻如下。靈魂如人。肉體如衣。一人可着數多之衣。然其人終死。而最後所脫去之衣。尙多存若干時間。一靈魂可經數肉體。然終有死時。歸於消滅。又若某人靈魂死後。至再三四死而更甦。然此事吾等今無其實證。按此未見借尸還魂

相片而徒輕事信仰。則不可不謂愚。以此之故。人每將死時。常恐懼靈魂之消滅耳。

二人發此有力質問後。四座驚疑。對於蘇子之言。不敢決。一時大爲震盪。

爾時。蘇子。顏色溫。和。愉快。殊甚。靜聽兩人駁論。法宜通坐於其右側。蘇子徐以手摩法宜通之頭髮。下至於頸。呼之曰。法宜通。世有厭人之人。與厭理之人。汝知之乎。曰。何如。

厭人之人。初乏閱歷。以世人爲盡良善正直。無不可親信。一經閱歷。乃至盡厭世人。無一可與者。此厭人之人也。厭理之人亦然。彼於感情上缺乏經驗。不知經驗者。乃

明教人知世間真相。凡極端反對之事。若大小美醜等。皆爲少數。而平常多居其中間也。法宜通曰然。

蘇子曰。彼厭理之人。不知此也。其於片段理論。則深信。爲有得比。使入精思詳審之。域遂不克鼓勇深入。不論曲直。可否一切付之不理。以爲世間全無真理。無一可據也。法宜通曰然。

蘇子曰。凡事確爲真理可知者。初信而終疑之。此誠可謂不幸人。已彼不究自己。無才但以感受一時煩悶。故遂棄明顯之真理。而退偶流俗淺見。致喪其真理之慧命。良可歎也。法宜通曰。然誠不幸矣。

蘇子曰。是故人凡有議論。其思想不可不健全。勿失哲學家面目。淪於俗見。固執己說。禦人以口給也。余之議論雖多。然惟期會真理。不願身死後。留少許之悲哀。以困友人。孫美雅士。開伯士。此余本心。余以此心而爲論議也。故願君等勿念蘇克雷地。而認真理。若余說真。則應與余同意。否則應全力反對。勿使余如蜜蜂身死之前。留

刺毒於君心耳。頗似法華經屬累品語氣沈痛乃爾

吾今問二君。君等於吾前所言。疑其全部乎。抑一部乎。曰。其中一部耳。然則吾前知識由回想而來。靈魂在肉體之內。凡此等推論所得者。君意如何。二人曰。此則無疑。

蘇子曰。賢友乎。君尙以琴音比靈魂乎。夫琴與音之關係。琴先成。音後立。故先有琴。後有絃。復有音聲。至成音樂。則在最後。故音樂之消滅亦最早。靈魂與身體關係亦如是乎。我國六朝時人有以靈魂與肉體比刃之與利者。以爲刃亡利不能獨存。其誤與此同。 孫美雅士曰。否。

然則君之意見何如。孫美雅士曰。關於回想靈魂之證明。余已確信。特從或然上引喻。使後人不復疑。而更執此說耳。然則孫君亦如文殊示現。啓請爲末世衆生解惑也。

孫美雅君。且更從他面以證其誤。夫琴之音樂。除由諸原素物質構成以外。尙有他作用乎。曰。無之。

故音樂者。非有能導諸原素物質之力。乃待琴而後生者。靈魂亦如是乎。曰。否也。

蘇子乃謂開伯士曰。開伯士君以靈魂之事。若經數生而終不免有死。則哲學家信有他世界者。空爲愚昧信仰耳。吾語汝。吾昔少年時曾廣爲自然界科學之研究。欲察萬物之原始。何由而成。何由而壞。諸動物之成長。天地之本元。種種學說。惑溺實甚。又有萬物皆心意說。哲學教師亞克戈拉士。余親炙之。而考天文星宿地球諸說。皆費巨金。竭力攻究之。聞得終無多。全歸失望。此學派終不能通。世亦無能說明者。故不得不易一術以研究之。開伯士曰。其方如何。

蘇子曰。無他。卽吾人靈魂之眼。不可毀傷是也。何者。人於觀日蝕時。則映水面而觀之。恐傷其眼也。若人以感覺之眼觀萬物。亦傷其精神之眼。終於盲目。故不如歸於心意界。以求真理之爲愈也。例如絕對美之外。餘皆美之一部耳。此說何如。開伯士曰。然。

今有人以色彩形狀等爲美之原因者。則不可許之。以其徒混亂余心也。蓋非其物狀態之美。而由認其美之存在者。斯爲善耳。此說如何。按此卽萬法惟心之理曰。然。

蘇子曰。賦與身心生命之性。爲何物乎。曰。靈魂是。

然則靈魂之職。在賦與人以生命乎。曰。然。生命之反對爲何。曰。死。

然則死者。必非靈魂所與矣。曰。然。彼偶數之反對爲何。曰。奇數。

正義之反對爲何。曰。不正。然則死之反對爲何。曰。不死也。

然則靈魂容受死乎。開伯士曰。否。然則靈魂不死。非已證明耶。曰。誠然。

蘇子又曰。寒冷與雪。溫熱與火同乎。曰。否。曰。若冷熱之原理不滅。則雪與火可

滅。而冷熱非滅乎。曰。然。

夫不死者亦如是耳。若不死者不滅。則靈魂不滅也。曰。然。尙待他種證明乎。曰。

足矣。

蘇子曰。夫神及生命之原性。及不死者皆不滅。固人所易知也。曰。誠然。此卽法性不滅也。

靈魂不死。故可死者。僅人之一部分。而與全體毫無關耳。曰。誠然。

開伯士。靈魂不死不滅。吾等靈魂遊於他界無疑矣。

開伯士曰。余已無復餘疑。若我友人尙有疑者。可速發問。今正是時。勿失機會。孫美雅士曰。余亦無疑。惟此大事。人之心力弱者。以余等觀念爲不確實。奈何。

蘇子曰。善哉。前於第一原理。雖已確認。尙有須討究者在。

曰。然。按以前皆論原理。此後乃下篇應用。

論也。

蘇子曰。若靈魂果不死。則人應如何注意乎。此非但吾等一生之事。卽永遠之事也。是故。若於此。怠忽者。誠至危險矣。若一死萬事告終。彼惡人可由此而獲大利。彼不但消其肉體。且以此而消其積惡。然以靈魂永遠不死。故吾人除達此至高之道德。智慧外。他無救濟罪惡之法也。

君等當知人之死後。其情狀何如乎。其靈魂行於他界。除生前所修習之道德。知慧外。無一物可持去者。故或死而得大利益。亦或得大害。此人人所知也。

人死之後。其靈魂與他死者聚集一處。受陰曹判決。宣告後。隨接引者而至他界。隨所應而受報應。經過一定時期。隨他方接引者。復返送於此世。然赴他界之道路。非

一直線而多歧途。如泰利法所云。蓋若一直線。則人盡不迷。無須接引矣。以其路多

歧。且有曲折。故古來致祭鬼神儀式。皆於地上三歧路分之。由此可證也。按此可證

說習慣古來一律矣。豈偶然哉。凡賢明智慧純潔正義之人。其靈魂至此不迷。善知四周情狀而前

進。與諸神爲友。隨所接引而升樂土。若一向執著於肉體之靈魂。經幾多劇烈抵抗。

或暴力苦痛等磨折。其精靈消滅矣。又衆靈魂聚合時。不純潔者。殺盜者。或與此相

等諸犯。其靈魂無人接引。徬徨無告。須獨閉置一定地所。經一定時期。乃流向他界。

任生前有何能力。至此毫不能抵抗也。

諸君知否。夫地球中有種種可驚怪之區。其廣大及性質。皆非平常地理學家所知。

而無名常人所言或不誣耳。

孫美雅士曰。余關於地球諸紀錄。聞之甚多。君所言者。頗願聞之。

蘇子曰。余今迫於刑期。不能詳言。僅就余所知地球種種形狀處所。述其大要。

孫美雅士曰。願聞。

蘇子曰。第一由余所確信。地球乃爲球形。位於天之中央。不須支持而自存在。其四周與天際距離皆等。亦由地球自體平均。故無墮落傾側之虞。地球體積甚大。由法義士河今黑海及東岸至荷拉克來河今西班牙地。不過其海岸一小部。如蛙居沼邊耳。

此外他種住民甚多。地面有種種凹狀。水霧等空氣注之。然真地卽純潔之天。星辰粲列。普通所謂空氣界者是。至地球乃其沈澱物耳。吾等住此窪區。自謂住地表。乃爲所欺。如海底動物。自謂居水面。隔海而見日星。卽以海爲天也。惟此等動物智力薄弱。進取遲緩。不克出遊水面。無能舉頭海外。遙接純潔世界之美。因無見者。亦無得而聞焉。吾人無聞亦復如是。

吾人本居地窪中。乃自想像爲住於表面。以空氣爲天。而想像星辰之運行。實由吾等薄弱遲緩。不得達空氣表面故也。假有人能達外圍界限。則如魚之遊於水面。而見上方世界。接於真天。真光。真地。何以故。吾人所住之土地。爲岩石毀損。所居之海。爲鹹水腐蝕。凡高尚完美之物皆不生。茫茫地上。僅洞窟砂石污泥不淨耳。

按凡宗教家。皆有他世界之說。故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耶教有天國之說。佛說淨土特詳而妙矣。此土乃蠢衆生之業報所感耳。若佛居此土。便是妙莊嚴土。維摩經云。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念。謂此淨土以爲不淨。我見釋迦佛土清淨如天宮。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荆棘砂礫。土石穢惡充滿。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菩薩於一切衆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卽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妙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衆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我佛國土常淨若此。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蘇子又曰。孫美雅士。余將語君天路愉快之語。願聞之乎。曰。敬受命。

諸君當知。彼上方世界爲圓球形。從天上視之。如十二片柔皮所包之畫線。飾以種種色彩。美麗如畫。到處皆然。更無穢惡。光輝瑩澈。或紫金色。或白雪色。其餘衆美色。

皆凡眼所未曾見。其中充以空氣與水。同放其光。而其全體變化萬千。所生萬物樹木花果。異常芳美。亦如其地。迥非下土可比。遍地寶石。皎潔可喜。凡此土之瑪瑙。綠玉。碧玉。及他寶石。皆不能比。何以故。彼土寶石。由純潔之氣所成。此土寶石。皆爲腐敗鹹鹽分子。汙染蝕剝。又爲動植物種種不淨疾病所浸漬故也。其各寶石。金光銀光。及種種光。燦然輝耀。隨處光滿。令人樂觀。此令世界王宮寶殿無顏色矣

其中動物人類。或住地上。或住虛空。如吾人住海濱然。又或住島嶼。空氣周流。其氣純潔。溫度適佳。長壽無疾。其諸人民。視聽臭覺。皆極敏利。非此土人民可比。此如彌陀經言

人有五通也 神社聖堂。所在多有。諸神巍巍。坐鎮其間。人民得聽神聲。相與酬答。欲見日月及諸星宿。卽如實見。此外所有福樂。歎美不盡。此爲大地球全部四周境界。其地表面凹窪中間。有種種處所。或較吾人住處深廣。或復深狹。或有淺廣。此諸凹處。皆有通路。貫於地球內部。互相聯絡。宛如蜂窠。於此穴中。有水流。出。或爲冷泉。或爲溫泉。或有猛火。火河溶解。爲泥土河。或薄或厚。地球內部振動不停。或上或下。有

時諸窪下陷。貫通全地。故荷馬詩云。

遠哉遙遙。達於無底。

卽謂此也。非但此詩。他章亦言之。又不但荷馬。他諸詩人所屢稱倒擄倒牢大地獄是也。由地內部上下動搖。故其諸河流出入裂口中。其所流體。無牀無底。上下動搖。四周空氣與風隨之。恰如呼吸。是生暴風。無能抵抗。水勢衝激。周流不息。由地下道。充滿地上。凹窪爲海。爲湖。爲河。爲泉。再入地中。迂回曲折。經過諸地。而再入倒擄倒牢獄中。其流入也。或從上而下流。或側面而突進。或平行而齊奔。或蛇蟠而環抱。要皆流入大裂口中。但各川河。任從各面流入。必流歸中央。決不相離。以諸川對面皆斷釜絕壁也。

其河甚多。有種種名。最著名者有四大河。外部一河最大。曰亞加璠士河。爲環狀而繞地球。與此河爲反方向流者。曰亞海侖河。經沙漠地。而浸入地下之亞海西亞湖。此湖水沿岸爲死者衆多靈魂所集。或長或短。至一定時期。彼等生爲動物。再押

送地上。第三河。流於上二河中間。其出口處。有廣大之火湖。其湖廣大。過於地中海。按此可參觀佛說地藏本願經。否則不能明以蘇子爲妄言也。泥土及水。皆如沸湯。混濁之泥。環流地球。經過諸地。至亞海西亞湖端。然此濁水與湖水。并不混合。尙循環地球數次。而入於較深之倒擄倒牢大地獄。此第三湖。名曰霹刀佛開通河。乃地上諸火山噴出之處。第四河流。與此又爲反對之方向。先經荒蕪不毛之地。入於紺青闇色之處。此名士囚克士河。流入士囚克士湖。入湖以後。其水受一種不思議力。經過地下。爲與前反對方向而迴流。行近霹力佛開通河反對側之亞海西亞湖。但此河水。不與他水混合。依舊環流。而入於倒擄倒牢大地獄。此河卽衆詩人所歌之苛克土也。他方世界情狀。大畧如此。凡人死者。各由其靈魂力所感導至此處。或爲敬神。或爲傲慢。各從其類。而受宣告。若自心無善無惡者。至亞海侖河時。須乘船而浮湖。滯於彼處。淨其惡行。得赦其惡。而得善行之報。若重惡之徒。褻瀆侮聖。殘忍不法。殺盜等犯。卽投入倒擄倒牢大地獄。不得復出。按地獄之數。此僅言其一。若佛經則言八熱八寒種種地獄也。

惟雖犯大罪。而出於一時無心者。如乘怒而侮父母。後能反悔。或實無意而害人命。如此等輩。僅投倒擄倒牢大地獄一年。按此未詳其年月長短。與世間異。若佛經地獄一日。抵人世三千年也。

比一年後。水波再來。投之上方。凡殺人者。投入苛克土河。殺父母者。投入霹力佛開通河。終皆送入亞海西亞湖。當此之時。犯者哀呼。懇被殺害者之憐憫。施恩救之。必須求此河所出湖水之許允。若其懇請有效。則使彼等出於湖水。止其苦痛。否再入倒擄倒牢大地獄。再送於河中。直至被害者施恩裁判宣告。乃得出脫。

然至生平爲清潔神聖生活者。則斷不下入地獄。而上升於清淨樂土。彼以哲學自淨其意者。此後全解脫肉體。永住美麗仙鄉。不可殫述。惜余今無暇告汝輩也。

諸君當知。由此二事觀之。吾人在世。可不力求道德智慧乎。其報酬厚而希望大也。凡上所言。亦不盡出有智人語。余固不能盡斷爲正確。然以余觀之。苟靈魂不死之事。得以證明。則此等事。并非不當。而大可深思者矣。此中實有無限光榮。足自慰藉。余所以不憚詞費。爲此長談者。此也。按蘇子結語似鬆實緊。乃蘇子問答式口吻。常態讀者勿謂蘇子尙與人商量也。

君等應知肉體之快樂裝飾。乃表面耳。與謂爲善。寧謂爲惡。惟智慧與靈魂。不待外求。而有天然裝飾。卽

節制正義勇氣自重真理。

是已。爲此裝飾者。時期既到。靈魂將至他界旅行時。乃知之耳。

余今時期已到。如詩人言。運命召我矣。今不可不飲毒藥。將先入浴。余死後不勞婦女等洗余屍體也。



蘇克雷地傳

欲知蘇克雷地之事。可考者有二書。一爲其弟子柏雷圖所著對話篇。二爲其弟子色諾芬所著回想錄。特柏雷圖與色諾芬二人所學各異其趣。柏雷圖以其師蘇克雷地爲大理想家。而色諾芬則謂爲實踐道德家。蓋柏雷圖當有以己理想託諸其師。不可復辨者耳。鶴紳按蘇子爲實踐道德家無可疑者。晚年所造益深。與言哲學色諾芬好史學則與言實踐二人蓋得聖人之一體者。與至色諾芬所傳之蘇克雷地又關於理想者太少。人謂色諾芬本一歷史家。而非哲學家。故於其師之哲學不能盡得其傳也。雖然。色諾芬爲歷史家。故所記載真實不虛。而柏雷圖所傳則適足補色諾芬之不足。故據此二書參以他籍。述蘇子傳畧云。

一 時代與家庭

蘇克雷地 *Socrates* 西歷耶穌生前四百六十九年（或云四百六十八年又云四百七十年）生於希臘之雅典 *Athens* 一小邑。曰亞老伯士。蓋雅典郊外邑也。是時

當中國孔子卒後十年。印度釋迦佛滅度後九年。大哲列子方著書。中國周元王末年。明年貞定王立。魯哀公將以越去三桓。不克而出奔。其前四年。越滅吳。范蠡去越之歲。而希臘水陸軍大敗波斯之後十一年。羅馬貧富爭亂時也。蘇氏之父曰蘇風龍克氏。 *Scophoniskos* 業雕刻石工甚著名。母曰費那雷地 *Phainarete* 業產婆。其誕日相傳爲五月六日。蓋今陽歷五月二十六日云。家素貧。然幼時得受普通教育。習父業。因非所好。遂中輟。改習哲學。其哲學師。衆說不一。蓋曾爲奇矯哲人亞那沙古拉之弟子。或曰從帕爾美尼德 *Parmenias* 學哲學。或曰但讀其書而未親炙。帕爾美尼德。研究萬物變化原理家也。此外當時詭辯派之普漏塔戈拉士。戈爾加士。普漏大加士等學派。蘇子皆未受學。蓋蘇子之學。所謂天縱生知者。與少時稍習自然哲學。以其不完全而廢之。與蘇子同時名人。政治家則排理克來。哲學者則達謨克理達。雕刻家則富德。又尤理比德。長悲劇。亞理士法內。長喜劇。美人亞西帕夏。長交際也。

蘇子設教。在中年以後。然中年前有一大事業。則與女子深提迫 *Xanthippe* 結婚是也。深提迫氏者。性情强悍不馴。常侮蘇子。一日客來。深提迫正以事詬譁。蘇子不應。比客去。妻以桶水灌其頂。水淋漓至地。蘇子徐曰。初聞雷鳴。今果大雨矣。其寬容如此。或問蘇子何故與此悍婦結婚。答曰。馭馬者不可不先習馭悍馬。我之一生將以馭天下爲事業。故與此婦結婚。若能忍其悍而治御有法。異日對於世人無難忍者。乃可與親睦矣。

一一 從軍及從政

其後蘇子離家庭。于役國事。三次從軍赴戰場。勇名大振。始爲普涕隊亞 *Potidaea* 戰役。 (前四三二二年蘇氏年近四十) 次爲德淪 *Dalton* 戰役。 (前四二二四年蘇氏約四十五歲) 終爲雅非波利 *Amphipolis* 戰役。 (前四二二二年蘇氏約四十七歲) 其在戰場。軼聞甚多。身體強固。耐飢渴。堪寒暑。忍勞苦。從軍兵士無及者。 參觀本書修身 上下我國民。當深思之。每值食物缺乏時。蘇子常數日不食。毫無所苦。俟食物充足。衆人食

已。乃。食。不。嗜。酒。嘗。與。人。共。飲。頗。豪。然。未。嘗。見。其。醉。也。塞。上。嚴。寒。大。雪。冰。霜。裂。地。衆。伏。不。出。出。則。厚。衣。毛。皮。蘇。子。被。常。衣。露。面。赤。足。踏。冰。雪。爲。戲。無。難。色。同。列。者。每。嘲。笑。之。其。矯。正。國。民。柔。脆。文。弱。弊。風。而。實。踐。軍。國。民。天。職。以。身。設。教。有。如。此。者。

蘇子富於鍛鍊體魄之勇力。又富於深遠緻密之理想。方從軍時。夏朝同列。見其植

立一地而沈思。若自問自答者。至正午不移其處。午後。兵士布席樹蔭。晝寢。共指

示曰。蘇克雷地。依然植立未去也。歷暮至夜。次早日出。始去原處。按此事酷似王陽明少年遇僧

從之靜坐事此爲普涕隊亞戰役事。是役也。蘇子有少年友曰雅爾西北德者。Alciades

負傷。蘇子撫之善。雅爾西北德深感其恩。并上報其軍功。爲請榮賞。蘇子辭之。以

功讓雅爾西北德。

後七年。雅典軍敗退於德淪。雅爾西北德語人曰。是時。予爲騎兵。蘇子爲步兵。余於

退軍時。見蘇子態度鎮靜沉雄。內衛同列。外禦強敵。其堅固不拔之精神。較普涕

德亞之役尤老練也。見柏雷圖所著宴會篇蘇子不但勇於戰事而已。爲評議官。爲司法官。

皆克踐德義。口所言者必身行之。正義所在。雖暴官強迫不爲動。常曰。不正之行。雖政府命令不受也。爲元老院議長時（前四〇六年蘇氏約六十三歲）拒絕暴徒無理之要求。與全議會所決議反抗。終不爲撓。泰山巖巖。守司法官之正義焉。

見柏雷圖
辯證篇

二 講學

蘇子設教。使人易注目者。其貌陋。鼻低。向上。眼大而突出。唇厚。腹大。相者曰。子貪色。多欲之人也。蘇子曰。然惟善克制吾欲耳。蘇子思想高尚。德行純固。長於辯論。在講壇時有非常服衆之力。世稱能言者爲蘇克雷地。辯舌云。然蘇子常自稱無學。無智。聞有智者。卽親訪之。卑詞謙虛。以就教人。喜其詞巧。而顏和不覺爲移。無不願告以所知者。鶴按此與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相同與人語善誘人。隨問隨答。漸次移人出其意。表而摘發。誤謬得自相矛盾之結論。不得不自認其咎。雖旁觀者亦笑之也。世以蘇子巧於論說。或稱蘇子爲詭辯派云。

詭辯派者。希臘自昔盛行之學派。教人德義。及處世理法。若道德哲學。雄辯。修辭學。等。以增進人才。知德行者也。當時著者。爲普漏塔戈拉士 *Protagoras* 戈爾加士

Gorgias 席普亞士 *Hippias* 普漏大加士 *Proklos* 等。然學風。敝壞人心。侈汰尙虛榮。

競財利。但以巧辯。則口爭。黠慧。美衣。豐食。飾其姿容。廣其徒侶。交結豪貴。游揚雅典。市以邀時譽。與猶太衰時。耶穌所痛惡之法理。塞人長衣。上坐者。正等。蘇子憂之力。矯時敝。惡衣服。菲飲食。跣足游行。各地若市中店旁。運動場等。所至遇少年老人。婦女。工匠。勞力。路人。皆教之。所教皆日用實踐。常識。立身德義。處世才幹。增進國民智德者。教畢而去。不受一錢。故詭辯派卑而妬之。嘲其所教爲無價值焉。

蘇子職業生計如何。蓋不可考。其妻深提迫生三子。長曰雷勃落克。次曰蘇落尼加。三曰美宰內士。參觀本書 孝弟章 蘇子居家時少。其生平自任。唯改造民格。教導後進爲務。蓋目擊雅典俗敝。思有以改革之。猶孔子化魯。耶穌化猶太也。而蘇子設教。絕非道德空迂之談。其養成人物之法。德義與材能。知識並重。以有德無才。難爲完。

人。宣。力。國。家。有。德。無。智。則。其。成。德。正。確。精。密。或。陷。於。誤。謬。觀。其。教。人。之。旨。歐。洲。今。世。實。利。主。義。早。發。源。乎。此。矣。參觀交友章

蘇子教人常用問答法以教授法論之。卽先用消極而後用積極是也。先用消極者卽蘇子自作疑狀使人自述所知扼其短而折之如病者訴其症狀脉案畢具乃對症發藥世稱此爲產婆法謂非於意外注入艱深新材唯從其固有知識整理而抽出之如苞發花如井出泉始於微而終於沛然莫禦如草木滋長胎兒誕育非由外鑠也蘇子之母費那雷地業產婆故世亦稱蘇子問答式教育法爲產婆教育法今日教育所以取開發式而避注入者乃蘇子爲其先河所異則蘇子并用於成人耳蘇子問答頗似近世英國培根之歸納法皆主實驗主義特說明系統觀察範圍無其精密又蘇子所教普通人多切於日用倫理而略於高遠物理此其異也。

蘇子以此問答法接引後進及詭辯派壁壘精嚴有如用兵乘敵不備一擊而覆之。

其與傲慢青年尤西對馬 *Euthydemos* 論正不正古勞公 *Glaucon* 論強國折其虛

僑而歸平實皆以此也。參觀本書
詭辯章

蘇氏本旨必非禦人以口給爲明理祛惑引人正道各勵其職業故耳常曰凡有業者必不可輕賤可輕賤者唯游食惰夫耳故其教市人工匠等述所事職業不以爲可恥而以爲天然本分其賤分利重力食貴職業如此

蘇子巧於詞令善於交友篤於情誼諄諄慰勉聽其說者無不感動故聞蘇子講論無不歡喜鼓舞以去又近時興味教育之本源也

雅爾克彼得者一活潑少年爲蘇子門人熱心功名初與蘇子游於宴會席上面贊

蘇子曰我擬蘇子於雕像幸勿以爲嘲諢也蘇子若市中塞雷紐士像 *Selenos* 此

像外形滑稽多趣啓視內部則尊神在焉又若馬爾塞笛之西土盧神（半身人

半身獸之神）馬爾塞者能以笛發妙音感動天地君子然一身不用器械發妙

音而感人神速吾等非不聞雄辯家裴耳克里等演說然其感甚微惟蘇君之論

卽偶傳聞之老幼男女無不心動者余嘗欲塞耳以至蘇君前然入座則忘不覺日之移也抑蘇君語言痛切直指余心使余自悟其卑下一旦離蘇君外出世間功名心勃然發動比見蘇君時每欲自隱其形恐一受命卽不自主非不欲與抗而破其論然力卒不能故精神屈伏甘爲奴隸亦所不辭焉故余之希望惟有不_在人_間耳要而言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蘇子者也如勃良塞德 Brasidas 可比亞尺流 Achilles 如排理克來可比內史陶 Nestor 及恩吞奴 Antenor 惟至蘇克雷地則古來無可比者惟有比之市中塞雷紐尊神耳此吾所以贊美蘇君者也見柏雷圖

宴會篇

蘇子感化力之偉大如此故凡接其餘論瞻其丰采者無不如磁石引鐵一時名士宿儒後生小子老人美女無不樂聞其論說試舉其最著人物則如

高慢之克利加士 果敢之雅爾克彼得 Alibiades 辯論理想大家柏雷圖 Pi-

aton

尚德者安德臣 Antisthenes

快樂主義雅理士提卜 Aristippos

天真爛

慢如小兒之哈爾美革尼 Hermogenes 軍人兼哲學家史學家色諾芬 Xenophon

熱心青年沙利風 Chairaphon 大排力克來 Perikles 之子小排力克來 冷淡之

克利克拉弟 Kairkrates 正確倫理學家之尤克理德 Eukleides 篤於舊情之

老人尤理皮得 Euripides 議論從橫之孫美雅士 Simmias 開伯士 Kebes

老友克林通 Kriton 最愛之弟子法宜通 Phaidon 優美之法都勞士 Phaidros

哈爾美德 Charimides 更有著名女子提都達 Theodora 其他工匠市人軍人等

蘇子門人中有尤克理德 Eukleides 者其入蘇門也。因緣甚奇。爲古今所罕有。尤克

理德爲美加拉人。好哲學。遍觀前代諸說。聞蘇子之風。深慕之。會雅典與美加拉

失和。雅典市中捕美加拉人。則科以終身之罰。尤克理德以慕道。故於森嚴之國

法亦并忘之。作婦人裝。夜至雅典聽蘇子講論。美加拉至雅典。凡六七十里。尤克

理德常往返其間。聞蘇子所論。歸而思之。蘇子死後。柏雷圖及諸弟子避難至美

加拉。尤克理德遇之厚。克盡友道。故美加拉學派。實尤克理德始創之也。鶴神按尤克理

德以算學名家
後世猶稱之

雅里士提卜者。埃及求來奈之富人。也。尚快樂主義。惟以道德節制之。不使太過。其究竟。以得快樂爲善。稱爲克理尼地方 *Kyrene* 學派。

安德臣者。初師事戈爾加士 *Cebes*。後自設教。教弟子慕蘇子學風。遂棄去師位。詣

蘇門執弟子禮。又率其弟子同師蘇子。此其事例。如世尊說法。三迦葉自棄其事。

火之。教率弟子而共事佛也。宋張載擁皐比講易聞程子乃師事之亦然 安德臣學派。不主快樂。尙清

貧。貴克己。初見蘇子。著敝衣。有得色。蘇子視之。知其中貧賤驕人之病。詰之曰。安

德臣。汝衣服之破綻。卽見汝虛飾矣。安德臣後爲犬儒學派。犬儒學派者。言其生

活與犬相近。此比於中國。殆古代巢父許由懸瓢洗耳之風。後漢獨行傳中人多

類此。可謂天民已。鄙人另著天民道救國論 而犬儒派者。多以乞食爲生活。殆中國林類拾穗。

焦先伏草之儔。與東西兩海。其中爲印度。印度婆羅門派。此風益盛云。

安得臣弟子。有戴格尼者。 *Digenes* 奇人也。多異聞。常白晝提燈遊雅典市。曰。遍覓雅

典城中無人也。置一木桶。寢食其中。傲然與亞歷山大大王 *Alexandros* 談論。一日捕於海賊。被賣爲奴。海賊問汝何所長。曰長於治人。汝欲賣我。可賣與求主人者。一日柏雷圖宴會。不待其招。跣足塗泥入席。踐汙其地。氈曰我以此踏柏雷圖之高慢也。柏雷圖曰噫。戴格尼。汝尤高慢哉。安德臣學派之佯狂憤世。惡富貴。重貧賤。有如此者。擬諸東海夷齊。叩馬面折。武王楚狂。荷篠諷責孔子。亦其儔與。

柏雷圖者。雅典王者之後。母亦出名門。蓋貴族也。初爲海拉克來弟子。後游蘇門十年。蘇子歿後。大傳其學。著述甚富。今存者尙三四十種。主眞善美合一說。理想高大幽玄。照耀古今。最有名者。爲靈魂輪迴說。與理想國即共和國也。特非今所稱共和國而已。其靈魂輪迴轉生說。甚似佛說。其心靈學派。近又盛稱於世。稱新柏雷圖學派。其著書皆用對話體。稱對話篇。其所處境與戴格尼不同。故學說亦異耳。

色諾芬者。雅典良家子。爲著名軍人。紀元前四百一年。曾率殘兵一萬。從波斯退還雅典。世稱一萬退軍。爲蘇門高弟。著述甚多。尤長史學。關其師言行之紀念者。卽

紀念錄又曰回想錄

提都達爲雅典有名美人。受蘇子之化。見本書美人章。

蘇子有此衆多學侶。有友誼者。有爲弟子者。有間聞其談論者。而其接引後進。教授有異法。試徵諸色諾芬事。以例其餘。色諾芬者。美少年也。一日遇蘇子於市。蘇子問之曰。色諾芬。人欲購食物者。於何求之。色諾芬曰。求之飲食肆中。曰。然則人欲求爲善良。於何求之。色諾芬不能答。蘇子曰。然則從予學耳。色諾芬於是請爲弟子。此似子路初見孔子矣。

蘇子所教之人。其人境地各殊。故所教各異。有宗教。有教育。有軍事。有科學。有論辯法。有倫理。有國事。有美術。有勸戒。有處世法。有衛生。凡所以勉勵國民而造就人格者。無不至也。

蘇子教育智德同一論之教育也。其論道德能力。由知識而完全。知識應用以道德爲歸宿。其學說基礎。以人莫不欲己之善。苟力所能。則必求之。人之天性。莫不避

苦求樂也。此爲知德同一論之大前提。然雖欲求善而不知道德之善。故教人者在使知之而已。彼行不善者。由於不知真善耳。有人問蘇子曰。人雖知善知惡。然實行時顧相反。何與。蘇子曰。否。此頑愚無知耳。真知爲善之益者。孰肯行無益於己之事乎。怠惰游蕩。以無知故。真知者必不爲也。由此推之。則真知善者必爲善人。故人不可不求識善。孔子三達德。先知佛最重。般若智慧亦然。

蘇子所雅言者。在令人自知。自知乃蘇子重要格言。常以教尤西對馬而祛其高慢。見本書

尤西對馬既屈伏。乃曰。實告君。余向自信爲知哲學勵德行之人。今于先生所問不能答。無任惶愧。余實無知耳。願先生教之。蘇子卽指德祿碩神社額書（自知）二字謂之曰。此乃第一忠告。言止此矣。君能自知否。尤西對馬曰。能之。若不自知。何以知萬物。蘇子曰。所謂自知。非但知己姓名而已。夫自知者。度量力。知其所。能。任。則。知。己。之。真。利。益。更。推。己。及。人。亦。知。所。以。與。人。利。益。者。知。己。之。益。知。人。之。益。

則所往無不成功矣。此不但一人爲然，一國亦然。若不自知其國力措置，必敗。故人不可不自知自擇也。

蘇子之教育，主虔敬而信神。所以證明有神者，用意匠論。從美術、詩歌之精神，證明人之精神。從人之精神，證明最高最上之靈性。見本書敬神章

蘇子對於世界觀，以天地萬物爲美善者也。以世界美善故，就人生理、心智推論宇宙造物主，而稱其善與愛焉。此則似東土儒教、天地萬物父母及天人合一論。張西銘可作代表西方耶教與此甚合矣。

蘇子教育，所以造成人格者，最信重仰。謂宇宙中有不可思議之靈體，名曰德門。Daimon（神之意）鶴紳按此德門者，即陽明所謂良知也。人若言行不顧，心口不掩時，此德門常發

制止聲以警之。蘇子臨終不欲聽弟子脫獄，即守此德門神訓，而以身殉道也。

蘇子教育，深信靈魂不死，輪迴轉生之說。然其主旨固大有在，非沈溺於神道、禳祥或清談玄妙、窮索祕奧而已。蓋宗教中之實用主義，善言天而取驗於人者也。當

是時希臘風化腐敗。科學肆言無神。哲學徒騰口給。詭辯紛起。是非淆亂。舉國若狂。道德掃地。若雅里對馬之徒。皆慢神盛氣少年也。故蘇子折衷於世間法出世間法。而圓融無礙。既從實踐道德。倫理。軍國。法政上。以安人。身家。又窮神祕因果。靈魂。天堂。地獄。死生說。以盡人心性。不談空疏道德。不尙狂怪科學。有時笑研究物理者曰。研究自然現象矣。可自作雲雨耶。可制止陰晴耶。徒自狂耳。蘇子非不精科學。然警世俗潮流。徒驚外而忘己。故鞭辟入裏。抑使向內焉。厥後柏雷圖雅理士多德聞風振起。成照耀古今之學術。則蘇氏爲之開山也。席克魯 *Cicero* 贊蘇子曰。希臘哲學本擴散。天空至蘇子乃引降地上。而分配於民家。致人得自認。是非善惡。以實踐之。觀席氏此言。可知蘇子於宗教哲學教育各面。體用具備也。

蘇子於家庭教育。婉曲有致。教其長子雷勃落克。述母氏生育勞苦及教養艱難。取譬多方。動其感情。使自開解。孝心自發。詞特愷惻。雖儒教孝經無其婉曲。甚似佛說心地觀經之報恩品矣。拙編有佛教倫理書采其一節蘇子友人中有兄弟不和者。則婉言導

之。喻以兄弟爲難得重寶。有互助之益焉。從道德感情上立論。此與孔子不同。處亦可知。西方尙知之來源矣。

蘇子教育中能融貫宗教科學哲學心理各公例者。則其福德主義之教育。是蘇子爲道德實踐家。固不待言。然其教人。則罕言枯燥之道德訓。而善從智識上利益上立論。使人知修德與獲福有因果關係。福德爲人所樂聞。喜遵行之。且行之必有效。故蘇子教育。又近實利主義者也。蘇子固世界四大聖之一。若與三聖比。孔子則言智者利仁。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述古來天道降祥降殃。使人畏天命與聖言。而耶穌則有天堂地獄末日審判之說。佛則有福孽因果報應說。皆小異而大同。於道德中含利害勸懲之意。故使人易入。樂善不倦。近世之人。乃欲以空言勸人道德。昧於心理學。故無成效耳。福與德分離。則因果不明。小人無所忌憚矣。

蘇子教人於道德中含幸福利益之說。然未嘗昌言快樂。其弟子雅里士提卜 Arist-

ippos 者持快樂主義。蘇子恐其耽於快樂。嘗規以訓育青年。應克勵精神。勤勉節制。堅忍不拔。方可成偉大事業。引古哲黑西都言曰。Hesiodos 登高山不得不流汗。此神所定也。

扼披卡謨 Epicharmos 曰。神賚之多寡。由人勞苦大小而定。

海拉克來 Herakles 曰。英雄者。應避快樂安逸。而就勤勉。

但雅里士提卜。於蘇子沒後。仍立快樂學派。祖述蘇子福德說。而張大之。成小蘇克雷地派中一系。曰克理厄派 Cyrenaics

蘇子於體育。以身爲模範。所不待言。平時早起。出外散步。時赴運動場操練。以強壯身體。爲國民天職。其體育特色。尤重精神衛生。與常人但知生理衛生者不同。雅好音樂。學琴於鏗茂士 Kommos 助其美感。五十歲時。猶爲舞蹈。以自樂云。

蘇子於教育。既克躬行。又善開發。被其化者。人才輩出。其教育事業偉大如此。然身不入政界。或問之曰。子奚不入政府。答曰。余多方教導青年。以助政府。責任不逾。

大乎。此與孔子言是亦爲政之意畧同。又曰。使吾入政府。必與衆人爭正義。當早不免於世矣。然蘇子非無改革政治方畧。值雅典衰弱。古代光榮掃地。嘗欲復之。與雅典大總統大排力克來之子。小排力克來。談政事。論敵情國防形勢。告以移民俗而振國威之法。迄未奏功。

蘇子教誡語甚多。詳於柏雷圖對話篇。及色諾芬紀念錄中。今尙可見蘇子氣象焉。

四 遇難

伊古以來。君子常能容小人。小人必不能容君子。故中外聖賢常不免於世。以世界可稱聖人者比較而論。黃帝摩西。皆手握重兵。身兼君師。冒犯百難。僅甸邦而輯和其民。湯文以聖人之資。擁侯伯之位。且身罹夏臺羑里之囚。孔子溫良恭儉。危行言遜。猶削迹伐檀。微服過宋。七日絕糧。去死一間耳。老子閱歷最富。度難容於世。騎牛出函谷關。西入流沙。不知所終。佛以國王太子。雖出家傳道。其父方位國王。爲作外護。又有十六國王以擁護之。尙屢受嫉忌者。毒藥飛石之害。致傷其足。

若穆罕默德。初幾被殺。後轉以兵力行之。故人欲相犯而不可。此外若耶穌稱西洋聖人者。起自匹夫。論與時違。故甯赦與耶穌同囚之強盜。而不赦耶穌。若蘇克雷地者。無權無位。外護不及佛。深藏不若老。權勢不如黃帝摩西。穆罕默德。見幾而作。又不肯學孔子。以彼言行與遭際。必與耶穌同歸。亦事勢自然。無足怪也。夫雅典當時社會腐敗。奸人弄權。忌正人君子主持公論。暴露其短。與猶太將亡前之法理。賽人正等。而蘇子者。具正義之行。廉潔之操。爲兵則勇。爲議長則直。下交平民。外折詭辯。青年正士。嚮風日衆。故大受奸回猜忌。必置之死。遂誣以倡導德門新神。煽惑青年。傾覆國教之罪。由法廷宣告死刑。其死也。乃經議會三十人所投票公決。是時願爲蘇子盡力者頗多。或勸納金三十米。拿保其出獄。一拿約美金十九元七。蘇子不可。是時也。蘇子若棄所信仰而上訴。亦可減刑免死。然此皆非蘇子所知。故立於裁判官及旁聽人前。據實自述其正義節操。安受死刑之判決。而正告大衆曰。

噫。雅典諸友。余愛諸君。敬諸君。然與其從人命。不如遵神命。我生命有限而勢力無窮。余講哲學。余實行之。余當向反對余者。表所確信。

噫。邦人諸友。吾雅典者。歷史光榮之大都。學術之淵藪。諸君生長此土。而所孳孳者。唯財利乎。不求知慧。不求眞理。不求精神之進修。亦可恥耶。按此與耶穌阿法理。養人語氣酷似。我語諸君。德義者。非由金錢而來。欲善良吾民。唯有德義耳。此余所教。若余說能害國者。則余罪大矣。

噫。諸友。任汝所爲。加於余身。余雖九死。不改其道。

死何足畏。若有未來世界。余將適彼。與古賢哲聚首。何樂如之。不論現在及未來。善人必無惡事。神必不棄善人也。

余今深信。死勝於生矣。德門者。必不因余死而息。

雅典諸君。余之所願。若吾兒輩成長。不求德義。而求錢利。與僞飾。必罰之。

今時已至。行將長別。各赴前途。余赴死途。諸君赴生途。何優何劣。唯神知之。按今

皆知之矣

觀蘇子最後之言。可知其一生受用。及來世信仰。其偉大。其平靜。其從容。其希望。光輝。照耀古今矣。蘇子殉道。乃雅典一大悲劇也。

五 愛國之實踐

雅典國法。宣告死刑後。翌日即執行。蘇子獄既成。翌日適值德牢士大祭節之初日。大祭節凡一月。一月內例停刑。於是蘇子居獄中三十餘日。縛於鐵鎖。得與友人弟子等講學。其接待友人精神平靜如常。臨刑前一日。弟子克林通視之。克林通蓋與子年相若之七十老友也。蘇子曰。若得神意。余即歡喜而去。然今尚須數日。克林通曰。何由知之。蘇子曰。余夜來適見幻相。是以知之。克林通曰。幻相如何。蘇子曰。如一美女。白衣嫵雅。來呼余曰。蘇克雷地。今後三日。汝將至於樂土矣。北殆所謂

白衣觀音西方接引者與

克林通曰。此夢奇甚。不可思議也。蘇子曰。其徵無可疑乎。

克林通曰。此意甚明。然我今告君。願聽余忠告而脫獄。何者。若君死後。非但余失一良友。不知余者。必謂余吝嗇。惜財不肯贖君。致殺賢友。此語願有賢友者知之。

蘇子曰。吾生於世。非吾力也。以有國家耳。國法所在。下吾禁獄。加吾笞杖。應愼默而受刑。國家有令。令吾赴敵流血。即當從命。臨敵無降。將進戰。無遁兵。就列無失位。國民之職也。人於父母。且不可害。況國法乎。夫背國法有三惡。不孝。父母一也。違教育者之命。二也。違國命。三也。假使國法詰余曰。汝爲蘇克雷地。當較衆人守法更嚴。吾使汝生於世。保育汝。教育汝。享公民之權。爾子爾女。世處於此。汝一切愛情。不出吾國家外。汝曾無好奇心。羨他國法律者。與其流放外國。毋寧死於本國矣。今汝乃忘此美麗愛情。不尊敬國法。效奴隸之爲乎。汝背市民之約而脫走乎。克林通君。國法若以此問余。余將何詞以對。

克林通曰。若君肯至外國。外國之人。尊敬君保護君者多矣。

蘇子曰。使國法詰余曰。汝今謂國法壓制汝乎。汝生長於此七十年矣。若不受吾約。

東何不早去而之他邦。得汝自由。然汝常愛雅典。以雅典優於他國。卽愛汝國法也。以愛國故。必不逃亡。蘇克雷地乎。盲聾跛行廢疾之人。尙可移動。汝不可移動也。汝若納余忠告者。勿取人笑耳。

吾所愛老友克林通君。敬謝厚意。我將靜肅勇毅行。余義務神招。余矣。余耳。如神祕教徒。嘗聞細笛之音。余願聽之。不願聽他音也。

蘇子與克林通語尙多。於其寃也。不申辯。不納賄。以尊重人格。故不求減刑。以尊敬國法。故不屑脫身出亡。以愛國故也。世間愛國有過此者乎。當今之世。或思借外力爲護符。或厚已勢力。或恃金錢。以亂祖國法律者。何地蔑有。蘇子誠萬世完全國民模範哉。欲勵愛國。請先學蘇子。然蘇子能超然生死者。又半爲愛國。半由敬神。故能如此從容耳。

六 殉道

蘇子本不作詩。因夢中啓示。須作詩二三首。乃取伊索小說。叙述而爲詩。又作雅波

龍神讚美歌。臨刑之日。友人弟子多來獄中。其妻携長子兩幼子及婦女等來。永訣向其友人弟子等泣伏曰。蘇君乎。今君友及兒輩與汝永訣矣。蘇子教以數事。即使人送妻子歸家。是日柏雷圖以病未得至。克林通詢以死後子女當如何。且願盡力以報夙恩。蘇子曰。今所語君者。仍如平時所言。道德正義若克成之。勝於爲我及我家族也。君若忽余所教者。雖盡力。余身無益耳。

蘇子在獄。與門人朋友獄吏問答講學。不倦如平時。臨刑以前。衆人畢集。暢論靈魂輪迴地獄之事。克林通請曰。獄吏告我。若發言太多。感情激起。體溫增高。藥力減少。一孟之藥。恐須加二孟三孟。蘇子曰。何傷乎。果然者。請備二孟三孟可也。遂對人言。裁判官諸君。余今所證明。眞哲學者。當其死時。必有勇氣。以死後於他界有大希望也。

行刑以前。脫去足鐐。蘇子遽感快樂。乃手摩其痕曰。快樂云者。不過一時消極之感耳。

雅典例。臨刑以前入浴室。浴已復坐。日薄西山。乃行刑。先是蘇子在獄。獄吏亦受其教化。甚敬愛之。至是十一行政官咸在。吏立於蘇子側曰。我所愛者高尙溫良之。蘇君。今不可避矣。言未已。含淚而他顧。

蘇子知之曰。敬謝厚意。謹如命以行耳。勿爲余悲也。

克林通曰。日尙未落。以余所知。人多臨毒杯而遷延者。何必急。

蘇子曰。然。克林通君。遷延有益乎。克林通曰。然則君遺骸歸葬之事。何如。蘇子曰。是朽骨耳。非蘇克雷地也。任意處置。何不可者。遂問獄吏曰。君富於經驗人也。幸示

余以應爲之方。按可見聖人好問至死時依然

獄吏曰。服毒後。脚重。身自橫臥。此藥毒發也。遂以黑沒牢打之毒藥。授蘇子。蘇子當衆接受。神色從容。執盃問獄吏曰。若以此酒灌獻於神。作禮可乎。獄吏答曰。蘇君。毒酒之量。止此。但自用爲宜。蘇子曰。余知之矣。然余將禱於神。幸助余旅行他世界。此余所必爲也。禱畢。從容舉盃一飲而盡。

是時友人弟子等皆大痛不復能制。法都勞以袂掩面。克林通歛歔避座。大哭失聲。雅普露都驚哭倒地。四座慘動。鶴獅按弟子所見亦不爲非所謂泰山其頹吾將安仰者問道無由何得不悲乎蘇子徐曰。公等何事。丈夫氣而啼泣。不可恥耶。余前使妻子歸家。正爲此耳。何者。人之死。必須平靜。余聞之人當從神教。靜肅而死也。

於是足部漸重。仰臥於牀上。獄吏以足堅壓蘇子之足。問曰。尙有感覺否。蘇子曰。否。俄足股以上漸寒冷。蘇子曰。藥至心臟。余命終矣。俄自取去覆面之布。而謂克林通曰。吾尙欠雅士克理波 *Asklepios* 神社一雄鷄。君識之。(注此語意不明大抵向

於神社有所許願耳) 爲余清此負債。勿忘。克林通答曰。敬如命。嗚呼。此爲蘇聖在斯世最後之教誨矣。言訖。遂不復動。侍者去布。凝視其目。克林通前爲合目而閉其口。是時日落黃昏。天地向晦。蘇子年七十有二。中國東周安王三年。周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之後。四年。當中亞印度佛滅度。東亞孔子卒後。均八十年。而西亞耶穌生前三百九十九年也。

弟子良史色諾芬曰。嗚呼。蘇克雷地。以確乎不拔之精神而就死。其死也。有至大之光輝。至高之榮譽。彼最有幸福者也。其所著蘇子言行紀念錄終篇曰。蘇克雷地。實如余所紀人也。最敬神。非神所示。一無所爲也。鶴紳按此孟子舍生取義之說也。

其後弟子柏雷圖航海游伊的納火山。至西雷加沙國。Syrakasa 在地中海東叙利亞東海岸與德

奧蘇士 Diosios 相識。德奧蘇士者。當亞歷山大王以前。在希臘諸國最強之王也。

王問柏雷圖曰。世最有幸福者誰乎。王意柏氏必譽已。柏答曰。最有福者。蘇克雷地耳。

蘇子弟子甚多。最著者爲柏雷圖。柏游蘇門十年。其後柏之弟子。爲雅理士多德。雅理士多德之弟子。爲亞歷山大大王。Alexandros 混一東歐。及中亞印度以西。非洲北部。而調和三洲文化。其築埃及亞歷山大名城。爲紀元前三三二年。去蘇子沒後六十七年也。蘇子與東西文化關係如是。

江蘇省教育會出版要書

實用教育叢書第一種 兩漢學風

江謙編 定價一角五分

實用教育叢書第二種 新教育論

衛西琴著 定價一角五分

實用教育叢書第三種 歐美職業教育

美國瑟婁博士原著 定價五角

實用教育叢書第四種 小學工場之設備

定價一角五分

實用教育叢書第五種 美利堅之中學

定價五角

小學校 手工圖畫新研究

定價二角

實用學校園

曹棟譯 定價二角

八單級教授法

楊保恒周維城譯 定價三角

教育與職業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十二冊一元加郵費一角二分定購處上海西門外方斜路中華職業教育社 此雜誌為今日改良教育最要之品苟在教育界者必不可不讀

發行處上海西門外江蘇省教育會

富家
強國
成功人傳

近年因個人生活問題致影響國家治安者不一而足欲求根本解決先在國民知恥發奮人人自食其力此編爲大惜陰先生編輯皆載古今中外起身貧賤成功致

富之實例足爲少年立身模範現已爲各省各學校先後採用爲職業教育課本及社會之用誠療貧救世富家強國聖藥也 每冊一角十分以上七折郵票以半分至五分爲合作九五折 地址上海楊樹

浦德大里八〇三號國民生計社

機會雜誌

性質與成功人傳略同亦大先生手著文理均極淺顯流暢詳載商戰秘訣金融現情及儲蓄要法有志生活者切勿失此 每冊五分半年三角全年五角

不用藥
不要錢
佛法醫病院

年來凡讀樂天哲學各種修養書而得却病實效者已不可勝數本院卽由哲學療院積多年學理與經驗所特別創設集中外心靈等治療之大成爲

精神進化之極致其效迥非一般催眠小術可比有原理說明書處處用哲學說明打破迷信建設正信爲二十世紀最完全之療法○門診一概分文不取通信治療亦可惟須納費主治各科爲內科各種慢性病而其餘任何病亦有不可思議奇效無論身病者心憂者男子女人凡有所苦無不得大解脫幸勿

自誤詳章函索卽寄

無藥醫病
嚮學醫國

樂天修養館叢書出版廣告

地址上海法界金神父路環龍路西口守美里十六號。坐徐家匯電車至金神父路下車。南行東轉數十步即到。

本館以改造民格。爲根本解決利器。教授無藥醫病。講學醫國方法。并編輯各種却病。修養。實業。技術叢書。融貫新舊。銳敏精確。對於改良社會。指導青年。負十分責任。茲將已出版及續印各書列下。已出版者。

病人之
大希望

七大健康法

此爲日本軍醫所述。近世名人七大家無藥療病之實驗。不但垂死得生。且成偉大人物。凡岡田藤田等靜坐法。皆爲比較研究。中有軍人。武士。高僧。醫士。誠身心鍛鍊。惟一無上寶典也。若在病人。尤勿失之交臂。內附本館招生詳章。其課程爲世界學說所僅見。此書上海棋盤街江左書林。及上海各省商務書館。均發售。定價大洋一元。外埠郵費二分半。

樂天妙味上卷

大注意凡身有病求治療心有疑求解決者。可函索本館無藥醫病及教授章程。

此書爲却病修養寶書。實洋三角五分。郵費二分半。

實踐主義 佛教倫理叢書

現人心惡濁。道德掃地。皆由不知實踐倫理。茲特取佛教世間法之倫理一部分。父子夫婦師弟朋友及家庭必讀等。共五本。并有講話一本。人盡可解。爲改造民格妙書。得未曾有。定價共大洋七角六分。以上二書。售處上海棋盤街南首江左書林。并贈借尸還魂相片一枚。郵費二分半。

實驗記憶法三十種。爲腦戰利器。大洋一元。蘇克雷地教育九角。陸續出版者。

佛論語。陽明與禪。胆力鍛鍊。模範農村。桃花源記。脫爾士太。柏雷圖。陶姆茂雅。極樂

國。武士道生活七角。各書均七折。函購用郵票作九五折。



A541 212 0017 1526B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出版

(蘇克雷地教育全一冊)

定價大洋九角

外埠加郵費二分半

版權所有

編述者 下邳劉仁航靈華

上海棋盤街

代印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上海法界環龍路守美里

發行所 樂天修養館

上海法界環龍路守美里

發行所 佛法醫病院

上海棋盤街

代發行所 江左書林

上海四馬路

代發行所 泰東書局

● 本埠分售處

上海棋盤街 江左書林

上海四馬路

泰東書局

● 外埠分售處

北京 浣花書局 龍文閣 直隸書局

天津 鴻文齋 日界精神研究會 精神科學會

保定 直隸書局 新華書局

吉林 圖書發行所 關東印書館

奉天 圖書發行所 源記書局

成都 崇文書局 第一圖書社

蘭州 合興印書局 集成書局

長沙 羣益公司 第一圖書社

廣州 蒙學書局

桂林 石渠書局

甯波 左江圖書局

南甯 文會山房

開封 科學圖書社

燕湖 中華書局

太原 中華書局

濟南 日新書局

漢口 教育圖書社

南京 中華書局

蘇州 瑪瑙經房 共和書局 振新書局 文怡福記

貴陽 羣明社

福州 宏文閣

南昌 慎脩堂

常州 新華社

嘉應州 新煥文閣

雲南 維新書局

杭州 問經堂

溫州 日新書藥局

廈門 新民書社

香港 適緣號

東京 百城商會

新加坡 曹萬豐

孟尼拉 公理報

金山 中華日報

紐約 泰隆號

芝加高 譚贊

溫哥華 華英書報公司

陝西 西安南門中華書局文記

無錫 北門外學海堂

陳壽記 開智書局

國民日報

少年中國晨報

2633